

四笔

序

卷一

卷二

卷三

卷四

卷五

卷六

卷七

卷八

卷九

卷十

苕楚斋四笔序

侯官林惠常孝廉昌彝《射鹰楼诗话》云：「余谓诗话之作，其弊有五，一则无识，二则偏见，三则滥收，四则徇情，五则好异。去此五者，其于诗话之作，思过半矣。」云云。与《随园诗话》所载，大同小异。窃谓孝廉所论五弊，实古今撰述之通弊，岂独诗话为然，而笔记尤于诗话为近。声木本驽骀下质，幼时读《左传》，至楚无宇论人有十等，慨然以台臣为号，自甘为十等以下之人，是以半生肮脏，落拓寡欢。己巳五月，自编撰述拾贰种，合之共壹百贰拾肆卷，约捌拾余万言，为《直介堂丛刊初编》，付之排印，求正于世。虽郢书燕说，决难传世行远，然意在正人心，厚风俗，兼及于考证，数十年之苦心，不忍听其淹没，今复编《四笔》十卷。以后更欲自《五笔》至《十笔》、《廿笔》，及他种撰述，陆续纂辑，亦即陆续排印。远师明成都杨升庵太史，近师湘潭王壬秋、德清俞荫甫两太史，生平撰述，皆随得随刊，虽瑕瑜不掩，实流传撰述之一法。较之仅写数本，置之寺院中者，已不可同日而语矣。己巳五月，庐江刘声木十枝，原名体信字述之自序。

四笔卷一

百孝图说等书

论湘人古文

王段成书在晚年

鲁惠公等夺子妻

哀弦集补录诗词

张芾守徽州事

李兆洛关心民瘼

味经山馆集外文目录

鲍桂星论文尺牘

论晏平仲

苕楚斋四笔卷一

庐江刘声木十枝撰

百孝图说等书

《百孝图说》四卷、附《兰浦百孝诗存》一卷，会稽俞葆真兰浦编辑，兄泰仰山甫绘刊，男棠等同校订，同治辛未仲春，河间俞氏刊本。《孝弟图说》二卷，长白倭文端公仁，因滇南李复斋先生旧有《孝弟录》一书，采辑详备，按语精实，厥后刘丙葦广文□□为之刊行。江南徐氏，复就其书略为删节，系之以图而重梓之，名之曰《孝弟图说》，文端手录其说，增绘图画。吴郡桑春园观察□□属松陵平江仲□□□□摹缩一本，刊以行世。仁和陈宝鸿复采辑事迹之相类者，增补十图，同治壬申夏月，浙江任有容斋刊本。《二百四十孝图》四卷，肃州胡文炳编，光绪己卯阳月，兰石斋写刊本。仪征夏履祥广文昌祺撰《孝行录》四卷，同治癸酉暮春自刊本。江楚编译书局同人撰《孝弟忠信图说》四卷，光绪三十二年，石印写字袖珍本。南海黄秩南□□任恒撰《古孝汇传》二卷，乙丑五月，《述窠杂纂》排印袖珍本。声木谨案：《论语》次章，即言孝弟为仁之本。《孟子》云，尧舜之道，孝弟而已矣。佛经云，万恶淫为首，百行孝为先。道书言，成仙须三千善，善莫大于孝。是尧舜孔孟及佛道两教，皆以孝为人类当尽之事，故以为百行之原，尽人皆知之矣。窃谓圣人所称为五伦五常，五常又由五伦而起，人未有五伦未敦而能五常者。五伦之中，尤以父子一伦为最重。纵横千万里，历数数千年，人类之芸芸总总，得以绵远而未绝者，实赖伦常有以维系之，尤赖「孝」字以维系伦常。试思人生天地间，除父母最重最亲外，尚有何人？人未有不孝于亲而能忠于君上，友于兄弟，笃于夫妇，信于朋友者。予别撰《家训述闻》二卷，志在教孝，一时未能脱稿。今先录近人教孝之书，详为着明，取其简便，或更加以图绘，可以家喻而户晓，切于实用。无奈世教凌夷，风俗颓废，纲常伦教，久已灭绝于天下。世人欲以佛学救已溺之人心，意非不善，窃谓不如教孝之为愈。人苟能孝于其亲，未有不敦崇伦常者。设使孝道有亏，虽有小忠小信，人谁信之。即《诗经·巷伯章》所谓「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

，无所容于天地间。天地之所以生梟獍者，明示天下以鸟之不孝者为梟，兽之不孝者为獍。人之不孝者，不特为人类中之禽兽，即为禽兽中之梟獍，其旨深矣。

论湘人古文

长沙周星叔明府树槐、新化邓云渠茂才显昌鸟，与其弟湘皋广文显鹤，及其子伯昭广文瑶、巴陵杜仲丹孝廉贵墀、湘阴郭筠仙侍郎嵩焘、平江李次青方伯元度、湘乡刘霞轩中丞蓉、长沙王益吾祭酒先谦、湘潭叶焕彬吏部德辉，诸人学行撰述，均已见予纂《桐城文学渊源考》及《撰述考》中。惟细玩诸人文集，颇有言意俱尽，含蓄无余之弊。于古人矜慎简练，惜墨如金，言有尽而意无穷之旨，不甚符合。予意湖湘之间言文，大抵自为风气，父兄之所诏诫，师友之所授受，凡为文章，无非言事言理二端，总以尽态极妍，主于肆放，不知撙节为高。自湘乡曾文正公国藩言文，以读《史记》、《汉书》、《庄子》、《说文》、《文选》、《通鉴》、韩文等七部书为教，以日趋腴润为宗旨，屡见于《曾文正公全集》，及无锡薛叔耘副宪福成《庸菴笔记》、桐城吴挚甫京卿汝纶《吴先生全集》中，倡之者其弊固少。张裕钊、吴汝纶承其风，犹能力自振拔。承张吴之风者，专摭拾六朝以前板重之字以入文。读之者非不班剥陆离，駭心骇目，宛如汉人文字，然气为词累，意亦为词累，有若附赘悬瘤，施胶漆于深衣之上，其弊亦不能免。实则文之佳恶，不因是损益，声价初无差异。文如一室，素壁既不耐观，彩画更着迹象。鼻烟壶有套彩之说，若套至十三彩，则几于价值连城。用物套彩则可，古文则不可。张吴之转相授受，虽义例未漓，其套彩亦几于至十三彩，无可再加，吾知其归真返朴，亦必不远矣。自予撰《桐城文学渊源考》出，中录生存人甚多，颇有咎予为泛滥，致使诸人自视甚高，疑为作俑。予书本欲因人为重，今人转因予书为重，则固所愿也。若云以之标榜，所录陆百肆拾余人，其中几于无一相识者，人虽至愚，决不愿为涂人标榜。且标榜必有所为，予自宣统辛亥后，久有黄衣黄冠之志，今虽为家庭桎梏，早已布衣蔬食，闭关守穷，果何所求而然乎。

王段成书在晚年

青浦王兰泉侍郎昶，撰《金石萃编》一百六十卷，成于侍郎年八十余时，多由门客代为编辑。迫于成书，雠校之功颇疏，其中错落之处，自不能免。金坛段懋堂明府玉裁，撰《说文解字注》三十卷，亦成于明府年七十时。校字亦多属之门下士，往往不检本书，未免有误。古人撰述，成书必于晚年，始自觉搜罗完备，辩论精详。设不幸中涂陨折，或垂老尚未成书，其稿本丛残，涂

抹几满，纸色黯淡，甚且破烂。子孙视之，不甚爱惜，视为废纸，焚毁者有之，视为无用饱鼠蠹者有之。诚有如日本岛田彦桢□□翰《皕宋楼藏书源流考》中有云：「夫物聚于所好，聚散之速，莫书卷甚焉。苟子孙之不悦学，举先世之缩衣节食所购置者，以致荡为荒烟野草，而前哲撰着未付枣梨，仅存于蜡车障壁者，鄙夫或为袭取攘窃。凌仲子《元遗山年谱》，翁正三置名矣，戴东原《直隶河渠书》，王履泰攘为己有矣。予于皕宋楼，读尧圃《复翁所见书录》、谢葦《羣书缀拾》等书，又从钱塘丁修甫孝廉八千卷楼，借劳、丁诸家遗着，且闻修甫所说，每诵而悲之。呜呼！士穷年累岁敲椎钩稽，或饥寒之不虞，竭毕世于敝纸渝墨之间，以侨编简者，迨其后也，非论秤而尽，则不过供他人窃假，而其志之所存，世亦无有知之者，岂不可重为歔歔叹耶。」云云。岛田此论，可谓深切着明，亦学人所应知者。予于己巳五月，编辑平日纂录成书拾贰种，已付排印，名《直介堂丛刻初编》。尚有《清芬续录》二卷、先文庄公《年谱》四卷、□《御批通鉴辑览五季纪事本末》八卷、《桐城文学渊源考补遗》四卷、《引用书目》一卷、《名氏目录》一卷、《撰述考补遗》二卷、《国朝金石学录》四卷、《引用书目》一卷、《名氏目录》一卷、《藏书纪事诗补遗》四卷、《引用书目》一卷、《名氏目录》一卷、《再续补汇刻书目》廿卷、《苕楚斋书目》廿二卷、《宝鉴楼架上书目》六卷、《直介堂征访书目》一卷、《家训述闻》二卷、《老瓦盆斋杂钞》四卷、《学书琐语》一卷、《苕楚斋四笔》十卷、《五笔》十卷、《曾文正公集外文》一卷、《花前老人诗钞》二卷、《文钞》二卷。虽未尽行脱稿，已录目于《苕楚斋书目》中，以后如有成书，亦拟陆续付之排印。以免后世郭象、何法盛之流盗窃我书，追悔已属无及，转不如自刊之为愈。乃知明杨慎、俞樾等之所为，诚不为无见也。

鲁惠公等夺子妻

《史记·鲁周公世家》云：「初，惠公适夫人无子，公贱妾声子生子息。息长，为娶于宋。宋女至而好，惠公夺而自妻之。生子允登，宋女为夫人，以允为太子。」云云。《春秋》桓公十六年《左氏传》云：「初，卫宣公烝于夷姜，生急子，属诸右公子。为之娶于齐而美，公取之，生寿及朔，属寿于左公子。」又昭公十九年传云：「楚子之在蔡也，郟阳封人之女奔之，生太子建。及即位，使伍奢为之师。费无极与逆，劝王娶之。正月，楚夫人嬴氏至自秦。」又文公七年《传》云：「穆伯娶于莒曰戴己，生文伯，其娣声已生惠叔。戴己卒，又聘于莒。莒人以声已辞，则为襄仲聘焉。冬，徐伐莒，莒人来请盟。穆伯如莒莅盟，且为仲逆。及鄆陵，登城见之，美，自为娶之。仲请攻之，公将许之。」

」云云。声木谨案：据左、马所言，东周之诸侯蒙新台之耻者，实始于鲁惠公，非卫宣公也。且时当平王东迁之初，鲁为秉礼之国，惠公又为一国之君，遽尔乱伦败德如此，《春秋》诛乱臣贼子，此其首矣。幼时读《左传》，「隐公元年春王正月」，《传》云：「宋武公生仲子。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为鲁夫人』，故仲子归于我。生桓公。」云云。私意以为鲁惠公未娶仲子以前，见于经传者，只隐公一人，又为宋之甥。宋武公当时若以仲子归于隐公，惠公薨后，隐公即位，当然为鲁夫人。又何必归于惠公，始为鲁夫人，怀疑莫释。后读《史记》，乃知仲子本归于隐公，惠公夺而娶之，非宋武公意也。然隐公六年《左传》：「陈侯曰『宋卫实难，郑何能为』，遂不许。」可见东周之初，宋卫固皆以大国称，未闻兴师问罪，讨其无礼，听其以子妇为妻，殊不可解。卫宣公、楚平王皆夺子妇为妻，齐秦更为大国，亦遂置之，不知当时礼乐政刑何在。降而至于鲁公孙敖，亦夺公子遂之妻。《左传》虽未明言谁兄谁弟，然公孙敖早死数十年，其为兄无疑，是又为兄夺弟妇。而《左传》又云：「惠伯成之，使仲舍之。公孙敖反之，复为兄弟如初。」云云。是春秋之时，虽大国之女，听其父兄夺娶送还而不禁。若施之后世，万难行矣。虽周公制礼作乐，为一朝大典，其推勘精密，终赖后人也。

哀弦集补录诗词

长洲尤展成侍讲侗《西堂全集》中，有《哀弦集》二卷，上卷乃自辑悼亡诗词以成。余少时浏览所及，仍觉有未尽者，随笔录出拾柒首，以补其遗，爰为之哀集于此以志之。挽杜九高令子香武三首【录第三首。以下见《于京集》】孤鸿啼罢断猿啼，旅舍寒冰落日低。纔写挽歌先下泪，难言我自哭亡妻。【自注：予方悼亡。】题王阮亭侍读悼亡诗后三首弹绝哀弦曲未终，相怜相泣病相同。吾家虽有闺房秀，那及王家林下风。燕山蜀道久驱驰，回首红桥飞柳丝。一自宝钗敲断后，更无人念《衍波词》。相如今已赋《凌云》，侍女衣香镇夜[熏]。何似鹑裘贯酒日，春风鬓影看文君。口号四首【录第(三)[四]首。】江南花信燕飞时，到处销魂杨柳枝。一自玉台人去后，征夫减尽故乡思。亡妇三周志感三首弹指三年驹过(绝)[隙]，死生契阔恨如何。秋风索索哀音急，夜火荧荧泪影多。魂去只应飞白蝶，梦来犹自画青蛾。伤心此地年年雁，寥唳如闻水调歌。整日孤栖夜独眠，客心何处不凄然。沽来薄酒翻添闷，绽尽寒衣谁解怜。万事总成开眼梦，三生枉结断肠缘。不堪细数西窗话，鬓影秋风四十年。累咽重欷悲复悲，哭残弱妇哭娇儿。香车远去何多日，玉树生埋又几时。白发长衔离别泪，青山未买送归词。关河迢递风霜冷，盼断征鞍落日迟。【自注：时大儿北上。】

恩赐第新。深愧同朝拖佩褱，敢希再世掌丝纶。校书并命趋黄阁，待漏相携入紫宸。独恨一家生死隔，泥金谁报下泉人。

归兴六首【录第四首。】孑身哀逝只当归，骨肉凋零血泪挥。荒草茫茫悲未歇，阴风寂寂怅何依。踏残寸土埋香屨，携取孤灯伴總帏。愿学山中牧犊子，援琴高唱《雉朝飞》。将归再用前韵六首【录第四首。】登高遥望岂当归，回首家乡叹式微。庭院凄凉人去久，池台零落(马)[鸟]鸣稀。挽歌为问坟三尺，【自注：亡妻未葬故感及之。】流涕还看柳十围。指点某丘吾欲老，一杯酌罢五弦挥。为王瑁湖悼亡彤管当年赋《硕人》，金门此日从夫君。绿窗正喜开朱鸟，青钿俄惊返白云。媚寝尚思香草梦，灵修共惜玉衣焚。秋来潘鬓消多少，遗挂空题哀逝文。涂睽频梦亡室有感四首几载睽立隔帝京，归家日近喜相迎。荒村茅店匆匆话，怕听邻鸡报五更。千里关山路九回，绣就辛苦(鬓)[踏]霜来。灯前鬓影依稀在，不信妆台隔夜台。生死悠悠弹指间，重逢犹认少时颜。醒来肠断成追忆，殉葬罗衣系玉环。整夜凄凉半枕孤，梦中相见却胜无。精魂应笑山头石，空倚西风日望夫。贺新郎【七夕和韵。见《百末词》。】七七佳期矣。看迢迢明河清浅，盈盈一水。别去一年来一度，毕竟欢娱能几。想牛女相逢流涕。天上人间都不异，但有情未免谁遣此。洒泪也，今宵雨。【自注：七夕雨曰洒泪。】如侬只是鳏夫耳。望家乡邈如天汉，暮云千里。三载断肠闺梦杳，添得玉楼思子。哭长史终当情死。苦忆少年瓜果会，向凉阶私语星光里。唤不醒，姮娥起。

张芾守徽州事

马平王定甫银台拯，撰泾阳张文毅公芾行状，《龙壁山房文集》中未刊，仅见于《张文毅公奏稿》。卷首中有云：「咸丰四年正月，卸江西巡抚事，时王太夫人在养，老矣，公奉以归。会道梗，流寓玉山，数月，复侨浙之绍兴，踰年而安徽巡抚福济奏请公庐州军营差委。比至庐，福公已奏，令赴皖南。时皖南军事由浙江调度，值徽防屡警，浙抚某议公往，遂奉命专办徽池防剿善后事务，以五年夏驻徽州。皖南，江浙藩篱，徽宁为之锁钥，而徽距杭尤近，土沃民富，贼甘心焉。公至，当官兵挫创之余，土寇乘机思逞，居人皇皇，一夕数惊。所部仅浙军四千余，亟招募训练，以民团佐之。劝捐佐饷，开布公诚，士绅得因事进言，民隐毕达。诛锄豪猾数人，除花会之害民者，禁奸佞之济贼者。内讷既靖，乃益严岭防，饬军纪。诸将多前人旧部，独周天受、江长贵两人勇而有谋。公推心置腹，假以事权，由偏裨荐保至专阃。两人亦感公知，愿为之尽。天受营崇觉寺，扼池太之冲。长贵先营渔亭，后驻祁门，为皖南、江西屏蔽。有警调援联络如指臂，所向有功。公知人善任，此其大端也。

六年夏，江西逆众犯徽，直扑郡西七里头，公亲督诸军击走之。九月，贼再至。方督军鏖战，适闻母丧，而贼已窜踞休宁，饮泣誓师，薄其城克之。由浙抚奏请奔丧归葬，上谕俟接替有人，再行给假回籍，先已赏六品、五品顶戴，并谕俟服阙后，以三品京堂补用。十二月，暂假奔绍兴，居丧一月，闻徽警复出。七年，徽事少纾，一再申前请。浙抚晏端书亦会同两江总督某代陈，而附述官绅军民吁留状。得旨仍留营。八年，浙东告警，公命周天受帅师往援。既解衢围复金、处，追贼闽中。浙抚论公功，赏花翎，恳辞弗许。九年，收用降人张泰忠等，助攻建德，屡胜，池州贼目韦志俊亦进岭乞抚。会浮梁、景德镇之贼窜扰祁门，及太平、石埭县境。公与江长贵筹拨应援，先后数十战始遁走，徽防暂安。时公在营服阙，奉谕俟军情大定，请旨回籍，毋擅离防。而特命补公通政使，旋擢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督办皖南军务。公之始莅徽也，军情率由浙抚奏报，既列京卿，得陈事，再疏劾殃民失律之浙弁杨国正、杨金榜及夏宝庆、萧传科等，而保胡定国固守广丰城功。提督邓绍良湾沚阵亡，又请治宁，防僭军之将。周天受援浙时，亦论列其治军不严，而自援保举连坐法，并请议处。显皇帝鉴公忠诚，奏辄报可。一时戎政肃然，而忌公者多侧目矣，及拜命督防，益相与掣公肘。是时皖南兵力号三万人，周天受转战浙闽踰千里，比归移办宁防，精锐耗失已半。江长贵驰逐徽宁池诸岭隘，无月不战，奔命亦疲。公请江楚济师，严敕再三，终莫之应。初，徽宁皆恃浙江拨饷，浙事棘，命江西、湖南、北协筹，江西稍稍馈运，而两楚竟无至者。兵食俱困，贼势益张，至东南大局糜烂，忌者犹委罪于公，悲夫！十年军事凡数变，始则泾县之贼连陷宁国、太平、绩溪诸县，进偪徽郡东门，公冒雨督战，斩馘甚多，郡城获无恙。而另股由广德、六安犯杭州，公亟派陈炳元、米兴朝、袁国祥各队驰救，而贼已取武康，间道入杭。继则杭城收复，徽军败贼于余杭，公复策励将士，旬日间攻克太平、石埭、旌德、泾县四城。将规取池州，渐清江介。乃未几金陵之变闻，和春大营既溃，常苏相继遽不守，贼遂窥嘉湖。公派援之军江长贵阻于平望，萧翰庆又战歿湖州，于是徽宁兵食且尽，皖南事遂不可为矣。浙西贼之窜徽者，公麾军再击之，遁其旌大败。匪合芜湖、泾县之贼，围攻宁郡，广德、建平，羣逆继之。周天受困守数月，城陷竟死，而公亦去徽。先是，贼窜浙江，公屡请自治，诏从宽，暂革左副都御史。公益感圣恩，惧貽误，请简重臣，视两浙师。又请以曾国藩总皖南防务，而自戴罪行间。显皇帝未即许。至是，曾公任两江督，驻师祁门，始谕以皖南军并属之，而召公来京。盖圣明终欲得倚公办贼，惜其尽瘁而重谅其诚也。公复恳请回籍，补行守制，蒙俞允，以八月二十日去徽州。替公者，皖南道某，未浹旬而徽陷矣。」云云。声木谨案：文毅驻军徽州□年，先文庄公适以咸丰□□入文毅幕府，参赞

李兆洛关心民瘼

光绪三十三四年间，予寓居京师，见有阳湖李申耆明府兆洛尺牒手迹数通，兹录其有关系者一通于后。文云：「敝居故圩乡今年淫潦，大小及之，田庐俱付巨浸，庐舍幸已退出，秋成则绝无可望矣。又舍间素有行善之名，一经饥荒，丐贷云集，不得不小应酬，出所有粮食，以稍开发，举手荡然。今年饘粥，明年糗，不知何以自供。送来山长束修，为山一簣耳。携子孙数十人，嗷嗷乏食，岂非地狱变相，实是不堪措想。兆洛年踰七十，精气销亡，近苦久漱，更觉瘦乏。真是动作仰人，蒲柳先秋，亦固其所，未知此生尚可望见清光之日否。常属八邑，阳湖最低，而芙蓉湖尤阳湖之最低者，敝居恰在湖滨耳。有司即将以灾上申，幸大人勿加减驳也，复附此近状。兆洛再拜。」云云。声木谨案：据明府所云，乃因本邑水灾，为民请命，复函大府者。当时明府以学问文章倾动海内，予已略具于《桐城文学渊源考》及《撰述考》中。其乐善好施，损己益人，关心民[瘼]，至老不倦，实非常人所能及。明府旧居芙蓉湖滨，亦仅见此书，合并志之。

味经山馆集外文目录

桐城戴存庄孝廉钧衡《味经山馆文钞》手迹，予得见之，因汰其已刻及钞附他人文，仍得文拾有贰篇。爰仿孝廉编辑同邑方望溪侍郎苞文集之例，编《味经山馆集外文》一卷，日后拟编刊《桐城文学丛刊》中，先钞记目录于后：
味经山馆集外文目录天子诸侯各三朝考【桐乡书院课题】 郊禘袷辨【同上】
马君猷城七十寿序【代姚廌青总宪】 郑若波七十寿序【代刘悌堂明府】
马钧堂六十寿序【代植之先生】 郑勤庵六十寿序【代唐明府】 廖少府五十寿序【代马水部】 与姚石甫先生书 与唐侯书 再与唐侯书拟办灾各事示稿 代唐明府劝救饥民示

鲍桂星论文尺牒

阳湖陶□□□□湘《涉园集》中，有《昭代名人尺牒续集》□□卷，石印手迹行世。中有歙县鲍觉生侍郎桂星尺牒一通，论文义例至善，举一反三，细玩可悟作文之法。侍郎文法，受之歙县吴殿麟征君定、桐城姚姬传郎中鼐，渊源有自，固非师心自用者可比，故其议论谨严，推勘精密如此。其自撰之《进奉文钞》二卷，皆系应制之作，《文集》四卷，实未付刻，谦抑不自满假又如此。余已见予纂《桐城文学渊源考》及《撰述考》、《续补汇刻书目》三书中，兹不复录，录其论文尺牒于后，以资观览。鲍觉生侍郎桂星尺牒一通【见原书卷六。】承示古文四篇，略一披诵，钦服无已。愧未问津于此，不敢加评点

，谨抒管见数条如右，以备采择。恕其狂瞽而进教之，幸甚。恭请早安。门侍星顿首。文四篇附缴，乞查入。送梁芷邻序「擢守」，「擢」或改「出」。「交际既繁，协和匪易」八字，似近时文。又海峯先生尝云：古文家用前人字句无过三字者，是以山颠水涯，山砧水涯，山巅水湄，山陬水滨等，必易一二字，以妨沿袭。今「阳开阴阖」四字，全用韩文，似亦可商。贞节彭孺人传「孺人不假手女侍也」，「孺人」字，「也」字，似皆可去。「不诚为宋儒之所许者哉」二迭句，或作「不诚过士夫远哉」。只一句，不用迭，何如？送鲁服斋序【文气庞厚，言人所难言，四艺中此篇最胜。】「才之所至，或者中易其意」，「意」字似不如「守」字之醒。

论晏平仲

善化李骏岳□□绍崧，于乾隆间，编辑《左传快读》十八卷。较之长洲韩文懿公葵所编《评点春秋左传纲目句解汇隼》六卷，虽同为俗书，实为过之。然二书流传则甚广，宣统以前士子，几于无一人不读，予幼时即读《快读》。襄公廿五年，齐庄公为崔杼所弑，《左传》云：「晏子立于崔氏之门外，门启而入，枕尸股而哭。兴，三踊而出。」昭公十年，齐惠栾、高氏之乱，《左传》云：「晏平仲端委立于虎门之外，四族召之无所往，公召之而后入。」注云：「立门外是他一向来老主意。」云云。读之不禁失笑。但晏子为齐之贤大夫，庄公弑，景公危，皆仅立于门外而已，真不知其何所用意也。

四笔卷二

论睠怀故主诸书

考盘集外文目录

增辑钦斋文目录

论神曲

易经对语

彭玉麐印文

论应制诗句

论二礼学馆纂修

论钱谦益

论鹿樵纪闻等书

论王安石

论风怀诗

论张穆字等
法国毕乃尔入合肥籍
母再醮判语
宋司马光论读书
宋吕□□等嘉话
无为州江堤
徽州嫁殇
曾衍东诗
昌谷集笺注等书
方苞语
钱澄之论节义传
梁九图论诗教日下
京师西山帝王树
恩锡等倡和诗
许氏七乃名氏
萧正谟论蜀汉

菴楚斋四笔卷二
庐江刘声木十枝撰
论睠怀故主诸书

会稽章实斋□□学诚《信摭》云：「徐铉撰《南唐李后主墓碑》，郑文宝撰《江表志》，于前朝故主，皆致惓惓之意，而又不触忌讳于新朝，可谓得故臣之谊矣。」云云。声木谨案：徐郑二公，已仕新朝，不忘故主，较之卖主求荣，反颜相向者，固属有间，若以晋荀息所云「臣竭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贞，其济，君之灵也，不济，则以死继之」之语责之，仍不能无愧。□□特为之揭出，以明君臣之义，立人道之防，洵属卓见。然吾观《四库全书提要》，于宋元两代不仕新朝，惓怀故主者，特于《提要》中着明，庶足以见孤忠劲节，揜拄纲常，是庙堂之上，褒励臣节，虽事隔两代，犹矜善伐恶如此。《提要》中虽寥寥数语，实如帝典王谟，炳若日星，真可资人劝感。谨摘于后，以免遗忘。《癸辛杂识前集》一卷、《后集》一卷、《续集》二卷、《别集》二卷
宋周密撰。每述宋亡之由，多追咎韩贾，有《黍离》诗人「彼何人哉」之感。《须溪集》十卷 宋刘辰翁撰。其于宗邦沦覆之后，睠怀麦秀，寄托遥深。忠爱之忱，往往形诸笔墨，其志亦多有可取者。《秋堂集》三卷 宋柴望撰。其诗格近晚唐，而黍离麦秀，寓痛至深，骚屑哀音，特为凄动，可与谢翱诸人

并传不朽。《湖山类稿》五卷、《水云集》一卷 宋汪元量撰。以一供奉琴工，眷怀故主，终始不渝，其诗多慷慨悲歌，有故宫离麦之感。于宋末诸事，皆可据以征信。其记亡国之戚，去国之苦，间关愁叹之状，备见于诗。《晞发集》十卷、《晞发遗集》二卷、《遗集补》一卷、《附天地间集》一卷、《西台恸哭记(注)[一卷]》、《冬青引(注)》一卷 宋谢翱撰。翱与周密、邓牧皆抗节遯世。《真山民集》一卷 宋真山民撰。其诗黍离麦秀，抱痛至深。《伯牙琴》一卷 宋邓牧撰。牧宋亡不仕，侘傺幽忧，不能自释。《存雅堂遗稿》五卷 宋方凤撰。泽畔行吟，往往睠念宗邦，不忘忠爱。幽忧悲思，缠绵悱恻，虽亡国之音，固不失风人之义。《紫岩诗选》三卷 宋于石撰。其古诗感时伤事者，多哀厉之音，而或失之太尽。游览闲适者，有清迥之致，而或失之稍薄。《庄靖集》十卷 金李俊民撰。俊民以金代旧臣，不食元禄，有陶潜栗里之风。其诗类多幽忧激烈之音，系念宗邦，寄怀深远。文格冲淡和平，具有高致。《羽庭集》六卷 元刘仁本撰。所作感慨陆危，眷怀王室。《友石山人遗稿》一卷 元王翰撰。翰终始皆似谢枋得，故慷慨激烈，一一托之于诗。虽篇什无多，而即物遇情，恒凛凛有生气也。《北郭集》六卷、《补遗》一卷 元许恕撰。恕以元代遗民，潜海上，使人不能识，可谓鸿冥，其诗大抵多愁苦之词。《丁鹤年集》一卷 元丁鹤年撰。顺帝北狩以后，兴亡之感，一托于诗，悱恻缠绵，眷眷然不忘故国。《石初集》十卷、《附录》一卷 元周霆震撰。其诗忧时伤乱，感愤至深，叙述乱离，沉痛酸楚，使异代尚如见其情状。汪元量《水云集》，论者以为宋末之诗史，霆震此集，亦元末之诗史。《吾吾类稿》三卷 元吴皋撰。时值至正之季，目击艰危，每深忧愤。《静思集》十卷 元郭钰撰。隐居不仕，目击时事陆危之状，言之确凿，每多愁苦之词。《九灵山房集》三十卷 元戴良撰。元亡后，追念故主，睠怀宗国，歌黍离麦秀之诗，咏剩水残山之句。《滦京杂咏》一卷 元杨允孚撰。体本王建宫词，有故宫禾黍之感。《南湖集》七卷 元贡性之撰。惓惓不忘故国，不事二姓。

考盘集外文目录

桐城方植之茂才东树，所撰文集有两刊本。光绪甲午，家刊《考盘集》全集本，名《考盘集文录》，十二卷，录文贰百贰拾壹篇，骈文拾捌篇。同治七年，合肥李文忠公鸿章等集资安庆刊本，为其门人从弟存之京卿宗诚所编，名曰《仪卫轩文集》十二卷《外集》一卷，所录之文，仅及《考盘集》之半。予得见其当日《考盘集》原稿本，中多京卿及其同邑戴存庄孝廉钧衡为之删节审定，辩论推勘，最为精凿。细玩其语，可知古文之大要。予少时尝以之对勘家刊本《考盘集文录》，仍依茂才原本为多，方戴删节拟议之处未全遵录，然仍

有遗文拾捌篇，为《考盘集》所未载。予依其刊文体例，编为《考盘集外文》一卷，异日欲刊于《桐城文学丛刊》中，兹先钞附目录于后：考盘集外文目录原戒 续韩非孤愤 鬼谷子释义序 删注人物志序 定命书序 平氏宗谱序 张亨甫诗序 许氏说文解字双迭韵谱序 书一得拳膺录后 题江生怡之空山独坐图后 红豆山房跋诗 与邓嶰筠尚书书 与洪巽甫书 赠联玉农司马序 送宋芥楣学博序 赠唐邑侯序 孝慈方太君墓志铭 祠规

增辑钦斋文目录

桐城苏厚子征君惇元，文章学术授受源流，予已录入《桐城文学渊源考》，其撰述，予亦录入《撰述考》中。其所撰《钦斋文》一卷与《诗稿》四卷，为道光十三年正月仪宋堂自刊本。《诗稿》尚刊贰百肆拾玖首，当时《文集》所收甚隘，只刊拾捌篇。其同邑萧敬甫征君穆病其未备，搜辑一本，拟付剞劂，未及刊行而征君去世。原本辗转归于予，予拟编入《桐城文学丛刊》中，陆续付梓。兹姑先将其目录附录于后，庶不没征君搜辑之苦心。较之原刊，实增入伍拾篇，于文献不为无益。钦斋文目录选举私议【原】 论陶靖节世系 族葬图说 苏氏祠规序【原】 古文辞类纂增钞方望溪先生文 古文辞类纂续钞姚姬传先生文 方望溪先生年谱序【原】 吴生甫先生文集序【原】 蒋石林处士诗集序 熊渐逵文稿序【原】 寿泉舅氏诗稿后序 校刊桐旧集序 家谱序 重修族谱后序 家祭约仪序 四礼从宜序【原】 女学蒙求序 姚氏古铜印选序 书方存之与戴存庄论桐乡书院崇祀先儒书后 书万季野先生手稿后 书朱子游郑次山园亭题名后【原】 书左忠毅公遗印搨本后【原】 书归震川先生批点史记后 题千岩万壑图 刻望溪先生全集跋 校刊樗亭舅氏文集跋 与曹孟明书【原】 与肇庆太守书 与吴康甫书 报熊渐逵书 书纪孝子事实后【原】 仪卫方先生传 许玉峯传 与斋金公家传 刘泰占家传 傅洪传 带经老农传 苏烈妇传 记外祖父徐公遗事 书徐子逢殉节事 书祁门令唐君殉节事 外祖母王太宜人事略 姚子善墓表【原】 陈仲博墓表 族兄协和墓志铭 族兄木斋先生墓志铭【原】 族叔父拙风府君墓志铭 董叔衡权厝志 族叔母李孺人墓志铭 西安县重修先农坛记【原】 谒杨园先生墓记 重修明中丞钱塘金公祠堂记【原】 仪宋堂记【原】 游吴山记【原】 游披雪洞记【原】 游龙眠山记【原】 龙尾砚铭 井字砚铭 大端砚铭 端友砚铭 允斋铭 臂阁铭 竹帽架铭 明张忠烈公画像赞 祭舅氏徐樗亭先生文 祭仪卫先生文 左艾之哀词 江孟纯哀词

论神曲

神曲一药，医家多以之为克食之用。先文庄公闻□□吴松午直刺□言，神曲系配合药材叁拾余味所制成，皆大发散之品，是只可用以祛风寒，未可用以消积滞也。

易经对语

对语竟有有一无二者。声木幼时，先文庄公以「谦谦君子」出对，所拟皆不合意，先文庄公自以「蹇蹇王臣」为对。今时阅四十余年，细思除此对外，竟无第二语矣。

彭玉麐印文

兴化郑板桥燮生平所用印章，系上元司徒文膏所刻，语句多奇异，记得□□□□□□□□臚列甚详。予见衡阳彭刚直公玉麐于书画中所用印章，用意与明府同。以予所见者，有「梅花外子」、「梅仙外(子)[史]」、「得眉山人」、「姑射仙人」、「砚池笔架小山河」、「吟香外史书画章」、「儿女心肠，英雄肝胆」、「古今伤心人，别有怀抱」等八印。或谓「梅仙外史」等印，别有寓意之处，亦未可知也。

论应制诗句

桐城张文和公秉钧，既久有自危之心，恭和御制《风鸢》诗，有「九霄日近增浓彩，四野风多仗宝绳」句，纯庙深怜之。先世父文恭公恭和御制《夷齐庙》诗，有「西山薇蕨甘如荠，南国壶浆探若汤」句，亦为纯庙所赏。又云嘉庆丙辰，圣制《新正千叟宴毕仍荣宴廷臣于重华宫得诗二首》，一韵用《麻部》，诗内押「嗟」字，咸以为难，彭文勤公先脱稿。时和珅倩人代作，所和「嗟」字意不惬，属公为改正。公易以「帝典王谟三曰若，驹虞麟趾两吁嗟」。和公素与公不协，是日亦为叹服，云云。语见满洲英煦斋相国和《恩福堂笔记》。声木谨案：相国所载，为应制体诗句之最佳者。大抵荣世诗文，须典丽裔皇鉴铉，对仗工切，颂扬得体。专工此体，他作未必称是，亦势使之然也。

论二礼学馆纂修

娄县张闻远孝廉锡恭，撰《茹茶轩文集》十一卷，宣统癸亥孟春，华亭封氏篔进斋刊本。中仅有诗拾柒首，纪年至宣统十三年为止。内有《宣统六年正月壬子朔口占》三首，诗云：「家家爆竹岁华新，腊鼓催回万象春。此日蓬庐独憔悴，国危身病一孤臣。」「国步谁云已改弦，恪遵时宪度新年。天朝正朔人人奉，知是輿情感戴坚。」「老农老圃信堪师，遗体王章谨保持。余发何嫌

嗟种种，新梳细辫白逾丝。」云云。声木谨案：孝廉为伊卿茂才尔耆之子，能传父学，已见予《桐城文学渊源考》。平日熟精《三礼》，任礼学馆纂修。集中仍以宣统纪年，睽睽不忘故主，忠爱之忱，近时无二。似此方不愧国朝命名授官之意，堪称经师人师之目。而侯官陈□□孝廉衍《石遗室诗话》云：「自前清革命而旧日之官僚伏处不出者，顿添许多诗料，黍离麦秀，荆棘铜驼，义熙甲子之类，摇笔即来，满纸皆是。其实此时局羌无故实，用典难于恰切。前清钟虞不移，庙貌如故，故宗庙宫室，未为禾黍也。都城未有战事，铜驼未尝在荆棘中也。义熙之号改，而未有称王称帝之刘寄奴也。旧帝后未为瀛国公、谢道清也。出处去就听人自便，无文文山、谢迭山之事也。」又云：「温州玉环戴女士礼，字圣仪，受业于余者十年，而初未见面。绩学能文，撰有《大戴礼集注》十三卷、《清列女传》七卷，以外《女小学》、杂文之类尚伙。惜故见自封，不知公天下之理，拘于《白虎通》三纲之旧说，而不知其非圣人之言，年三十尚未适人，值前清革命，遂自命亡国遗民，必欲得一旧官僚而不事民国者而后嫁之，于是误适非人，终为所弃，亦大可悯矣。事详余文集中。礼所著《女小学》早上学部，《清列女传》早上国史馆，皆章榎代呈。《大戴礼注》已行世。为诗颇长集句，但仍多旧思想耳。」云云。张氏与陈氏，科名官职无一不同，皆以孝廉任礼学馆纂修，而议论见识相左如此。陈氏固自命为新朝元老，素知公天下之理，明知《白虎通》非圣人之言者，犹惜其不于未中式以前及任礼学馆纂修时言之，早废君臣之义与三纲之理，使后人铸金呼佛不止。然吾观《四库全书提要》着论于明龚诩《野古集》后云：「谨案：练子宁以下九人，皆惠宗旧臣也，考其通籍之年，盖有在解缙诸人后者。然一则效命于故君，一则求荣于新主，枭鸾异性，不可并居，今故分别编之，使各从其类。至龚诩卒于成化辛丑，更远在缙等之后，今亦升列于缙前，用以昭名教是非，千古论定。纁青拖紫之荣，竟不能与荷戟老兵争此一纸之先后也。」云云。吾知张氏固愿为荷戟老兵也。

论钱谦益

祥符周叔昉都转星誉，跋常熟钱牧斋尚书谦益《历朝诗集》后云：「旧藏是集独无序文，盖为人所删去，惟此本尚完好无恙。序文自云：『托始于丙戌，彻简于己丑』。时我世祖定鼎已六七年，而牧斋谬托于渊明甲子之例，于国号纪年皆削而不书，已悖甚矣。至自六丁字之义，则曰：『金镜未坠，珠囊重理，鸿朗庄严，富有日新。』盖是时残明遗孽，犹假号岭越间，江浙遗民，与海上之师互为影响，故牧斋自附于孤臣逸老，想望中兴，以表其故国旧君之思，真无耻之尤者也。其印章曰『鸿朗籛龄，白头蒙叟』，鸿，大也，朗，明也

，命意尤显然可见。至自悔不能早死，而侈然以野史亭自文，欲以此求谅于后世，呜呼，何谓也哉！」云云。声木谨案：南宋郑所南□□思肖，原名□□更名以寓思赵□□之意。自题书室，曰「本穴世界」，亦阴寓「大宋」二字。□□清风高节，接迹东篱，后之人钦仰，亘古如新。尚书已改节再醮，焉能仍以所南等人隐寓字义可比，徒供后人笑骂。其晚年皈依佛家，亦自知大节已亏，欲藉此以湔释耻辱，此所谓欲盖弥彰，忏悔何益。□□撰有《题画诗》一卷、《锦钱集》一卷，《杂文》一卷，收入《四库》，附于其父郑震菊山《清隽集》一卷后以传。又撰《心史》□卷，至明末，始于井中缒出，出铁函始见，后人颇有疑其伪者。

论鹿樵纪闻等书

太仓吴梅村祭酒伟业，撰《绥寇纪略》十二卷、《续编》三卷、尚假手于无锡邹流绮□□漪，已记于《[三]笔》卷[一]。□□本熟于明季掌故，自撰《明季遗闻》四卷，采辑赅备，议论纯正，惜流传甚少。祭酒复撰有《鹿樵纪闻》十卷，亦言明季佚事，未刊。闻太仓某家，藏有传本，予颇疑即为《绥寇纪略》之初本。又有无名氏《佚史》二卷，内载左萝石传、史德威遗事。《甲申日记》□卷，内载李自成寄吴三桂书及祭庄烈帝后文，皆外间所罕见罕闻者，汇记于此以志之。

论王安石

北宋《尹和靖先生语录》三卷，上中二卷为门人祁宽居之录，下卷为门人吕坚中景实录。中有云：「王介甫作舍人时，有《杂说》行于时，其粹处有曰：『莫大之恶，成于斯须不忍。』又曰：『道义重，不轻王公，志意定，不骄富贵。』有何不可？伊川尝曰：『若使介甫只做到给事中，谁看得破。』宽问：『介甫初时出得此语，晚年变了？』先生曰：『至于子路，在孔门许久，可谓之正，而谓正名为迂，伐颡舆则为之辞，只为所见差。』」云云。声木谨案：王荆公学问文章，足以高视千古，转以相业颓丧生平。他人以致位卿相为美谈，荆公独反是，然较之吕惠卿、蔡京等人，终胜一筹也。

论风怀诗

吴县张应南户部□□藏有朱彝尊《风怀》诗手稿，与刻本不同，涂改满纸，均有「颠倒鸳鸯」小印钤记，前后有名人题跋甚多，其妻兄吴县曹君直孝廉元忠曾亲见之。太仓某家，藏有《鸳水仙缘》弹词一种，记《风怀》诗及《洞仙歌》词曲本事。吾乡姚庚甫大令景衡，年七十余，尝为后学讲《风怀贰百韵

》隐事，语语有证，云云。语见桐城萧敬甫征君穆《庚子札记》。声木谨案：秀水朱竹垞太史彝尊诗，在我朝虽为一大家，而《风怀》一诗，实为全集之玷，亦无庸为之穿凿附会，务必牵合及于某某而后已。纵使太史自暴其恶于众，后人更不必为之穷形尽象，刻划无盐。吾不知为之笺证者欲师其事乎，抑欲师其诗乎，未免两失之矣。

论张穆字等

平定张石洲明府穆学行，予已录入《桐城文学渊源考》及《撰述考》中矣。明府复工书法，当时专为寿阳祁文端公寓藻代笔作字，已见□□□□□□□□□□京师琉璃厂金石书画肆中，尤言之确凿。光绪丁未，予于厂肆中，购得行书直幅，字迹确为明府，下款则为祁文端公，可见其事非诬。中书七言绝句一首，诗云：「自笑平生被眼谩，看山只向画中看。天公老笔无今古，枉着千金买范宽。」云云。此乃金秀容元裕之员外好问《东山》四首之二，见本集卷十三。声木谨案：道州何子贞太史绍基，藏有宋拓沈传师《书柳州罗池庙碑》，原石久佚，海内仅此孤本。后有明府跋文，虽已经□□魏稼孙鹺尹锡曾录入《绩语堂碑录》中，兹复录于此，文云：「子贞藏此帖久矣，今乃示观也。『民各自奋』，『』字从『矛』从『令』。案三百篇，『令』字皆与《真部》字韵。『何人不』，『』与玄韵，古真先同部也。段茂堂据汉碑改『矜』篆为『』，诧为独得，而于晋以下则无征，使及见此书，其欣喜何如也。又此『』字，及《庙堂碑》『犬』旁从『犬』从『止』，皆足证唐人小学不惟通《说文》，兼能本古籀以诂小篆之讹，可谓一字千金矣。况此书又为世所绝无乎，亟应表出之。道光二十六年五月初三日，斋居士张穆记。」云云。其考证「」「矜」二字，最为精确，有非阳湖陆祁孙明府继辂、上元管异之孝廉同二家文集辩论「」「矜」二字所能及者。

(德)[法]国毕乃尔入合肥籍

毕乃尔本法国人，初充兵役，于同治元年，在上海投效，愿隶中国版图。奉派当时任直隶提督刘省三中丞铭传铭军，教练鎗炮，嗣委铭军洋炮营统带。先后攻克杨库、江阴、无锡、金匱、常州府县汛城，积功至赏戴花翎，法什尚阿巴图鲁、记名总兵。自同治二年，已冠带薙发，学为中国语言，旋又娶中国妻室。曾过庐州，乐其风土，并于县境略置田庐，愿籍合肥县。并冀世世子孙，长为中国赤子，不欲仍回法国，云云。语见合肥李文忠公鸿章奏议。声木谨案：德人豪利，亦于光绪□□年，自愿列入中国版图。自德人占领胶州后，待中国人，事事不能平等，豪利每为中国力争主权。西人虽恶之，目为疯魔，而

亦无如之何。德人尉理贤，更谓其言皆有理，未可以人废言，洵属公论矣。

母再醮判语

华亭民有母，再醮后生一子，母歿之日，二子争欲葬之，质之官。知县某判其状云：「生前再醮，终无恋子之心；死后归坟，难见先夫之面。宜令后子收葬。」松庭叔父传道其事，云云。语见明□□陆□□□□□《菽园杂记》。声木谨案：海宁查悔余太史慎行《人海记》亦载之，语意与此相同。明代某明府判语准情酌理，可谓确切，要言不烦，脍炙人口，屡见记载。惜乎乡间无知愚民，仍多为此事斗殴涉讼者，安得此语，家喻而户晓之。

宋司马光论读书

温公为张文潜言，学者读书，少能自第一卷读至卷末，往往或从中，或从末，随意读起，又多不能终篇。旋光性最专，犹常患如此。从来惟见何涉学士案上惟置一书，读之自首至尾止。校错字，以至读终。未终卷，誓不他读。此学者所难也。张芸叟《答孙子发书》论《资治通鉴》，其略云：「温公尝曰：『吾作此书，惟王胜之曾阅之终篇。自余君子，求乞欲观，读未终已欠伸思睡矣。』」温公所言，学者之通患，（声）[盍]以何学士、王胜之之事为读书法，云云。语见南宋叶某《爱日斋丛钞》。声木谨案：温公所言，诚为学人通病，钞录于此，以自警惕。然读书仍有二弊，一则始勤终惰，一则进锐退速，皆终难有成。其不能专心读书者，更无论矣。

宋吕□□等嘉话

南宋吴□□提举垫《五总志》云：「有一朝士家藏古鉴，自言能照二百里，将以献吕穆公。公曰：『吾面不及楮子大，安用照二百里为。』」复有献研于王荆公，云「呵之得水」。公笑而却之，曰：「纵得一担，能直几何。」二公之言，虽类朴野，而清节不为物移，闻者叹服。」云云。声木谨案：此二事，名言妙论，历数百年，颇脍炙人口，但少有知为吕穆公、王文公二公，及见于《五总志》中。吕穆公事，又见□□□□□《孔氏谈苑》，盖当时闻者皆以为嘉话，记之以为后世法也。

无为州江堤

昭文吴槐江制府熊光《伊江笔录下编》云：「无为州沿江上下贰百余里，大半当水冲，先是工甚危。庐江令陈庆门摄篆时，躬探深浅之处，于鲍鱼桥、鱼华鱼嘴二处树柳（椿）[桩]，编竹束苇，填土为斜坡形，取近山乱石，填掷

水中，水停沙淤而成洲，含、江、无、巢数州得无恙。乱石取护堤，最为得力，徐州北门外河堤，亦以保固。」云云。声木谨案：明府以乱石筑堤成洲，成效卓著，可为后人治水之法。其捍卫含山、庐江、无为、巢县等州县水患，俾吾民得安于畝亩，四县之民皆当尸祝，奏请入名宦祠，馨香奉祀，庶不负崇德报功之谊。惜年代久湮，竟致无人知其名氏，故记之于此。

徽州嫁殇

吾皖徽州一府，凡子女年幼或未及成人而夭，虽素未联姻，必访闻他家有子女而夭，年齿相若，求其尸，与其子女合葬。两家亦纳采受聘，俨如嫁娶之礼。女家更以纸扎冥器，如嫁女用品，送至墓前焚毁。谓之嫁殇，苏州则谓之冥婚。江苏、浙江一带，凡遇已字未嫁之女在室而夭，男家须迎其尸归而葬之。女家有赠金数十两或数百两及千金，以作奁资者，亦视乎家费大小以为衡。男家与女家，设贫富悬殊，利其赠奁，必求其尸归葬，以觊觎多金，亦所恒有。声木谨案：曹操爱子苍舒死，聘甄氏死女合葬，事见陈寿《三国·魏志》。是此等风俗，实自曹操开之，前古所未有，则曹操不特为千古奸臣之祖，亦千古嫁殇之祖矣。

曾衍东诗

《小豆棚》卷首载有曾七如□□衍东《题元宵灯鼓图》句云：「惊人岁月千挝鼓，老我乾坤百盏灯。」之句。诗虽粗俗，颇有唤醒世人爱惜光阴之意。

昌谷集笺注等书

唐李贺撰《昌谷集》□卷，又有宋朱轼两笺注本。北宋邵雍撰《击壤集》十卷，有吴泰有增注本。二注本未见他书著录，仅于日本《文求堂书目》中见之。

方苞语

方灵皋云：人与物并生于天地之间，而天贵人而贱物。羊豕鸡豚之属，屠割满街市，日死转于刀俎之下，而天不为之动焉。一人冤死，则或泣鬼神而召变异。其何故哉？盖以人怀五常之性而物无之也。然则人为失其五常之性，与禽兽无异，则亦将屠割满街市而天不为之动矣。由是言观之，吾为世人之惧焉。又云：一人终日之间，偶有一念之狭忍，一念之自私，其于君亲朋友，偶有一念之欺伪，是此一刻已怀禽兽心矣。虽正人君子而不学，则终日间，或不免为数刻之禽兽。合一月计之，则为禽兽者数日，合终年计之，则为禽兽者数月

。在正人君子且不免此，而况余人乎！余闻之耸然汗下，云云。语见桐城戴褐夫太史名世《忧庵杂记》。声木谨案：太史此书未刊，仅有传钞本。同邑萧敬孚征君穆，汇辑贰百余条，编为二卷，稿本亦久佚。侍郎所言，即所谓人禽之界，在于一念，最为确凿。试思禽兽之任人屠割，食其肉而寝处其皮，莫之敢抗，莫能之抗，莫之爱惜，莫之怜悯者，以人有五伦五常也。设使伦常乖舛，虽仍眴然人面，固已心禽兽之心，于是而欲食禽兽之肉，处禽兽之皮，即佛家所谓因果，今生种因，来生有果，终须以己身还其寝食也。佛家之所与儒家异者，儒家谓礼义本如此，佛家谓祸福亦如此。中下之人，固非礼义所能维繫，必须祸福为之束缚。余虽与佛教无缘，固深信其可并行不悖也。

钱澄之论节义传

桐城钱饮光茂才澄之，有《建宁修志与姚经三司李书》云：「《节义传》风教所关，而当事于丙戌死事诸君子颇有忌讳，禁勿书。汉世祖与隗嚣书云：『足下与吾相去绝远，本非吾乱臣贼子，当时欲为君所为者众众，但事定宜自审去取耳。』夫嚣与世祖同时举事，尚不目以乱贼，岂有本其故物，一姓继起而谓之伪朝，忠于故主，守死不屈，而比之叛逆。古帝王于天下初附，未尝不录降者之功，而听不降者之死。天下既定之后，则必以死事者为忠臣，降者为失节，所以教忠也。不当国家鼎革之秋，则忠臣义士之节不见。今禁丙戌死事者不得名节义，则节义将以何事见，当于何时成乎！」云云。声木谨案：无锡邹流绮□□漪《明季遗闻》云：「殉难诸贤，在北都者，易名恤赠，炳耀千秋。其在东南，抗节诸公，亦奉圣明，有详访确议之旨。盖声其罪，未始不悯其心；杀其身，未尝不高其义也。」云云。我朝于胜朝抗节守死者，于乾隆四十一年，奉勅撰《钦定胜朝殉节诸臣录》十二卷。于迎降再仕者，则著录于《贰臣传》□□卷。后人宜知所从事矣。

梁九图论诗教日下

顺德梁福草□□《九图十二石山斋诗话》云：「尤西堂摘《论语》中可入吟咏者，成七律三十首。萧山高云士第又仿其体，摘《孟子》题三十首。虽涉笔成趣，于诗道则流而日下矣。」又云：「古诗变而为骚为乐府，为五言为七言，为律为长律，为绝句，降而为词，为北曲为南曲，吾粤至变为调。调者，亦词曲之体，但求应弦合拍，不如词曲之有谱当填耳。道光初年，文士相竞为之，南海招铭山大令子庸，辑而为《粤讴》，其情韵最足感人，然未免愈趣愈下矣。」云云。声木谨案：西堂侍讲诗源出元白，本以轻俗为体，又复自恃聪明，恣为狡狴，可谓不善藏拙。萧山高氏极意祖述，可谓不善学柳下惠，梁

氏讥其诗道日下，诚为至论。至于诗词曲之外，复有所谓「调」者，大江南北，未闻有此，惟粤东独擅。据梁氏所云，实即古人之童谣，今人谓之山歌。国初有□□□出入獐獠中，采其唱歌，编为《粤风续》九一卷，屡见于《池北偶谈》等书，是编辑成书，亦非始于道光之时。《粤讴》□卷，确有刊本，予前于书肆中见之。亟欲购回，已为他人所得，究不知如之何谓调也。

京师西山帝王树

京西潭柘寺有银杏一株，俗呼帝王树，我朝增一代，则树生一干。咸丰朝所生之干，适为殿檐所碍，止而不长。同治朝所生干梢忽为风折，复旁茁一枝，一干两岐，恰符我皇上入承大统之兆。国祚远，嘉禾效灵，洵千古未有之祥征也，云云。语见长白李佳(继)莲畦中丞[继]昌《行素斋杂记》，光绪辛丑八月，湖南皋署自刊本。声木谨案：潭柘寺在北京西山，树在殿东，高宗纯皇帝曾有碑碣纪其事，是不特北京尽人皆知，且名达天听，决非虚伪可比。自顺治至同治，每朝虽生一干，皆合抱于本。至光绪朝，乃旁生一枝，仍复绿叶盈握。至宣统，虽复旁生一枝，则甚小而微，未久即枯。识者早知其不祥，未几果有辛亥之变。以一无知草木，预知帝王家兴废，实理之不可解者。光绪中叶，醇贤亲王薨逝后，有人谓其园寝甚占形势，其后人必仍出帝王。当时大家拟议，以为德宗景皇帝生子相继为帝，尚未知后来宣统复入承大统。闻德宗景皇帝初次御殿之时，为历朝大典礼，则寤寐未醒，若无人焉者，宣统则啼哭不止。当时论者以为预兆已定矣，后皆果然，亦一异也。

恩锡等倡和诗

同治八九年，当时粤捻匪初平，人民得享承平之乐，士大夫提倡风雅者甚多，亦一时盛事。满洲恩竹樵漕督锡，时开藩江苏，与德清俞荫甫太史樾、钱塘许庚甫□□等身、寿州孙养云□□振翻、长白小延秀□□昉等官绅诸人酬倡迭和，用原韵至拾陆迭或贰拾迭之多，虽未必有佳诗，实为太平盛事。刊有《吴中唱和集》一卷、《续集》一卷、《三集》一卷，同治十年四月，承恩堂刊本。予生也晚，读其诗为之慨然。

许氏七乃名氏

钱塘许文恪乃普，兄弟五人同入词馆，洵为我朝盛事，一时人士，有许氏五乃之称。予曾见许乃钊有「五凤齐飞入翰林」朱文方印。家国之瑞，无有逾于此矣。兄弟实为七人，世多未详，予参考诸书，录之于后：广西宾州知州许乃来、江苏海州直隶州知州许乃大、太常寺卿许乃济、甘肃敦煌县知县许乃谷

、吏部尚书予谥文恪许乃普、江苏巡抚许乃钊、山东掖县知县许乃恩。

萧正谟论蜀汉

将乐萧深谷孝廉正谟史论中，论后汉有云：「魏以篡杀有国，而其国贼逐芳杀髦，幽宗室，废母后，杀世臣，祸延五世。吴则废亮立休，峻、繇、恩相继专擅，国非其国矣。蜀四十三年间，君臣之分凛然，曾无一跋扈之臣干乱天常。其亡也，北地王死祖庙，瞻、尚死绵竹，傅佥死阵。盖照烈为汉复仇之志炳若星日，而诸葛公事先后二主鞠躬尽瘁，有死无二，其忠义之诚，可以维人纲人纪于不坠。以之为正统，匪直以存汉也，其用以有激也。」云云。见《后知堂文集》，康熙丁酉，家塾自刊，写字圈点本。声木谨案：孝廉学行，予已录入《桐城文学渊源考》中，所撰《后知堂文集》四十六卷，予亦录入《苕楚斋书目》中，其目录，予亦录入《再续补汇刻书目》中。三国之时，魏以篡盗，司马懿得以师其故智，吴以割据，其臣民罔识君臣之义，均无足怪。独昭烈以帝室之胄，又得千古忠义之士为之辅佐，虽得国独后，壤地狭小，年祚最短，而君臣之分凛然，从无有盗钩窃国者，岂非名正言顺，堂堂之阵，正正之旗，有以消乱于未萌耶。非孝廉揭而出之，表而彰之，后人几不知矣。

四笔卷三

鼻烟丛书

涪翁有五人

大员碑葬银两

顾炎武等谒陵

古文辞类纂注

明杨继盛诗句

春秋梁弘有二人

请安折不可错误

圣祖等南巡盛事

庐江藏书二家

明归有光评点史记

论左传读法

安庆设巡抚

方大淳撰述

论孔孟弟子
明父子同朝盛事
彭玉麐巡阅长江等事
曾国荃十六字箴言
如山正直待人
恩寿任江淮巡抚事
武官言行笃实
论刘开论文书

菴楚斋四笔卷三
庐江刘声木十枝撰
鼻烟丛书

鼻烟虽属微物，自康熙以来，为我朝列圣御用之品。往岁予欲编辑故实，成《鼻烟谱》二卷，以存一朝掌故，终以事少物微而罢。先文庄公于同治元年从军江苏，与吴县潘季玉郎中曾玮交最笃，郎中深嗜此，因共为掇究，后亦遂嗜之，辨别极精审。所惜当时辟咄，未得其详，深为愧怍。光绪元年，先文庄公任江西巡抚时，会稽赵擣叔明府之谦以知县需次，先文庄公举鼻烟示之曰：「尔能为我作鼻烟谱乎？」明府因撰《勇卢闲话》一卷，录稿以赠。其刻本自序，转谓因高平祁季闻□□之鑠而撰，异矣。后乃编刊于《仰视千七百二十九鹤斋丛书》中，丁巳冬月，无锡图书馆复有排印本。泰和周春圃观察继煦，撰《勇卢闲话评语》一卷，辛酉春月，排印《周晋琦遗着三种》本。江阴金漉生明府武祥，复刻入《粟香室丛书》中，又刊入《桐荫山房丛刊三种》中。善化唐鞞之方伯赞袞，撰《勇卢闲话摘录》一卷，光绪廿八年夏月，刻入《鄂不斋丛刻》中。武冈张庚三□□义澍撰《士那补释》一卷，光绪壬辰春仲，金陵自刊本。□□□□□□□□□□重刊袖珍本。以声木所见，仅此四书八刻本，因编为《鼻烟丛刊》，付之排印，用以志风木之痛云。

涪翁有五人

北宋□□□□□《复斋漫录》云：「山谷谪涪州别驾，因自号涪翁。按《益部耆旧传》：广陵有老翁，钓于涪水，自号涪翁，然则涪翁之称，古有之矣。」云云。声木谨案：南宋叶某《爱日斋丛钞》云：「《苕溪渔隐》曰：《后汉·逸民传》：『初有父老，不知何出，常渔钓于涪水，人因号涪翁。』复斋不取于此，乃取《益部耆旧传》、《后汉·郭玉传》语，谓涪翁之称，古有之矣，不始于鲁直也。《芥隐笔记》引援亦同。余记《唐书·陆龟蒙传》，时谓

江湖散人，或(称)[号]天随子、甫里先生，自比涪翁。注云巴西人，居汉上者。独不用前二书为证，当别有考也。」云云。明樵李君实太仆日华《六研斋笔记》云：「宋有老父，渔钓于涪水，着《针经诊脉法》，亦号涪翁。」云云。是以涪翁自号者已有伍人。后世只知黄鲁直知州庭坚自号涪翁，以其孝行诗文高天下也。

大员碑葬银两

国朝定制：凡一品大员病故后，照例给与碑价银叁百伍拾两，全葬银伍百两，二次致祭银伍拾两。致祭银两，例由礼部办理，碑葬银两，例由工部分别核办。自咸丰三年，因军务未竣，奏请将王公大臣寻常病故者应得全葬、碑价银两暂行停放，历经遵办在案。光绪末年，惟合肥李文忠公鸿章、新宁刘忠诚公坤一，由工部奏请，应否全数赏给。均奉特旨，全数赏给，为人臣身后希有之荣。予见工部当时奏稿，略记于此。

顾炎武等谒陵

昔顾亭林先生当沧桑之际，七谒孝陵，六谒天寿山攒宫，耿耿孤忠，千秋共仰。比者梁君节庵，崇陵种树，独居三年然后归，犹复每值有事之辰，必往展礼，今之亭林，何多让焉。亭林之谒攒宫也，时则有李天生、王山史与偕。节庵之拜崇陵也，亦每有林君琴南、毓君清臣与偕，是二君，亦今之天生、山史也。然天生卒就鸿博之试，山史则始终不赴。今林毓二君皜然不染，固山史之俦，尤非天生所能及矣，云云。语见桐乡劳玉初侍郎乃宣《毓清臣拜菊山馆诗钞序》中。声木谨案：历代以来，每当国家阳九百六之时，必至风俗颓坏，人心变幻，莫可救药。始至生民涂炭，流离颠沛，困苦备尝，无所控诉。乃天为众生示之警罚，非仅降祸福于一人一家已也，必至人心厌乱，天心始厌乱也。然礼义廉耻，必有人为之拨乱反正，上契天心，始克久安长治。然吾谓亭林先生等，即其人矣。

古文辞类纂注

长沙王益吾祭酒先谦，督学江苏时，撰有《劝学刍言》二卷，中有劝各属士子，分注《古文辞类纂》一书。王去任后，未见注本刊行，殆未成书也。声木谨案：桐庐袁忠节公昶《浙西村人诗集》自注云：「赵又新太守为《古文辞类纂》作笺注。此书将来流传，殆与萧选相角，君注即曹宪、李善也。」云云。已见《续笔》卷一。似太守注本，已付剞劂，余尚未见传本。许眉岑仲堪《陆放翁诗集注》□卷，见汉阳叶名澧《桥西杂记》，亦未见传本。惟李岑撰《

船山诗注》廿卷，同治九年，席珍山房原刊袖珍本，予已录入《苕楚斋书目》中。

明杨继盛诗句

刘松岚观察大观，藏有明杨忠愍公真迹行书二句云：「一路看花何处好，楼船直到若耶溪。」后施之松筠庵僧舍，云云。语见歙县鲍双五侍郎桂星《觉生诗钞》。声木谨案：忠愍以忠烈震一世，虽片纸只字，人争宝贵，琐琐记述如此。

春秋梁弘有二人

春秋时晋有二梁弘，其一见于桓公三年《左氏传》：「梁弘为右」，其一见于僖公三十有三年《左氏传》：「梁弘御戎。」晋武公之梁弘与晋襄公之梁弘，必非一人，其中相隔捌拾有贰年。即令晋武公时之梁弘贰拾从戎，至晋襄公时，年已一百余岁，焉有期颐之人，尚堪御戎之重任乎。

请安折不可错误

国朝疆臣奏事之折，即偶有错误一二字，亦不过交部议处，照例罚俸而已。惟每月所递请安折，万不可有一错误字，设为内廷看出，疑为不敬君上，祸且不测。合肥李文忠公鸿章，初任直隶总督，安折屡有错误字，内廷深滋不悦。恭忠亲王时在枢府，探知其事，命人转告文忠，谓安折以后如再有错误，祸将不测，勿以为小事而疏忽，文忠闻而惴惴。此当日文忠面告先文庄公，属其留意者。

圣祖等南巡盛事

圣祖仁皇帝六次南巡，康熙三十八年、四十二年、四十四年，四十六年为末四次，均到苏州驻蹕。圣容微黑，大鼻三须。诸妃满妆，首盘九凤及二金龙，嫔与贵人、靛幸则苏妆。太后、妃皆八轿，太监抬，余皆四轿。谢恩亭前舟中排万民宴，沿途结彩，御宴酒船三十余，云云。语见吴县许眉叟茂才洽自撰《眉叟年谱》中。声木谨按：高宗纯皇帝，于乾隆□年，奉孝圣宪皇太后，南巡至苏州浒墅关。太后、皇后、妃嫔，皆轿不障帘，以俾众瞻望。凡六十以下者，不准在两边，年高男女中，亦混杂平民。年在七十以上接驾者，赐一金钱，六十以上者银钱，小孩铜钱。钱文一面铸「乾隆通宝」，一面四字吉祥语，盖专铸以备赏赐之用。此桐城萧穆闻于祥符周星诒者，想见两朝太平盛事，益令人低回不置云。

庐江藏书二家

国朝道光及光绪年间，吾邑有胡金两家，雅好藏书，胡家更兼及书画，实为吾邑盛事，兹录其事迹于后。桐城萧敬孚征君穆《庚子札记》云：「庐江胡双湖观澜，官苏州府知府，子砚农，名稷臣，官江西盐法道，有善政，工诗能书。家藏书籍古玩极多，名其楼曰藏书楼，有对联云：『罗四七宿于胸中，有惭先觉；插三千轴于架上，以裕后昆。』」一时来往，皆当代名流。砚农死不过廿余年，其子孙不能守，悉市于人。其同邑黄仰范，名业良，向予云：『咸丰丙辰，其孙某，尚余米襄阳墨迹小楷手卷凡数丈。题跋始于宋徽宗，终于明代诸公，凡二三十家，中间王文成亦有手跋，皆可宝贵。后于矾山窑户，易矾三十六石。王，青阳人。此卷亦于贼中失之。』盖先质于黄君，黄君力不能购也。」云云。上海《时报·文艺周刊》中，有庐江金仲远上舍家骥《旧藏书目序》云：「凡百玩好之物，苟胶于意，必病于心，唯书也独不然。然使其一往不返，徇乎名而不既其实，震乎外而无以得其内，则有所谓玩物丧志矣，吾未见其不病也。惟造其堂而诘其裁，顺乎自然之序而不役其心，于所不可知者，则虽日记千言，自可以万万无弊。余幼好书，甫就塾师时，即择其刻之精者支搁满案，而以时玩弄。既长，益整齐书帙，补葺蠹蚀，虽兼旬而不倦，盖天性然也。年来游学四方，得于经理者盖渺，部帙遂散逸而不可纪。今年端居无事，为之次其简端，各以类从。又作为目录一卷，上及乎圜天舆地之大，下及乎百工技艺之细，精通乎义理之绪，粗具乎考据词章之用，综六千余卷，大概略备。呜呼！以旧所藏而拟乎缙绅之家，十不得其一矣，拟乎石渠之富，百不得一矣。然使谓区区者不免于简略，则固不免于简略矣，而谓此区区者不适于用，则吾未闻古来博物君子能舍是而别鹜者。即舍是而别鹜，吾未见果衷于道者。何则？康庄之途非不广矣，即行车不过径寸之地；沧海之势非不大矣，而载舟不过寻尺之水。彼夫嫫媿之所聚，金匱之所积，古色斑斓，异香纷披，以之自衒于人则可矣，使谓以是适道，则吾恐精神恍惚而无所终极，心志淫惑而不可收拾，殆所谓弃其内而震乎其外，遗其精而猎其粗矣，故未能以彼而易此也。」又旧书跋尾云：「余既作书目之三日，部帙渐就整齐，而精神爽惑，恤恤然惫甚。窃自嘖曰：『是区区者，安知为谁经理也。夫天下之势，聚者不能不散，惟厚于聚者，斯其散愈速。余见夫缙绅之家，而知其所以聚，所以散矣。庸讵知余后之人，不将贫不能自存，而贱其值以售之耶？庸讵知不视为无足重视之具，任其朽蠹，或捆载而归之婚媾耶？庸讵知气数之难必，不更见夺于强有力者，而或自付于灰劫者耶？不特此也，庸讵知余之所为目录者，不及予身而即散耶？庸讵知余今日所经理者，不克日而即散耶？恃其不散，而散之机

乘乎其后，当其散也，又安知所聚者之为何人耶。况余家所藏，近者三四十年，远者或百年，或二百年，是值其将散之时也。值其将散，而斤斤焉以我与乎其间，曰慎毋或散也，我真愚人之心也哉！虽然，知其散而不能预为之聚者，势也，知其必散而不能任其即散者，又情也。盖时乎其聚，余则从而聚之，时乎其散，余亦安得而不散。其聚其散，在天者也，聚之散之，在我者也。安其在天者而尽其在我者，是又余所以次其目录之意，而固自安其愚者也。呜呼！余常求之古人之事，而有以处此矣。欧阳公《集古录》而凛凛于聚散之间，本朝纪文达公富于图籍而不用印识，若曰：『物不能常聚，有聚有散者，势也。聚于人而得其聚之所自来，吾滋戚矣。』吁，是古人之达也。」云云。声木谨案：《时报》记者附记云：「按金君家骥，字仲远，皖之庐江人。家世儒业，博闻强识，早游庠序，为上舍生。光绪辛丑卒，年三十七。记者识。」云云。胡君以生晚未得见，金君虽并世而生，亦未之见。二公事迹，当入本邑志书中也。

明归有光评点史记

明归太仆《评点史记例意》一卷，康熙庚寅三月刊本。长熟严思菴太仆虞惇跋云：「昔冯定远先生语余云：『震川每一下第，即阅《史记》一过。』故阅本最多。」云云。声木谨案：其孙朝煦亦跋云：「先太仆笃嗜《史记》，手批本不下数十种。」云云。今世所行《评点史记例意》，未能荟萃数十本为一，诚为憾事，然津逮后学已多。冯氏之言，信而有征矣。

论左传读法

顺德马□□□□贞榆，为番禺陈兰甫京卿澧高第弟子，世以此重之，颇著名于光宣之间。所撰《读左传法》□卷，无刊本年月，中有云：「太史公见《国语》而未见《左传》，其《春秋》闻之董生，盖今文家也。今观《索隐》所疏，则太史公未见《左传》明甚，不必为之讳也。乃有刘逢禄者，着《左氏春秋考证》，谓今《左传》为刘歆等所改，非太史公所见之旧。今观其所言，颠倒是非，真可谓目无天日者矣。若是者，当辞而辟之，无使其邪说横行，蒙晦斯文，贻误后学。」又云：「古者有章句之学，无文法之书。自明以来，以后世文法绳古圣人三代之经，此不通者也。凡明以来及国朝各家评点《左传》之本，皆曾文正所谓俗本批评，致人不通者也，皆不可阅。惟当从事于章句明，则文法自明。昔有问诗法于赵秋谷，秋谷教之读《春秋》。今兹之旨，亦复如是，解人当自得之。」云云。声木谨案：《史记》中字句，实有与《左传》相同之处，设当时未见，焉能如此巧合。后世评点，即古人章句之法，其意皆

以论文为主。□□分章句与论文为二，皆一偏之见，断难执途人而强同。

□□以高才博学，夙有师承，编辑此书，疑若体例谨严，议论明达，可以后来居上矣，乃求深反晦，意欲四面兼顾，以一书具众长之美，遂至非驴非马，转令读者迷离恍惚，不能豁然贯通，爽若列眉，亦可云枉用心力矣。

安庆设巡抚

安庆设巡抚，起于崇祯初年，用归安沈司寇演之议也，云云。语见海宁查初白侍郎慎行《人海记》。声木谨案：崇祯七年，张国维巡抚应天、安庆等十府。十年，国维见贼势日炽，请割安庆、池州、太平，别设巡抚，以史可法任之。安庆不隶江南巡抚自此始。后来史可法实巡抚安庆、庐州、太平、池州四府，及河南之光州、光山、固始，湖北之蕲州、广济、黄梅，江西之德化、湖口等县，称安庐巡抚，事见正史。各省省城以安庆为最小，本属县城，立省最后，未加扩充。后世以江防为重，安庆在武昌下游，南京上游，地居冲要，改设省治，以资控制，亦因时制宜之法也。

方大淳撰述

巴陵方大淳字澹生，号稼轩。道光十三年进士，兵部车驾司主事。次年考选军机章京，未及上而卒，年甫三十。平日与同邑吴南屏广文敏树友善，同治经学，广文说经诸书颇主其说。《泮湖文集》中，有《方稼轩传》一篇，历叙相知原委甚悉，独未言及撰述，实为疏漏。声木谨案：兵部撰有《毛诗墨守》□卷、《毛诗提要》□卷、《四书通义》□卷、《性理辑要》□卷、《竹林问答》□卷、《稼轩文集》□卷，已见《巴陵县志》，及同邑杜仲丹孝廉贵墀《巴陵人物志》，予已录入《桐城文学渊源考》及《撰述考》中矣。

论孔孟弟子

昆山顾亭林先生炎武《菰中随笔》云：「孔子诲其弟子皆称名，孟子则皆曰子，称于他人之前亦曰子，乐正子、高子是也，亦可见世风之变矣。」云云。声木谨案：先生之语诚然。孔子弟子退有后言，如陈子禽等，不过一二人。孟氏之徒，如陈代、彭更、公都子、公孙丑等，则当面讥讽诘问。师道之不立久矣，岂待后世乎。

明父子同朝盛事

明云间陆俨山□□深《金台纪闻》云：「孝庙人才之盛，好事者取其父子同朝作对联云：『一双探花父，两个状元儿。』」时张宗伯升，己丑状元子恩

，王礼侍华，辛丑状元子守仁，俱为兵部主事。户部郎中刘凤仪，则己未探花龙之父，兵部员外李瓚，则壬戌探花廷相之父也。一时桥梓，前此未有之也。」云云。声木谨案：□□所记，洵属一朝盛事，古今所希有也。

彭玉麐巡阅长江等事

同光之间，衡阳彭刚直公玉麐巡阅长江，江西省内，例至湖口而止。初因新宁刘忠诚公坤一任赣抚，故旧相识，每年必迂道访之。后忠诚升任粤督，先文庄公继任，刚直仍迂道来访，并告先文庄公云：「我之职分以湖口为止，到省城原属私交。岷帅去，我即不来，是不以朋友待公矣。」云云。先文庄公旋以请终养罢归，继任为整屋李捷峯中丞文敏，刚直竟不至。光绪□年，中丞为言官纠参，奉旨交江督湘阴左文襄公宗棠查办。先文庄公丁母忧服阕，入都陛见，先到南京见文襄，文襄即以中丞参案各节为问。先文庄公力为辨白，文襄意为所摄，乃曰：「无论如何，若大年纪，尚须娶妾，总不在理。」先文庄公谓：「中丞年已六旬，子亦四旬，久未抱孙，为子纳宠，为延嗣续计，非自己也。」后到天津，为合肥李文忠公鸿章言之。文忠笑曰：「左某言时，折已发出，你虽为之鸣冤，无济于事。」先文庄公曰：「世间虽无公道，却不能无公论也，言之亦何伤乎。」

曾国荃十六字箴言

湘乡曾忠襄公国荃，攻克粤贼伪都，勋名喧赫，人所共知，其识见卓越，亦非常人所能及。当时深恶泰西各国，颇欲乘屡胜之余，与之为敌。忠襄早知泰西兵强，不可轻意妄动，尝戒其所亲谓：「若与西人开衅，有十六字箴言，你须紧记，曰先到先败，后到后败，同到同败，不到不败。」光绪□年，与丰润张幼樵副宪佩纶论及咸同间兵事，自谓当日与其兄文正言：「候粤贼平后，先打捻子，后打回子，再打鬼子。」文正以盈满为戒，力为制止。「若照我所行，岂有左某、李某分位。」副宪亟谓：「如今捻回虽平，尚有鬼子，世叔立功不迟。」忠襄谓：「只此一事，不愿再办。」副宪因乘间询以十六字箴言，是否自己所说。忠襄笑问闻自何人，副宪告以闻之军机章京□□□所言。忠襄亦谓他如何泄漏天机，一笑而罢。此副宪晚年寓居金陵时面告予者。

如山正直待人

满洲如贯九都转山，任长芦运司时，有故旧子弟某来访，乞其谋事。都转意甚怜之，留住署中，已允其请矣。次日见其所穿便衣，衣旁皆用异色镶边，乃严词申斥曰：「看尔服用如此，必系流落花柳，不知学好读书，尚堪作事

当差乎！」立命其出署回家，仍给贰百金，以资用度。老辈忠厚正直，好善恶淫，一嘏一笑如此。此余杭陈质菴二尹干所目击，为先文庄公言之如此。

恩寿任江淮巡抚事

光绪甲辰，采通州张季直殿撰谳之议，设立江淮巡抚，特简满洲恩艺棠中丞寿承其乏。数月后，复采建德周恂慎公馥之议，奉旨裁撤，设立江北提督。光绪乙巳四月，恂慎时任江督，自往清江浦收其文书报销。因中丞底缺已裁，姑以言慰之云：「现在贵州巡抚出缺。」中丞闻之不悻，语人曰：「周玉帅一见，即封我为贵州巡抚。」未几，浙江巡抚出缺，庆密亲王为之代乞恩典。孝钦显皇后谕之云：「浙江省分太大，恩寿恐吃不住。」乃简中丞为山右巡抚。

武官言行笃实

国朝重文轻武，武职须受节制于文职，然武官中有颇有良行美德，为恒人所难者，略举所知数人记之。□□程从周军门文炳，往年与先文庄公同领兵，驻扎太湖。军门专人来言：「素仰慕德业，意欲执贽门下。」先文庄公谦不敢当。后数十年，遇予家兄弟，恒自言之。先文庄公捐馆舍后，□□夏□□军门毓秀，时任云南提督，相隔数千里，远致贖金并联幛等。当时声木等苦块昏迷，亦不知其有交谊，并未讣也。奉节鲍武襄公超平日喜穿黄马褂，见客喜言战功，独见先文庄公则否。私谓先文庄公为读书人，故优加敬礼。合肥刘壮肃公铭传论湘淮人材，谓先文庄公为第一好人。与□□杨少铭军门鼎勋议婚未成，军门卒于军，壮肃仍以军门之女为其子妇，且招军门家属居于合肥西乡。□□张勤果公曜，初以从子□□观察端本为子，后连举二子。自分家产为二份，爵为一份，先听观察自择。观察愿袭爵，一言为定。□□杨镜岩军门金龙尝自言：「少时为兵，过提督衙门探望，为武弁所呵，惧而逃走，不知现在自居其中。」云云。皆直言不讳，无愧于古人，故汇记之。

论刘开论文书

桐城刘孟涂茂才开，学术撰述，予已录入《桐城文学渊源考》及《撰述考》中。虽亲受业于同邑姚姬传郎中鼐之门，予尝病其不守约，其文颇与方姚异趋。□□□□□□□□书中亦言之，而客气浮词，嚣张夸大，局量殊为狭隘。孟涂文集中，有《与阮芸台宫保论文书》，语虽具独见，亦论文之圭臬，而矜张尤甚，兹录之于此。书云：「芸台先生执事：不奉教命，[忽踰四年，]感恋之私，未间时日。先生政高两粤，威播八蛮，勋业之彪炳，声闻之熏烁，海内

之人，莫不诵之，何俟小子之言，所欲言者，文章而已。本朝论文，多宗望溪，数十年来，未有异议。先生独不取其宗派，非故为立异也，亦非有意薄望溪也，必有以信其未然而奋其独见[也]。夫天下有无不可达之区，即有必不能造之境，有不可一世之人，即有独成一家之文。此一家者，非出于一人之心思才力为之，乃合千古之心思才力，变而出之者也。非尽百家之美，不能成一人之奇，非取法至高之境，不能开独造之域。此惟韩退之能知之，宋以下皆不讲也。五都之市，九达之衢，人所共由者也。昆仑之高，渤海之深，人必不能至者也，而天地之大有之。锦绣之饰，文采之辉，人所能致者也。云霞之章，日星之色，人必不能为者也，而天地之大有之。夫文，亦若是而已矣。无决堤破藩之识者，未足穷高邃之旨，无摧锋陷阵之力者，未足收久远之功。纵之非忘，操之非勤。夫宇宙间，自有古人不能尽为之文，患人求之不至耳。众人之效法者，同然之嗜好也，同然之嗜好，尚非有志者之所安也。夫先生之意，岂独无取于望溪已哉，即八家，亦未必尽有当也。虽然，学八家者卑矣，而王遵岩、唐荆川等皆各有小成，未见其为尽非也。学秦汉者优矣，而李北地、李沧溟等竟未有一获，未见其为尽是也。其中得失之故，亦存乎其人，请得以毕陈之。盖文章之变，至八家齐出而极盛，文章之道，至八家齐出而始衰。谓之盛者，由其体之备于八家也，为之者各有心得，而后乃成为八家也。谓之衰者，由其美之尽于八家也，学之者不克远溯，而亦即限乎八家也。夫专为八家者，必不能如八家，其道有三。韩退之约《六经》之旨，兼众家之长，尚矣。柳子厚则深于《国语》，王介甫则原于经术，永叔则传神于史迁，苏氏则取裁于《国策》，子固则衍派于匡刘，皆得力于汉以上者也。今不求其用力之所自，而但规仿其辞，遂可以八家乎，此其失一也。汉人莫不能文，虽素不习者，亦皆工妙。彼非有意为文也，忠爱之谊，悱恻之思，宏伟之识，奇肆之辨，恢谐之辞，出之于自然，任其所至而无不咸宜，故气体高浑，难以迹窥。八家则未免有意矣。夫寸寸而度之，至丈必差，效之过甚，拘于绳尺而不得其天然，此其失二也。自屈原、宋玉工于言辞，庄辛之说楚王，李斯之谏逐客，皆祖其瑰丽。及相如、子云为之，则玉色而金声，枚乘、邹阳为之，则情深而文明。由汉以来，莫之或废。退之取相如之奇丽，法子云之闳肆，故能推陈出新，征引波澜，铿锵金石，以穷极声色。柳子厚亦知此意，善于造练，增益辞采，而但不能割爱，宋贤则洗涤尽矣。退之起八代之衰，非尽扫八代而去之也，但取其精而汰其粗，化其腐而出其奇，其实八代之美，退之未尝不备有也。宋诸家迭出，乃举而空之，子瞻又扫之太过，于是文体薄弱，无复沈浸醲郁之致，瑰奇壮伟之观，所以不能追古者，未始不由乎此。夫体不备，不可以为成人，辞不足，不可以为成文。宋贤于此不察，而祖述之者，并西汉瑰丽之文而皆不敢学

，此其失三也。且彼嘉谟谏议，着于朝廷，立身大节，炳乎天壤，故发为文辞，沛乎若江河之流。今学之者，无其抱负志节，而徒津津焉索之于字句，亦未矣。此专为八家者所以必不能及之也。然而有志于为文者，其功必自八家始，何以言之？文莫盛于西汉，而汉人所谓文者，但有奏对、封事，皆告君之体耳，书序虽亦有之，不克多见。至昌黎始工为赠送碑志之文，柳州始创为山水杂记之体，庐陵始专精于序事，眉山始穷力于策论，序经以临川为优，记学以南丰称首。故文之义法，至《史》《汉》而已备，文之体制，至八家而乃全。彼固予人以有定之程序也，学者必先从事于此，而后有成法之可循，否则虽锐意欲学秦汉，亦茫无津涯。然既得门径而犹囿于八家，则所见不高，所挟不宏，斯为明代之作者而已。故善学文者，其始必用力于八家，而后得所从入。其中人进之以《史》《汉》，而后克以有成，此在会心者自择之耳。然苟有非常绝特之才，欲争美于古人，则《史》《汉》犹未足以尽之也。夫《诗》《书》，退之既取法之矣。退之以《六经》为文，亦徒出入于《诗》《书》，他经则未能也。夫孔子作《系辞》，孟子作七篇，曾子阐其传以述《大学》，子思困于宋而述《中庸》，七十子之徒，各推明先王之道，以为《礼记》，岂(犹)[独]义理之明备云尔哉，其言固古今之至文也。世之真好学者，必实有得于此，而后能明道以修辞。于是乎从容于《孝经》以发其端，讽诵于典谟训诰以庄其体，涵泳于《国风》以深其情，反复于《变雅》、《离骚》以致其怨。如是而以为未足也，则有《左氏》之宏富，《国语》之修整，益之以《公羊》、《谷梁》之清深。如是而以为未足也，则有《大(载)[戴]记》之条畅，《考工记》之精巧，兼之以荀卿、扬雄之切实。如是而又以为未足也，则有老氏之浑古，庄周之骀荡，列子之奇肆，管夷吾之劲直，韩非之峭刻，孙武之简明，可以使之开涤智识，感发意趣。如是术艺既广，而更欲以括其流也，则有《吕览》之赅洽，《淮南》之玮，合万物百家以泛滥厥辞，吾取其华而不取其实。如是众美既具，而更欲以尽其变也，则有《山海经》之怪艳，《洪范传》之陆离，《素问》、《灵枢》之奥衍精微，穷天地事物以错综厥旨，吾取其博而不取其侈。凡此者，皆太史公所徧观，以资其业者也，皆汉人所节取，以成其能者也。以之学道，则几于杂矣，以之为文，则取精多而用愈不穷，所谓聚千古之心思才力而为之者也。而变而出之，又自有道，食焉而不能化，犹未足为神明其技者也。有志于文章者，将殫精竭思于此乎？抑上及《史》《汉》而遂已乎？将专求之八家而安于所习乎？夫《史》《汉》之于八家也，其等次虽有高低，而其用有互宜，序有先后，非先生莫能明也。且夫八家之称何自乎？自归安茅氏始也。韩退之之才，上追(杨)[扬]子云，自班固以下皆不及，而乃与苏子由同列于八家，异矣。韩子之文，冠于八家之前而犹屈，子由之文，即次于八家之末

而犹惭。使后人不足于八家者，苏子由为之也，使八家不远于古人者，韩[退]之为之也。吾乡望溪先生深知古人作文义法，其气味高淡醇厚，非独王遵岩、唐荆川有所不逮，即较之子由，亦似胜之。然望溪丰于理而啬于辞，谨严精实则有余，雄奇变化则不足，亦能醇(而)[不]能肆之故也。夫震川熟于《史》《汉》矣，学欧曾而有得，卓乎可传，然不能进于古者，时艺太精之过也，且又不能不囿于八家也。望溪之弊与震川同，先生所不取者，其以此与，然其大体雅正，可以楷模后学，要不得不推为一代之正宗也。学《史》《汉》者，由八家而入，学八家者，由震川、望溪而入，则不误于所向，然不可以律非常绝特之才也。夫非常绝特之才，必尽百家之美，以成一人之奇，取法至高之境，以开独造之域，先生殆有意乎，其不安于同然之嗜好，宜也。方将摩昆仑之高，探渤海之深，焕云霞之章，扬日星之色，恢决堤破藩之识，奋摧锋陷阵之力，用之于一家之言，由是明道修辞。以汉人之气体，运八家之成法，本之以《六经》，参之以周末诸子，则所谓争美古人者，庶几其有在焉。然其后先用力之序，彼此互用之宜，亦不可不预熟也。刍蕘之见，皆先生所已知，不揣固陋，渎陈左右，且以当面质也。近日斯文寥落甚矣，唯先生可闻斯言，唯开敢为此言。伏惟恕狂简之咎，而加之以教，幸甚。」云云。声木谨案：集中又有《桐城刘氏支谱序略》。其迁桐城之祖，与我家迁庐江之祖，原为兄弟。在桐城者，分居陈家洲、孔城两处，陈家洲即海峯广文大櫬所从出。在庐江者，分居砖桥及合肥口乡三河城，自明洪武十三年入庐江籍。至国朝康熙年间，复有一支徙居三河城，即我家所从出，仍与砖桥同一祠堂，已五六百年矣。先文庄公行状中云：「吾家孟涂文集所云：爱桐城麻山之胜，遂卜居焉者是也。」云云。即本茂才《支谱叙略》而言也。

四笔卷四

易经撰述最多

论柳宗元等诗句

淮军报效欠饷广额

明危素失节见辱

孙星衍忠愍祠所本

刘坤一怀曾国藩诗

刘慎谄钞袭联句

恭忠亲王勤劳王事

一微尘集

唐武后等坟庙
曾国藩在官剿捻等事
蜀汉诸葛亮八阵图
三字经
刘大櫟标录各书语
吴应箕交友鉴
论明归有光文
王茂荫尺牋
钱谦益藏书原委
菰中随笔序
皇恩春浩荡联语
陈维崧文集注
大硕德等名目
致唐宝铎书
唐伍乔为庐江诗人
北宋耆英会
仗义叩阍
校邠庐抗议
七杀碑等异事
牛运震撰述
五经补纲

苕楚斋四笔卷四
庐江刘声木十枝撰
易经撰述最多

《十三经》之中，惟《易经》最为广大精奥，漫衍及于太乙、奇门、六壬三说之学，凡人得其一枝一叶，推算皆有奇验。由一卦衍至六十四卦，每卦复可衍六十四卦，撰述立可成数十万言，或数百万言。自视非不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志同道合者，不必视其书，自己推衍成书。非是各得一术，各自成书，早已土苴视之，不仅覆瓿糊壁。故自历代以来，见于历代史《艺文志》，及各省府厅州县志书中《艺文志》，言《易》之书名，最为汗牛充栋。今之所存者，大抵万不逮一。此非予一人之臆说，试稽之各种《艺文志》，自知之矣。

论柳宗元等诗句

唐解州柳子厚御史宗元谪置柳州，《种柑》诗云：「若教坐待成林日，滋味还堪养老夫。」云云。北宋眉山苏文忠公轼谪置惠州，诗云：「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云云。皆不言谪置之苦，转言其乐，深得风人之旨。

淮军报效欠饷广额

同治五年五月，合肥李文忠公鸿章，奏请淮军报效欠饷银叁拾万两，请加广安徽省文武乡试定额各一名，又以银八千两，请加广庐州府一次文武学额各四名，俾作士气而昭激劝，云云。声木谨案：嗣后淮军将帅，皆以欠饷报效，各加广本县学额文武各数名不等，名曰嘉惠士林，而秀才冒滥，实自此始。不似粤捻匪乱前，士子艰于入学，人亦重视之也。

明危素失节见辱

明□□陆文量□《菽园杂记》云：「高皇一日遣小内使至翰林，看何人在院。时危素太朴当直，对内使云：『老臣危素。』内使复命，上默然。翌日传旨，令素余阙庙烧香。盖余危皆元臣，余为元死节，盖厌其自称老臣，故以愧之。」云云。声木谨案：《四库全书提要》云：「素于元末负盛名，入明以后为世僂笑，其人不为世所重，其诗文亦遂不复收拾。其所撰《说学斋稿》四卷，仅存在元之文，《云林集》二卷，亦仅存在元之诗。」云云。是危素由元降明，备受明太祖之耻辱，复遭《四库全书提要》之掎击。本属高才博学，久负盛名，足以垂名后世，转因此自贬身价，殊不值得。若国初之江左三家：常熟钱牧斋尚书谦益、合肥龚芝麓尚书鼎孳、太仓吴梅村祭酒伟业，皆以才华学问，隐负东南坛坫。当时设偃蹇山林，岂不名誉益高，有光史策。乃相率迎降，或应诏即出，后虽悔恨，已无及矣。

孙星衍忠愍祠所本

阳湖孙渊如观察星衍，为明功臣燕山侯兴祖谥忠愍、礼部尚书慎行谥文介之后，语见仪征阮文达公元《擘经室集·山东粮道渊如孙君传》中。声木谨案：观察藏书于金陵城内□□□忠愍祠，并编《孙忠愍祠书目内编》四卷、《外编》三卷，即本此。忠愍尽节于明，时阅数百年，犹以忠愍名祠，以为阖族永远光荣，忠孝之感人深矣。

刘坤一怀曾国藩诗

新宁刘忠诚公坤一有《怀曾文正公》诗云：「事事不能及古人，立身窃与

古人类，事事无殊于今人，居心却与今人异。画鹤画虎在我为，呼牛呼马凭人戏。卓哉惟有湘乡翁，纷纷诸子谁能媲。」云云。语见《刘忠诚公遗书》中《补过斋诗集》。声木谨案：忠诚不以诗文名家，此诗虽寥寥数语，颇能尽文正之生平，故录出记之。

刘慎诒钞袭联句

贵池刘悬甫□□慎诒《龙慧堂诗》自注云：「蒯礼卿京卿留宦金陵，爱蒋山，于城北买地，起一楼。落成之日，宴客楼上，诵山谷『万卷藏书诒子弟』一联。因以下句属余集古句为对，将书之以署楼上，时无以应。后得元微之句『一家终日在楼台』，可对黄句，且切礼老新居，则礼老已捐馆舍矣。」云云。声木谨案：此二句集联，已见长白麟见亭河帅庆《鸿雪因缘□集》中，不知□□何以为己所集也。

恭忠亲王勤劳王事

自粤捻匪乱平，论者每归美于湘乡曾文正公国藩、湘阴左文襄公宗棠、益阳胡文忠公林翼、合肥李文忠公鸿章，天下谓之曾左胡李，而不知当日能削平大难，推贤任能，其功尤在恭忠亲王。恭忠亲王感念文宗显皇帝友爱之殷，任用之专，誓竭力致身以为国。自咸丰□年入枢府，久秉国钧，外省大政，悉听文正主持，不稍掣肘。用能重光日月，返我山河，洵非易事。侯官林琴南孝廉纾《铁笛亭琐记》云：「恭邸之去位，盛昱成之也。时济宁当国，谄事醇邸，严旨黜恭，以礼王世铎、阎敬铭、张之万、孙毓汶代之，醇邸总其成。丰润张佩纶素以直称，在广坐中启醇邸，谓恭王勋望系中外，不宜置散地。醇邸亦感动，将入告。忌者谓张有意众辱王，醇邸怒，事遂寝。于是朝事寝不可问，而张亦以事论谪。」云云。厥后中日一役，国势益不振，复起恭忠亲王入枢府。恭忠亲王灰心已久，虚与委蛇而已，不似前之励精图治也。闻语人云：「我前在枢府，正值十八省糜烂，存亡未卜之时。一，军饷虽极浩繁，从未借一外债。二，天下十八省督抚，除官文一人外，尽用汉人。三，当时颐和园并未兴修。」云云。是恭忠亲王治国三大政。果能历久不渝，满汉之意见既平，自不至有宣统辛亥之变。声木谨案：恭忠亲王当国时，用人行政，备极苦心孤诣，实有外人所不及知者。成都将军宗室岐子惠将军元，尝谓先文庄公云：「恭王当国时，京官自五品以上，外官自司道以上，恭王自书记名册一本，每人增注考语于下。用人时凭册支配，举措一时称最。」将军亲见此册，并谓先文庄公名氏下，注「结实开朗」四字，云云。是当时用人，虽未必尽公，容有一二出人意表，然大端皆是，不能以一眚掩，亦可见当时忧勤惕厉之切矣。恭忠亲

王并撰《乐道堂全集八种》，内为《赓献集》一卷、《岵岵怀音》一卷、《广四时读书乐诗试帖》一卷、《幽风咏》一卷、《正谊书屋试帖诗存》二卷、《古近体诗》二卷、《文钞》五卷、《碎锦吟》□卷，同治六年孟冬自刊本，予已录入《续补汇刻书目》中。

一微尘集

江阴何鬯威孝廉震彝，为廉昉太守栻之孙，秋鞞中丞□□之子。雅好文学，编有《一微尘集》廿卷，所录闽县王贡南□□毓青等廿人之诗，人各一卷。以自撰之《鞞芬室诗话》列入，尚属编辑旧例，惟每卷之首，有每人半截身照象，及自题七绝诗二首，为别开生面。宣统己酉十月排印本。其自序云：「名曰《一微尘》者，浮屠家言，以微尘喻世界。虽纤狭之中，具种种楼阁人物，声音态度，不可思议，微妙庄严，得未曾有。诸子之诗，在今日校文学之程，亦等于微尘而已。」云云。声木谨案：我朝末造，佛学盛行，具征亡国之兆。孝廉生丁斯时，沾染佛学甚深，竟以佛经之语名集，虽甚新颖，亦无取焉。

唐武后等坟庙

陕西兴平县西城外三十里马嵬坡道北，为杨贵妃墓。墓前有屋三楹两庑，诗碣嵌满壁间，向为尼菴，今则以农夫守之。盖江右许太史振祜，视学陕甘时，偕某某两司马，捐资重修者。又云广元县为古葭萌国，賚夷所居，魏以后为利州。唐武士彠为利州都督，生武后于此，皇泽寺是其故宅，中有象，作比丘尼。又有梳妆楼，西望山势波起，作金水形，栈中罕见蜀轍，云云。语见定远方子箴方伯浚颐《蜀程小记》，光绪四年仲冬，自刊写字本。声木谨案：《御批通鉴辑览》云：「上之为太子也，入侍太宗，见才人武氏而悦之。太宗崩，武氏随诸嫔御出为尼。忌日，上诣寺行香，见之，泣。」又云：「或言寿王妃杨氏之美，上见而悦之，乃令妃自以其意乞为女冠，号太真。」云云。是武妃、杨妃，皆尝为女尼、女冠，而武后犹塑象为尼，未知某意。武后为尼之时，仍属太宗之才人，岂以此意作象，以示后人耶。

曾国藩在官剿捻等事

桐城方存之京卿宗诚《师友言行记》云：「交广德张翰泉太守光藻，直隶贤吏也。性情刚正果决，不事唯阿，历官之处，皆得士民心。曾节相疏荐其贤，简放天津府知府。时三口通商大臣崇厚驻天津，人多趋承拜师生。太守独自尽其职，事之以礼而已，崇厚深忌之。适逢天津有言教民用药迷拐幼童之事，太守遵通饬杀之，教士哗于通商署前。津民公忿，羣毆死数夷人，焚毁教堂

，势汹汹不可止。太守驰往弹压，始已。卒以此罢职，充发黑龙江。太守年已六十余，而慷慨之气，终不少衰。在黑龙江，将军优待之，犹劝将军奏行数善政。」云云。声木谨案：独山莫楚生□□□□言：「曾文正公于同治庚午在直督任，办天津洋人教案，天津府县并充发黑龙江，一时公之声名顿为之减。彼年十月十一日，为公六十生辰，有人于官厅题柱诗云：『笙歌缭绕绮筵开，此日中堂亦快哉。知否黑龙江上客，满天风雪逐尘来。』文正见之，为之恍然。」云云。语见桐城萧敬孚征君穆《庚子杂记》。文正督燕，恰值民教大哄，殴死法国领事。文正初亦欲澈底查核，示无偏袒。卒以昧于外交，偏听崇礼恐吓之言，以致失策。时在同治九年冬月，距咸丰十年八月英法焚毁圆明园，仅隔十年之久。文正深恐与法国失和，再酿巨变，亦老成谋国之苦衷，未可厚非。先文庄公尝云：文正平生才智，已尽用于剿平粤匪。及至剿平捻匪，文正精力久已销耗，虽漫为布置，皆人人所能见到。旋奉旨交卸钦差大臣，仍回两江总督任，意甚悒悒。合肥李文忠公鸿章亟于任事，委候补道□□□取去关防，意尤不悦，并谓先文庄公云：「我以为须当面交付，以昭慎重，今如此取去，亦省事。」又云：「我固知回江督任，劳逸安乐天渊，然我决不回任，仍须留营效力，或则开缺，回籍养病。」先文庄公见其词旨坚决，绝无转环余地，心知其故，深恐其以不回江督任，致朝廷难于位置，引为私忧。隔日往见，词意已见松动，再隔日往见，即云遵旨回任。盖其左右诸公乐其回任，力为耸恿，文正已不能自主矣。然沿途语人云：「我是打捻无功之人。」或告以应办诸事，亦如此云。闻者不知底蕴，犹称之为谦谦君子也。

蜀汉诸葛亮八阵图

安化陶文毅公澍《蜀轺日记》云：「汉州城五里弥牟镇，有孔明八阵图遗址，在茂草中。《图经考》八阵图有四。在弥牟镇者，壹百贰拾有捌，当头阵法也。在夔州鱼腹浦者，陆拾有肆，方阵法也。在沔阳之高平垒者，贰百伍拾有陆，下营法也。在益州城东南隅棋盘市者，亦云贰百伍拾有陆，今无其迹。」云云。声木谨案：□宋□□龚辅之□□鼎臣《东原录》云：「孙构绍先言：诸葛武侯夔州八阵图用八以石垒，汉州八阵图用六以砂垒，皆近千年不泯。或曰：武侯择吉日为之故也。用六在用八之后，以其兵少不能足其数。」云云。八阵图流传千余年，几于妇孺皆知，而罕有知其用八用六，石垒沙垒，及确实地址者，故录以记之。

三字经

童子所诵《三字经》，有王相者注之，谓是王伯厚所作。凌扬藻《蠡勺编

》云：乃南海区适子所撰。适子字正敬，宋末人，入元不仕，见《广州人物传》，云云。语见扶沟乔勤恪公松年《萝摩亭札记》。声木谨案：《三字经》罕有知其出处，或有误以为南宋王伯厚尚书应麟所撰者，据凌氏之言，实为南海区适子。与尚书同为宋末忠节之士，或致以此传讹耳。

刘大櫟标录各书语

桐城刘海峯广文大櫟，有与同邑姚姬传郎中鼐书云：「《得五楼诗稿》一卷，久为标录一过，虽未加评语，而赏识分明。弟看古人书，亦多有标录而少批评，以批评则滞于语句之下，不能尽文字之妙也。」云云。声木谨案：广文此语，实读书学诗文者之秘钥，虽寥寥数语，可谓要言不烦。得五楼，尺五楼，皆姚郎中中年所立斋名，亦学者所应知也。

吴应箕交友鉴

朋友虽着于五伦五常，由来已久，罕有辑为专书者。贵池吴次尾茂才应箕撰《交友鉴》□卷，其第五孙铭道《留都见闻录跋》云：「自予所知，《东林纪事本末》归之阳羨陈氏，《交友鉴》归之梁溪顾氏，既已久，不可问。《三大征本末》刻于麻城梅氏，向从秀水故家得见其本，恨舟迫不及借钞，然藏书家犹有存者。若《国玮》一书，前代典章文献所系，片楮亦不可复睹。」云云。声木谨案：茂才于明亡起兵江上，与休宁金忠节公声倡义相响应，同时死节，我朝赐谥忠节，成仁取义，炳若日星。其撰述已由同邑刘聚卿京卿世珩搜辑，编入《贵池先哲遗书》及《秋浦双忠录》中，光绪癸卯三月，唐石籀汇刻本。据其孙跋语，撰述实多散佚，而《交友鉴》□卷不可复得，尤为可惜。与忠节同时，有泰西利玛窦撰《交友论》一卷，《四库全书提要》言，其语挟权术势利，非交友之正轨，云云。予虽未见其书，料知自不如忠节所撰，既目交友之鉴，其言必有可取。桐城张文端公英《聪训斋语》，论交友之道，最为痛切恳笃。至以「保家若如择友」六字为印章，为横额，以便后人处处时时触目惊心。予于年少气盛之时读之，颇疑其语稍稍过当。以为我之佳恶，权衡在己，岂尽能委过于朋友。今年逾五十，阅历世故三十年，闻见稍多，始知文端之言，洵属千古之至论确论，青年子弟尤为龟鉴。交友诚非易言，宜慎之于始。迨至荡产倾家，丧名亡身后始知之，噬脐之悔，已无及矣。

论明归有光文

桐城姚姬传郎中鼐云：「归熙甫之才气笔力，不能及唐宋韩欧诸贤，而与之配者，得文家之真脉，不袭其貌，而神理上通周秦。故才不必大可贵，亦

犹董思白之于书，世或欲以子昂驾思白，夫何异宋金华之流驾于熙甫者乎！」云云。□□□□□声木谨案：归太仆《评点史记例意》，山阳戴晨跋云：「晟惟先师黄太冲先生有言：震川之所以见重于世者，以其得史迁之神也。」云云。是黄太冲亦深有取于太仆之文矣。

王茂荫尺牘

盱眙王子槐侍郎茂荫，有致桐城汪仲伊□□□□一书，中云：「青年以守身为大，愿益善自调护为幸。前书所言诸家之学，原非望兼综条贯，不过望于诸家中，择其性所近者而时习之，以求一艺之长，可为实用，免致徒务八比，终成腐儒。今来书既称诸多涉猎，或苦少师傅，或限于目力，限于足力，则惟求切要之图，从经史上致力。经务专一经，一经通，诸经自易。不必过求考据，而不可不知其说，所谓其绪余，亦足以资多识也。史则从《春秋》起，以至于《通鉴》，皆熟之，然后看历代之史。凡天文地舆，经济韬略，皆具其中，非徒记其事迹已也。果能强记，而又随事以求心得，岂独有益于时文哉！时文亦不可竟不学，国家以此取士，扬名显亲，致君泽民，端必由此以进身，岂可不讲，第不可止知有此耳。若壬遁似可不学，此中非有真传，断不能精。且向闻精是道者将必有缺，以所知数人验之，似信。如实好之，万勿为人占验，盖多泄未来，神所恶也。」云云。□□□□□□声木谨案：侍郎此书，最为确切，平时尽人皆可获益，允宜家置一编也。

钱谦益藏书原委

海宁俞溥臣□□洵庆《荷廊笔记》云：「虞山钱牧斋宗伯收书最广，已尽得刘子威、钱功父、杨五川、赵汝师四家所藏，而又不惜重货，日购古本，用是所积日多，几埒内府。中年构拂水山庄，凿壁为架度其中。晚岁自北归，始居红豆山庄，出所藏旧籍，重加缮治，悉移置绛云楼上，列大椽柒拾有叁。未浹月，其幼女与乳媪中夜嬉楼上，翦烛炷，落纸堆中，遂爇。俄顷烟焰涨天，猝不及救，楼与书俱烬焉。」云云。声木谨案：海宁查初白侍郎慎行《人海记》云：「钱牧斋撰《明史》，共贰百伍拾卷，辛卯九月晦甫毕。越后日，绛云楼火作，见朱衣人无数，出入火焰中，只字无存。」云云。是绛云一炬，旧书、《明史》，同为烬尽，最为可惜。宗伯合诸家所藏，益以自得，遂为千古藏书巨擘。大凡收藏书籍字画，金石拓本，称为宏富者，须合数家收藏，全分收入，始能取精用宏，雄视一时。决非一枝一叶，所能蓄积，亦不独宗伯为然。绛云一炬，人间未见之书亦成劫灰，非特宗伯一人之不幸矣。

菰中随笔序

亭林先生老而好学，遇事之有关于学术治道者，皆细书札记，述往俟来，其用意岂止博闻强记，蘄胜于不说学者哉！身歿后，遗书悉归于东海相国，然不知爱惜，或为人取去。此《菰中随笔》一册，余于友人案间得之，视如天球大图，时一省览，以警惰偷，南北奔走，未尝不以自随也。先生所著《区言》伍拾卷，皆述治天下之要。余曾在相国处见一帙，言治河事，亦如此细书者，不识能宝藏否，云云。语见何义门太史焯《菰中随笔序》。声木谨案：太史所称「东海相国」，即昆山徐公肃相国元文，为亭林先生之甥。舅之遗书，既归于甥，理应爱护周至，况亭林(亭)先生当时已负重望，其遗书必可传世行远，乃相国不知爱惜，致使亭林先生撰述湮没不彰者不知凡几。据太史所云，复有《区志》及言治河事两种，未刊。太史与东海相国同时，所云「不知爱惜，或为人取去」，自是实情，然亦深为可惜矣。

皇恩春浩荡联语

宣统辛亥以前，平日人家春联，多喜书「皇恩春浩荡，文治日光华」十字。声木谨案：此联乃世宗宪皇帝书赐桐城张文和公廷玉春联，语见山阳阮葵生《茶余客话》，惟「皇恩」原作「天恩」耳。

陈维崧文集注

国朝诗文集有两注本，已见《随笔》等外，仍有一种。宜兴陈其年太史维崧撰《湖海楼集》五十卷，□□程师恭撰《陈检讨四六文注》□□卷，坊间有通行本。□□顾张思复撰《陈检讨四六补注》□□卷，见青浦王兰泉侍郎昶《湖海诗传》，疑未刊也。

大硕德等名目

予少时乡居，尝见有人刻讌文，自题「皇清待赠大硕德」者，不知所谓，徧询于人，有谓此乃平民之称也。然「大硕德」三字作何解，见于何书，终不可得。又见他人祠堂中悬额曰「岁进士」者，亦不知所谓，问之，则曰此岁贡生也。宣统辛亥以前，刻讌文亦须有体例。例如：「寒门不幸，蹇及某某，皇清诰封某某。」「蹇及某某」，「某某」二字，须在「皇清诰封某某」之前。不然，读之成为「蹇及皇清」矣。此虽事小，亦不能错误，致成他人笑柄。

致唐宝铎书

宣统己酉四月初六日，《时事报》载有《拟考试人员上唐宝锷书》，语颇滑稽，文亦明朗，爰录之于此，以为谭助。书云：「公非所谓留学毕业生者耶？公非所谓毕业考取翰林者耶？以如此之翰林，有如此之知识，此足见留学生之特色，令人崇拜之不暇。生不敏，新学固有所未识，旧学亦非其所长，故日前天津审判研究所考试正班新到人员，蒙命题为《唐明皇以诗书赐吐蕃论》，一班考试人员，几不知唐明皇为何人，吐蕃即今为何国，搜索枯肠，不得其解。若非公登坛讲题，谓唐明皇即鉴书内之唐太宗，吐蕃在中国，即今之俄罗斯，生等几乎要递白卷矣。而不识时务之优贡某，不知自谅，竟敢出而辨难，以吐蕃为西藏，以明皇为玄宗。此等无根据之谈，诚如公所云：尔于中学则致力矣，历史地輿之学素未讲求，无庸争辨，致误真解。然生自出场后，检阅《御批通鉴辑览》，与公所谓『鉴书』大有不同。盖唐自太宗以来，中间高宗、中宗、睿宗，而后至于明皇，是太宗自太宗，明皇自明皇，相隔数代，似难牵合。今公谓唐明皇即鉴书内之唐太宗，则谓唐太宗之妻即唐明皇之妻也可，唐太宗之妾即唐明皇之妾也可，唐太宗以高宗、中宗、睿宗为子若孙，唐明皇即以高宗、中宗、睿宗为子若孙，亦无不可。吾不知太宗之于明皇为何如人，明皇之于太宗又为何如人也，此生之不可解者一也。吐蕃以贞观通，当时兼并诸羌方万余里，南尽波罗，北至突厥，西抵四镇，回纥居左，云南居右，审势度形，实为今日西藏之地。公谓吐蕃在中国，即今之俄罗斯，此生之不可解者二也。想公另有一部鉴史，一幅輿图，得于留学之时，为人之所未及见。故毕业回国，博取翰林，有如拾芥。公之所谓素谙新学，素谙历史地輿之学，殆即以此，以是知留学之知识，可谓成矣。生等沈沦有日，于历史上久无知识，于地輿上更未讲求。欲敷衍成文，冀得半职一官，自觉未尝学问。愿借公所谓明皇即太宗之秘史，吐蕃即俄罗斯之輿图，广其见闻，开其闭塞，使他日有此特别之资料，功名即放在荷包。庶免明皇即玄宗，吐蕃即西藏，如某优贡之致误真解也。临楮不胜翘企之至。」云云。声木谨案：留学东西洋学生，于中国文学，研究甚深，撰述亦雅洁，供人爱玩，以予所知者，仅侯官严复，撰有《天演论》□卷、《原富》□卷、《社会通论》□卷、《羣己权界论》□卷、《孟德斯鸠法意》□卷、《羣学肄言》□卷、《穆勒名学》□卷、《名学浅说》□卷，南徐马建忠，撰《适可斋纪言》□卷、《纪行》□卷、《马氏文通》□卷，□□陈季同撰述未详，田吴照撰《说文二徐本笺异》□卷，□□江庸，撰□□□□□等数人而已。

唐伍乔为庐江诗人

淮南刘青夕□□云份，编辑《十三唐人诗》十三卷，野香堂自刊本，无年

月。玩其刊板字式，殆亦雍干时人。其总目每人小传云：「伍乔，庐江人，诗调寒苦，每有瘦童羸马之叹。山中浮屠梦仰视，见一大星，芒色甚异。旁有人指曰：『此伍乔星也。』」既觉，访得乔，乃倾赀奉之，使入金陵，举进士。故事：中选者，主司必延之升堂置酒。时有宋贞观者首就坐，张洎续至。主司览其文，揖贞观南坐，引洎坐于西。酒至数行，乔始上卷。主司叹其杰作，乃徙贞观处席北，洎处席南，以乔居宾席。及覆考榜出，乔果为首，洎、贞观次之，当时称主司精衡鉴。玄宗亦大爱乔程文，命勒石，以为永式。仕至考功员外郎。」又《晚唐伍乔诗序》：「唐人应制诗尚宏博，类以台阁气象为归，论者谓郊寒岛瘦，固宜淹抑终身。不知穷愁易好，惟寒与瘦，而后成其为二子之诗。以乔之瘦童羸马，倘亦郊岛一流才具，何至感梦于星芒，殆诗人亦上应天宿。其为寒苦，则所得之分实然，宁足为诗病欤。迨浮屠资给赴试，遽能夺宋张之座，见赏有司，受知世主，彼所谓寒瘦，又岂终淹抑而不遇也！独是怀才混迹之时，无以动君相之求，反邀灵于不可知之梦，则造物弄奇，而后之磊落英[才]，多展转希冀，以庶几或遇者，盖不少矣。刘子既辑其诗，后属予叙，其悲慨欣羨之意，又何可泯哉！五山范国祿题。」云云。声木谨案：考功诗虽已见《钦定全唐诗》，读者多未留意。淮南刘氏专选中晚唐诗十三家，列入考功诗，较为醒目。此本仅录诗廿首，意其诗本不多，无可衡鉴。考功既为吾邑人，于《全唐诗》中有此一家，虽其体制有类孟郊、贾岛，已足传世行远，理宜爱护。刘氏既列其诗为晚唐，又称玄宗亦大爱考功文，自相矛盾，殊不可解。吾邑志书，修纂未得其人，漏落实多。考功事迹撰述，虽已为录入，考证未必如此之详耳。

北宋耆英会

北宋□□邵□□□□伯温《闻见前录》云：「元丰五年，文潞公留守西京，时富韩公以司徒致仕，乃集洛中卿大夫年德高者为耆英会，就资圣院建大厦，曰耆英堂，命郑奂画象其中。时富公年柒拾玖，潞公与席汝言皆柒拾柒，王尚恭柒拾陆，赵丙、刘几、冯行己皆柒拾伍，楚建中、王慎言皆柒拾贰，张问、张寿皆柒拾。王拱辰时留守北京，愿与其会，年柒拾壹。独司马公年未柒拾，亦请入会。凡拾叁人。洛阳多名园古刹，水竹林泉之胜，诸老须眉皓白，衣冠甚伟，每宴集，都人随观之。」云云。声木谨案：耆英一会，流传千古，洵属北宋太平之盛事，贤士大夫政事余闲之乐境。世俗流传，此会几于专属之司马温公，不知温公独以年最少与会也。

仗义叩阍

光绪□□年，有一叩阍之案，例交刑部严行审讯。事实为陕西某某，愤其友人书办一缺，因其子幼小，不能承袭，致为某某所夺，故代之叩阍鸣冤。当时人士，虽闻而笑之，亦颇有嘉其好义者。刑部堂官亦深悯之，以其为朋友事，自甘跋涉数千里叩阍，亦恒人所难，从宽治罪，仅递解回籍而已。虽愚人，好义之风，亦足以感动士大夫也。

校邠庐抗议

吴县冯敬亭宫允桂芬，撰《校邠庐抗议》二卷，议论多偏驳，尤难见诸施行。不知寿州孙文正公家鼐有偏嗜焉，平日固不离左右，已于光绪□年，曾为之进呈乙览。至戊戌，德宗景皇帝励行新政之时，复为奏进，请颁示天下。至□月，德宗仍请归政后，孝钦显皇后清理新政旧案，深为不悦，闻慈谕诸大臣云：「吾不意孙家鼐亦求新若此。」云云。即他人亦莫测其用意也。

七杀碑等异事

四川华阳县署内，相传有《七杀碑》，为明末流寇张献忠扰蜀时所立，文云：「天生万物以养人，人无以报天，杀杀杀杀杀杀杀。」云云。旧砌于夹墙中。流俗相传，谓见之者，其家必有凶异。光绪癸巳，□□冯步堂明府□□适署是缺，必欲启视，谏者不听。其文如前，至夕，其子暴卒。岂天地厉气所锺，历三百年犹未末减，岂非异事。又江西臬署内某所，相传不能改式，违者有大凶。光绪□□陶□□廉访大均任赣臬，亦必欲改造，谏者亦不听。臬使并谓：「如与地方有害，则不必动工，如与本人有害，愿以身受之。」皆言与臬台有害，毅然不信，工未及半，廉访病故。此等事，事前皆以为必无，事后又如响斯应，诚不知其故。大约排众议而为者，历见诸书，断难善其后也。

牛运震撰述

滋阳牛阶平明府运震，撰《空山堂全集九种》，嘉庆戊寅正月，陆续自刊本。中有《诗志》八卷，经文有圈点，批注皆评文之语，非训诂也，前有目例并宛平陈预序。《周易解》九卷，无序例年月，全编皆属论体，颇似衡阳王而农行人夫之《尚书引义》、《春秋家说》等书。《论语随笔》十九卷，嘉庆六年七月自刊本，前有目录并张涵斋焘序，类于平湖陆清献公陇其《三鱼堂剩言》、《松阳钞存》等书。《孟子论文》七卷，无序例年月，经文及评论均圈点，书名《论文》，意本在此矣。《春秋传》十二卷，其体例以论书法为本，嘉庆六年七月自刊本，前有张涵斋焘序。《史记评注》十二卷，前有例目并武功张玉树序，乾隆五十六年隰月自刊本，与《孟子论文》同例，但无圈点耳。《

《读史纠谬》十五卷，无序目年月，中为《史记》、《前》、《后汉书》、《三国志》、《晋书》、《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南史》、《魏书》、《北齐书》、《后周书》、《隋书》、《五代史》等十五种，共十五卷，其体例系以校勘书法为主，决非史论。南皮张文襄公之洞《书目答问》，云「《空山堂十七史论》□□卷」。明府本名《读史纠谬》并无，并无《十七史》名目，且实只十五史，亦并非十七史，可知文襄当日实未见其书，姑列其目，以备史论中之一种，而不知亦并非史论也。外仍有《诗集》四卷，无序跋年月，《文集》十二卷，前有嘉庆八年三月，武进赵味辛司马怀玉序。尚有《金石经眼录》一卷，摹刻极工，别刊行。声木谨案：明府生当干嘉时，言汉学最盛时代，独能博综羣籍，崇重宋儒，撰述繁富，大半皆以辨论文义书法为主，不以训诂为高，可谓特立独行，绝无仅有者，其全集颇为罕见，因并志之。

五经补纲

钱塘伊遇羹广文乐尧学行，已见于《桐城文学渊源考》及《撰述考》中。广文因国朝功令，士子诵习《五经》，序例半为坊本所脱落，乃就《五经》中，汇钞朱子《易五赞》、蔡辑《朱子说书纲领》、蔡氏《书序说》、蔡氏《书序注》、朱子《诗纲领》、朱子《诗序辨说》、胡辑《春秋纲领》、杜氏《春秋左氏经传集解后序》、陈氏《礼记集说凡例》等九种，为《五经提纲》一卷，咸丰四年八月，晋江黄寿臣中丞宗汉浙江官书局刊本。声木谨案：坊刊各本，每以己意自行增减，实承明季山人派鹵莽刻书之陋习。广文汇辑付刊，体例甚善，获益匪鲜。后来好学者，可沿习其例也。

四笔卷五

声调谱

远碧楼藏书

国君夫人兵柄

古体诗平仄

论钞文中式

论孝继父

洋进士等事

论桂学答问

秦良玉一门忠义

江藩古书疑义

论官场规矩

金荣镐论辞达二字

万首唐人绝句增删本

杨希闵论诗文

苕楚斋四笔卷五

庐江刘声木十枝撰

声调谱

益都赵秋谷宫赞执信，撰《声调谱》一卷，收入《四库》，《提要》颇为称赏。厥后泾县翟仪仲茂才翬，撰《声调谱拾遗》一卷，刊入《艺海珠尘》集部诗文评类。□□吴绍灿撰《声调谱说》一卷、《通韵谱说》一卷、《蠡说》一卷，光绪十八年，酉山堂重刊本。洪洞董研樵□□文涣，撰《声调四谱图说》十二卷，首末二卷，同治甲子，岷嶠山房北京自刊本，丁卯，上海排印本。以上四书，均已见予《苕楚斋书目》中。兹复见长沙郑久惺茂才先朴所撰《求是斋集三种》，光绪乙酉秋孟，内弟善化贺仲肃茂才瑗刊本。中有《声调谱图说》一卷，为泰和姚颐增评，复经茂才详为之说，以阐发其旨。并自序云：「余幼读《声调谱》，猝不能解，窃怪同此平仄，何律调易知，古调独难也。稍长，请于先叔父鹤舟夫子，得闻其略。厥后取唐宋名家诗遍阅之，益觉豁然。方知古调非难知，作谱者故匿其旨耳。」云云。似颇失当年宫赞作谱以开示后人之意，然增此一家，于声调更为明晰，亦宫赞之诤友矣。茂才为嘉庆甲戌进士、襄阳府知府芝泉太守敦允之子，以一诸生，于咸丰六年五月，骂贼不屈遇害。其成仁取义，大节凛然，忠义之气，足与日月争光，固不仅藉撰述以传。然书以人重，流传千古矣。

远碧楼藏书

光绪八年□月，先文庄公入都候简，路过天津。时合肥李文忠公鸿章丁母忧，赏假百日。合肥张靖达公树声署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留住行辕。言及淮军剿平粤捻匪旧事，先文庄公喟然曰：「我在淮军中，爵禄皆不如人，独家有藏书数万卷，自信他人无有，可称第一。」靖达长子蔼卿阁学华奎隅坐，亦先文庄公从甥也，因询曰：「丈之藏书，宋槧元钞者，共有若干种，可得而闻乎？」先文庄公闻之愕然，曰：「藏书须有此乎？」阁学曰然。先文庄公曰：「皆通行本耳。」阁学曰：「然则淮军藏书家，尚须让小侄第一也。」先

文庄公尚未及言，靖达闻之失色，急谓先文庄公云：「莫听伊胡说，伊有何书，堪称第一。我看淮军藏书家，终须推公为第一也。」先文庄公亦笑谓：「公家第一，我家第二，亦甚愿也。」云云。先文庄公晚年谕声木者如此。声木谨案：靖达当时以一诸生，无赫赫名，致位通显，颇有疑其遭际逾常者。今观其告先文庄公之语，其平日持躬谨慎，勤劳王事，得以仰结主知，亦非偶然幸致也。先文庄公当日藏书虽有肆伍万卷，编《远碧楼书目》十卷，后析归晦之四弟，扩而大之，藏书贰拾余万卷，阁学所谓宋槧元钞者亦略备，重编《远碧楼书目》三十二卷。声木典衣缩食，亦购得国朝人撰述柒千陆百玖拾余种，共约拾万零叁千伍百贰拾卷有奇，编为《苕楚斋书目》廿二卷。晦弟所藏，明以前人为多，声木所藏，大半皆国朝人，可以互相补苴，或仍不失为准军中第二流焉。

国君夫人兵柄

《春秋》隐公元年，《左氏传》云：「太叔完聚，缮甲兵，具卒乘，将袭郑，夫人将启之。」又文公十六年《传》云：「夫人使谓司城去公，对曰：『臣之而逃其难，若后君何？』冬十一月甲寅，宋昭公将田孟诸，未至，夫人王姬使帅甸攻而杀之，荡意诸死之。」又哀公十五年《传》云：「闰月，良夫与太子入，舍于孔氏之外圃。昏，二人蒙衣而乘，寺人罗御，如孔氏。孔氏之老栾宁问之，称姻妾以告，遂入，适伯姬氏。既食，孔伯姬杖戈而先，太子与五人介，舆豶从之，迫孔悝于厕，强盟之，遂劫以登台。」云云。声木谨案：据《左传》所言，郑武公夫人武姜将启郑城门，以应叔段之师，欲去庄公，宋襄公夫人王姬帅甸攻杀昭公及司城荡意诸，卫孔圉夫人伯姬劫其子悝，使出出公，是当时诸侯夫人及大夫夫人皆权侷人主，足以夺国易君，故能置君如弈棋，听其弑逐而莫可如何，实开汉唐帝后夺国之渐。后世若汉高祖后吕氏、元帝后王氏、唐高宗后武氏，其玩视人主，如置诸股掌之上，而处心积虑，窃权盗威，不待宫中称为二圣，早已视为天下一人，蓄之久，故发之烈，谋之深，故施之残，汉唐宗室几尽，不死于盗贼而死于一淫乱妇人，良有以也。履霜坚冰，宜慎之于始，惟器与名，不可以假人，古人早已言之矣。

(近)[古]体诗平仄

会稽陶篁邨□□元藻《皃亭诗话》云：「近体诗之有平仄，人人知之，古诗亦有平仄，人未之知也。有此字宜平而用仄，则不能振响，有此字宜仄而用平，则非瘠即僵，且有宜上宜去而误用入声，亦读之碍口。此中平仄，不但与近体诗平仄迥然不同，即与长庆体换韵诗之平仄亦有异。其道可以意会，不可

以言传，惟熟读韩、杜、苏、黄五七古久且多，则落笔自然合拍。」又云：「三百篇之佳，全在比兴处见性情。近人只晓得赋，忘了比兴，如何能绵邈深远，而一唱三叹之神，亦荡然矣。比语多在起处，汉魏诗之妙，偏能于中幅着笔。如『枯桑知天气，海水知天寒』，『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之类。是文章中离法，亦是横插法。盖不离则笔不生动，不横插则意不沈顿。」云云。声木谨案：□□所言，可补《声调谱》所不及。诗之有比兴，最为诗中高格，后人间亦有此种境界，但知之者甚少。□□揭出以告后人，于诗道深为有裨矣。

论钞文中式

同治丁卯，南皮张文襄公之洞，与□□□□□□□□□□，同典浙江乡试，次题为□□□□□□□□□□。先文庄公旧有是题制义。前数年，曾延海宁钱根珊广文□□为嗣兄少良明经贻孙授读，先文庄公制义稿本向存于明经处，广文见之，录副以去。及期，此文恰与题合，其子□□遂录之，中式第□□名，复刊于本科闱墨中，颇为文襄称赏。广文书谢，并告以故。先文庄公复书，盛称其家学渊源，教子有方，理应中式，不关此文之事，后来仍时常称广文为正人诚实。不期复有□□会试，□□□□□录先文庄公《孝慈则忠》制义中式者，终不自承，然实内愧不安，以后改称先文庄公为「我师」，先文庄公亦不与计也。又咸丰□□江阴沈品莲方伯保靖会试场中，携有先文庄公制艺稿本，亦有一题，为先文庄公当年所私拟者，方伯并未录入。后偶与先文庄公言之，先文庄公惊问：「场中未携吾稿乎？」方伯谓场中实亲见此题文。先文庄公因询以何不照录。方伯亦惊谓：「吾岂能钞君文中式。」先文庄公日后亦甚称之，并言两公识见，皆不可及云云。声木谨案：方伯夙精申韩之学，于二子研究甚深，撰《韩非子录要》一卷，又撰《读孟集说》七卷、《怡云堂内集》一卷、《戊子集》一卷、《杂文》一卷、《诗集》一卷，统名《怡云堂全集》，宣统元年三月，其子叔佩□□□□家刊本，同邑外甥庄纫秋观察纶裔为之校勘印行，予已录其目于《续补汇刻书目》中。方伯少时，与先文庄公、同邑潘琴轩中丞鼎新，同在北京□□寺一室中读书十年，皆从合肥李文忠公鸿章受业，后皆贵显，颇为时人所艳称，故并记之于此。

论孝继父

明吴县俞子容□□弁《山樵暇语》云：「近见莆田民有随母出嫁而割股疗继父之疾，有司以孝闻。吾乡刘公纓适掌京堂，判云：『弃本姓而冒他姓，义已不明；毁父体以活父，孝将安在。』时皆服其明识。」云云。声木谨案：有司以孝举，不失教孝之道，刘公则判语荒谬，万不足为训，请申言其义。程子

虽言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本属有激而言，实非圣人中庸之道，已有论，见《口笔》卷口。乡妇改醮，几成为千古风俗之习惯，虽圣王亦不能教化。若皆认继父为父，即弑逆亦不能为罪，是率天下而为乱矣。继父若待之以恩，则割股疗继父疾不失为愚孝，焉能目为活父仇。北宋范文正公仲淹，其母改适朱氏，后位至将相，朝廷每有封荫，自使朱氏子承受，以报养育之恩，真圣贤之用心，为千古之圭臬。若认为父，以文正当时之势力，岂不能因事以戮其全家，而乃报答卵翼朱氏之子孙如此，后人称之为大贤，入祀孔庙，其故何欤。刘氏之判，实为长乱助虐，而一时皆服其明识，吾不知所谓明识者果何在也。

洋进士等事

光绪末年及宣统初年，国朝名器之滥，为历代所未有，动辄赏几品京堂，或调部授丞参。乳臭未干者，亦多蒙此恩泽，庞然自大，亦无人以京堂视之。各国留学生考试，赏翰林、进士、举人有差，又有牙科进士等名目，意在崇拜西欧，极力则效。据西欧人云，牙医一科，各国并不重视，安有类于进士等名目。此又变本加厉，腾笑万方，无怪洋翰林、洋进士、洋举人啧啧在人耳目。尤可笑者，日本留学生多有未入学堂，只购各校讲义一部，作为校外生，不知如何，亦得文凭。日本各校，虽有此章程，便于不能入学者，在家研习，每届考试之时，亦可应考，一例甄别，是虽不入学，尚须熟读讲义也。中华人则不然，既不入学，并可读讲义，届时亦可高列，人多谓金钱作用，理固宜然。中有某某为早稻田大学校外生，本校既属高材，考试又授检讨，名列清班，朝廷特许，谁敢不遵。闻其致书旧馆职，前辈误为「前辇」，研究误作「研究」。时人作一联以嘲之云：「辇辇同车，夫夫意作非非想；究究同穴，九九还须八八除。」为一时传诵。予谋食济南时，仪征吴竹楼学使筠孙笑而告予者，固当不谬。湘潭王壬秋孝廉闾运，亦于是时特授翰林院检讨，并加翰林院侍讲衔，尝笑谓人云：「我倒沾了他们的光，你看我可象个翰林。」是直以翰林为嘻笑怒骂之具矣。清社以屋，不亦宜乎！

论桂学答问

南海康更生工部有为，撰《桂学答问》一卷，光绪□□□□上海大同译书局石印本。自序谓：「着书讲学，恐多士昧于读书门径，故疏通证明以诱之，陈说所闻，以告多士之意。」云云。声木谨案：书中如云《廿四史》宜全读，新学读史，日一二卷，其后渐习，日可叁肆卷。《史记》一百三十卷，《汉书》一百廿卷，除表三十卷不能遽读，皆百卷，《后汉书》亦百卷，一日一卷

，三百日可毕，一日三卷，百日可毕。《三国志》六十五卷，《晋书》一百三十卷，《南史》(三)[八]十卷，《北史》一百卷，共三百七十五卷，一日三卷，亦百日可毕。《宋书》一百卷，《齐书》五十九卷，《梁书》五十六卷，《陈书》三十六卷，《魏书》一百十四卷，《北齐书》五十卷，《北周书》五十卷，通四百六十五卷，一日三卷，亦百日可毕。《隋书》八十五卷，《新》《旧唐书》四百廿五卷，《新》《旧五代史》二百廿四卷，一日三卷，约二百日可毕。是一年半，可读十九史矣。其《宋》、《辽》、《金》、《元》、《明史》，一年半，无不阅遍。此皆为中人之资言之，计日成功，无不可至。若异敏之士，尚不待此。即资质稍鲁者，加倍其日，亦三年可通全史矣。又云魏氏源《诗古微》，阎氏若璩《古文尚书疏证》，胡氏渭《禹贡锥指》、《易图明辨》，惠氏栋《易汉学》，江氏永《礼书纲目》，秦氏蕙田《五礼通考》，及一切今学经说可先读，除礼书两种卷数稍多外，余书一月可毕。又云《大戴礼》当与《小戴礼记》同读，皆孔门口说，至精深也。《尚书大传》、《韩诗外传》，亦皆孔门口说，与《繁露》、《白虎通》同重。数日可毕。又云《说文》虽有伪窜，而为古今文字之荟萃，学者当识字，不可不读。以段氏注为经，而王氏荦友《说文释例》为纬，《说文逸字》、《说文外篇》、《说文新附考》、《说文引经考》、《说文答问》皆可考。《文字蒙求》可先看，以得六书之序，童子最便。《说文检字》亦便初学，《说文声读表》可知文字多由声出，亦宜并阅。一月可毕。或每日看二三十字，则不费日力，亦一年可毕。又云西汉时书皆经说，宜读。如陆贾《新语》，贾子《新书》[桓宽]《盐铁论》，刘向《说苑》、《新序》、《列女传》，皆今学家纯完之书，可与《公》《谷》互证，且多七十子口说，大义存焉，可为瓌宝。《太玄》、《法言》、《论衡》有杂伪说，可择观之，然亦有今学说，可互证也。十余日可毕。又云周秦诸子宜读。各子书虽《老子》、《管子》，亦皆战国书，在孔子后，皆孔子后学说，虽相反，然以反比例明正比例，因四方而更可得中心，诸子皆改制，正可明孔子之改制也。《吕氏春秋》、《淮南子》为杂家，诸家之理存焉，尤可穷究。子家皆文章极美，学者因性之所近，熟读而自得之。浙江二十二子本最精，若不可得，则武昌之《百子全书》或《汉魏丛书》皆可看，十子本太劣。诸子一二月可毕。又云《国语》为残本，且多窜乱，然故是春秋文字，亦须读。《国策》亦当读。《逸周书》、《山海经》、《穆天子传》三种皆伪书，然甚古，亦当一考。十数日可毕。又云《水经注》详于山川，且最古雅，可先读，数日可毕。又云读史当读编年及纪事以贯串之。编年之史，莫如《资治通鉴》、《续通鉴》，纪事则有《左传纪事本末》、《通鉴纪事本末》、《宋》、《元纪事本末》、《明史纪事本末》，皆史中精绝之书，可熟观精考

，数月可毕。据工部所云，《廿四史》以中人之资言之，两年可读遍。即资质稍鲁，加倍其日，亦三年可通全史。《诗古微》等五书，一月可毕，《大戴礼》等四书，数日可毕，《说文》等十书，一月可毕，《新语》等九书，十余日可毕，《老子》等《百子全书》，或浙刻廿二子，或《汉魏丛书》，一二月可毕，《国语》等五书，十数日可毕，《水经注》数日可毕，《通鉴》等二书及《纪事本末》等五书，尚须熟读精考，亦数月可毕。姑无论其言之是否，此等自欺欺人之说，竟出自坐拥皋比，手执教鞭之口，试问古今天下读书，有如此容易者乎？此尚为中人之资计日程功，无不可至。若异敏之士，尚不待此，更可减少年限。以上所列之壹百肆拾陆种，卷帙浩繁诸书，仍以资质稍鲁者读之，不足肆年即可读遍，且有熟读精考者，古今天下有是理乎。若以此衡之，无论何人，只须费肆年之力，即可淹通羣籍，成为宏才博学，睥睨一世。若再加数年之力，数千年载籍皆可读遍。古今天下是否有是人，有是理乎。工部所言，直梦呓耳！

秦良玉一门忠义

秦葵字载扬，忠州人，郡学贡生，石砮土司秦良玉之父。好读书，不汲汲于荣名，尤长于兵法。尝谓其二子曰：「天下将有事矣，尔曹能执干戈以卫社稷者，方称为吾子也。」后良玉以一妇人，晋职太保，子邦屏、民屏，孙拱明、翼明，皆以武功名，皆葵庭训有以致之。自号为鸣玉逸老。又云：秦良玉者，忠州贡生秦葵女，石砮宣抚使马千乘妻。兄邦屏、邦翰，皆以援辽力战死。千乘为部民所讼，病死狱中，良玉代领其众。良玉为人饶胆智，善骑射，兼通词翰，仪度娴雅而驭下严峻。每行军发令，戎伍肃然，所部号白杆兵，为远近所惮。逊之按行其营，与论兵事，误曳其袖，良玉引佩刀自断之，其贞操如此。张献忠僭号四川，良玉号咷曰：「吾兄弟二人，皆死王事，吾以一妇人，受国恩二十年，不幸至此，其敢以余年事逆贼哉！」悉召其部，约曰：「有从贼者杀无赦。」献忠铸金印，賚之易其官，不为屈。贼党无敢入其境者，于是秦良玉亦死。又云：秦邦屏，《明史·秦良玉传》：泰昌时，征兵援辽，良玉遣兄邦屏、弟民屏，先以数千人往。朝命授邦屏都司僉书，民屏守备。天启元年，邦屏渡浑河战死，民屏突围出。兵部尚书张鹤言：浑河血战，首功数千，实石砮、酉阳二土司功，宜录邦屏子，进民屏官。乃赠邦屏都督僉事，锡世荫，与陈策等合祠。又云：秦民屏，《明史·秦良玉传》：天启元年，部议再征兵，良玉与民屏驰还，而奢崇明党樊龙反重庆。良玉率民屏及邦屏子翼明、拱明，扼贼归路，贼出战，即败归，擢民屏参将，翼明、拱明守备。已而成都解围，良玉还军，攻二郎关。民屏先登，已克佛图关，复重庆，民屏进副总兵

，翼明、拱明进参将。三年冬，民屏从战大方，屡捷。明年正月，退师，贼来袭，战死，二子佐明、祚明得脱，皆重伤。良玉请恤，赠都督同知，立祠赐祭，官二子，而翼明、拱明皆进官至副总兵。拱明值普名声之乱，与斗死，赠恤如例。又云：秦拱明，《胜朝殉节诸臣录》：副总兵秦拱明，忠州人，都司邦屏子，普名声之乱，与贼力斗死。乾隆四十一年，赐谥烈愍，祀忠义祠。又云：秦翼明，《明史·秦良玉传》：忠州人，兄邦屏。天启元年，奢崇明党樊龙反重庆，良玉率邦屏子翼明至重庆南坪关，扼贼归路。贼出战，即败归，擢翼明守备，进参将。明年，进副总兵。崇祯三年，永平四城失守，良玉与翼明奉诏勤王。会四城复，乃命良玉归，而翼明驻近畿。明年，筑大凌河城，翼明以万人护筑。城成，命撤兵还镇。七年，流贼陷河南，加翼明总兵官，督军赴讨。明年，邓死，以所部皆蜀人，命翼明将之。连破贼于青岩河、吴家堰、袁家坪，扼贼走郟西路。部将败，不以实闻，革都督衔，贬二秩。己从卢象升逐贼谷城，贼走均州，翼明败之青石铺，贼入山自保，翼明攻破之。连破贼界山、三道河、花园沟，擒黑煞神、飞山虎。贼出没郟襄间，抚治郟阳苗胙土遣使招降，翼明赞其事，为贼所持，卒不降，翼明、胙土俱被劾。己而贼犯襄阳，翼明连战得利，屯兵庙滩，以扼汉江之浅，而罗汝才、刘国能自深水以渡，遂大扰蕲黄间。卒以郟襄属邑尽残，罢胙土，切责翼明，寻亦被劾解官。崇祯十六年冬，起四川总兵，道梗，命不达云云。以上均见同治十二年八月，特授忠州直隶州事渤海高菊坡刺史若源等监修《忠州直隶州志》。声木谨案：明季女将军秦良玉，已见《三笔》卷拾，兹更录《忠州志》。其父子兄弟，子侄媳妇，皆勤于王事，以死报国。其忠贞节概，洵属间气所鍾，非偶然矣，故复录之。

江藩古书疑义

德清俞荫甫太史樾，撰《古书疑义举例》七卷，刊入《□□杂纂》中。南皮张文襄公之洞云，「此书甚有益于学者」云云，见《书目答问》自注中。声木谨案：我朝经术昌明，人材辈出，超越两代。古书疑义，干嘉诸儒屡有发见于所撰各书中，至高邮王氏，更历举义例于《王氏四种·经义述闻》各书中。嘉道间，甘泉江子屏茂才藩，撰《经解入门》八卷，成于晚年。书虽付刻，尚未竣工，而茂才遽卒，是以传本绝少。光绪年间，于越徐仪吉以重金购得其副本，爰为剞劂。于光绪戊子首夏，由上海鸿宝斋石印写字本。复于光绪□□□□□[庚寅槐荫书屋]石印写字本，惟后出字迹较小。虽系石印本，转瞬已石印二次，是当时士林重视其书可知。予于十六七岁时，即得见此书。当时慕经师之名，颇欲有志于经学，宝此不啻珍秘，无异得一导师。后以微言大

义，实难窥测，注释训诂，已尽见《经籍纂诂》，多陈陈相因，不易出前人窠臼，遂辍而弗为。全书为茂才自撰解经义例，共伍拾贰篇。末一卷系辑录周中孚等拾伍家释经之文。其第柒篇，为茂才自撰之《古书疑义例》，开示涂径，尤属有益经训。太史后撰《古书疑义举例》，体例全从此出，兹将全文录之。文云：「读书求信也，而求信必自求疑始。古书之疑不可不明，即古书之例不可不审，今为约举可疑之例如左：古书有倒句例，有倒序例。有错综成文例，有参互见义例。有上下文异字同例，有上下文同字异例。有两事连类并称例，有两事传疑并存例。有两语似平实侧例，有两句似异实同例。有以重言释一言例，有以一字作两读例。有语急例，有语缓例。有倒文就韵例，有变文协韵例。有蒙上文而省例，有称下文而省例。有因彼见此例，有因此见彼例。有一人之辞自加『曰』字例，有两人之词反省『曰』字例。有文具于前而略于后例，有文没于前而见于后例。古人行文不嫌疏略，不可以疏略而疑。古人行文不避重复，不可以重复而疑。古书传述每有异同，不可以其异同而疑。古人引书每有增损，不可以其增损而疑。古人称谓与今人不同，不可据今以疑古。古书称名常有寄寓，不可以假而疑真。古有以双声迭韵代本字，不可以其代而妄改。古有以读若字代本字，不可以其代而疑岐。古有以大名冠小名，又有以大名代小名，复有以小名代大名，不可以执一论也。古有以美恶而同词，又有以高下而(同)[相]形，复有以反言而见意，不可以偏见拘也。若乃有以叙论并行者，皆以为叙，则失矣。有以实字活用者，皆以为实，则失矣。有以语词迭用者，误易焉，则失矣。有以语词复用者，误改焉，则失矣。有于句中用虚字者，倒易之，则失矣。有于上下文变换虚字者，妄疑为误，则失矣。有反言而省『乎』，增之则失。有助语而用『不』字，删之则失。古书『邪』『也』通用，『虽』『唯』通用，分之则失。古书发端之词不同，连及之词不同，泥之则失。又有衍之一例。有因两字义同而衍，有因两字形同而衍。有涉上下文而衍，有涉注文而衍。有衍即有误，有因误衍而误删者，有因误衍而误倒者，有因误衍而误改者，有因误衍而误读者，此因衍而误者也。又有一字而误为两字者，有两字而误为一字者。有重文作二画而致误者，有重文不省而致误者。有因注文而误者。有因阙文作空闕而误者，有本无阙文而误加空闕者。有上下两句而倒误者，有上下两字而互误者。有两字平列而误易者，有两句相因而误倒者。有字以两句相连而误迭者，有文以两句相连而误脱者。有因误夺而误补者，有因误字而误改者。有因误补而误删者，有因误删而误增者。有不识古字而误改者，有不达古义而误解者。有两字一义而两解者，有两字对文而误解者。有两字平列而误倒者，有两文疑复而误删者。有据他书误改者，有据他书误解者。有分章错误者，有分篇错误者。以上各条，王伯申尝为我略言之，其《经

义述闻·通说》中，间亦说及。余因推广其说，以示有志于经者。」云云。细玩太史撰《古书疑义举例》，实以此篇为蓝本，而书中无一语道及，迹近攘善，诚为太史惜也。

论官场规矩

庚午九月初三日，《晶报》云：「宁波巨商周湘云，为前清江苏候补道，衙参日诣官厅。时藩臬两司均至，向例藩居上首，学臬次之。湘云向藩司陆申甫问贵姓，臬司朱竹石代答曰：「此是方伯。」湘云遂称「方翁」，阖座哄然。湘云乃自此返沪，不作宦海生涯矣。」云云。声木谨案：闻复有□□□□□观察□因公衙参，所服者为女子黼黻。同官厅者笑之，告之以故，观察傲然不信。言时涡阳周静渔方伯儒臣在座，闻之，笑曰：「连雀子牝牡尚未能认识清，亦思作官乎！」方伯因言：有某部郎，考取军机章京，初次到差时，□□沈叔眉侍郎源深，以三品京堂，充军机领班章京，适于本日奉上谕，署理□部□侍郎。旧例：领班章京坐处，与他章京有别。某部郎直前问姓名，侍郎不答，叫出苏拉，谓之曰：「你将某老爷请出去，告以我之姓名可也。」凡军机处当差用人，例谓之苏拉。某部郎以正途出身，尚有此误，亦何怪两观察如此。侍郎后任□部□侍郎，即欲充军机大臣。俗谓由小军机径充大军机，谓之上堂，国朝由是迁擢，有一二人。同僚挤之，出为福建正主考官，未及出，闻复简任福建学政。侍郎终不悻，疽发于背，即卒于福建试院。侍郎若外任，回旋三年，还朝后，终有上堂之一日。因急于一时，致遭不幸，深为可惜。侍郎以年十六捷南宫，与先文庄公为咸丰庚申会榜同年。少年科第，仕宦复称意，先文庄公尝称之，又尝惜之也。

金荣镐论辞达二字

韩阳陈瀛士孝廉从潮，撰《韩川文集》十卷、《文外集》二卷、《诗集》七卷，嘉庆庚申九月，梧阴书屋自刊本，目录予已录入《续补汇刻书目》及《苕楚斋书目》中。其文集前，建宁金芑汀孝廉荣镐序云：「自欧阳庐陵学韩昌黎而以古文名世，后之学者，因奉昌黎为古文大宗。昌黎论文，莫详于《答李翊书》，而荣镐窃谓是书之旨，有可以一言蔽之者，如夫子所谓辞达而已者是也。其言取心注手，汨汨其来，浩乎沛焉者，达之义也。言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非圣人之志不敢存者，所以正达之本也。言不可不养气，气盛而言之短长，声之高下皆宜者，所以裕达之才也。又言平心察之，醇而后肆者，则欲人慎其所以达，使所言不谬于圣人也。夫子生羣圣后，特揭言为文之旨，以树学者之鹄。昌黎生夫子后，能发明所揭之旨，以正学者之趋，此其所以为古文大

宗者与。然则不有庐陵其人，不可谓之能学韩也。庐陵曰：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若子云、仲淹，方勉焉以模言语，此道未足而强言也。盖道胜而文至者，达也，取心注手焉已矣。道未足而强言者，非达也，模言语焉已矣。自子云、仲淹犹不免此，故曰不有若庐陵其人，不可谓之能学韩也。」云云。声木谨案：金孝廉夙从建宁朱梅崖广文仕琇受古语法，与同邑朱和鸣茂才雝、余羽皋□□仕翱、新城鲁絜非明府九皋，皆以工古文词鸣一时，语见宁化吴清夫广文贤湘《甚德堂文集》中，予已录入《桐城文学渊源考》。金孝廉所撰《芑汀古今文》□卷、《遗诗》□卷，已刊，未见。此文专解「辞达」二字意义，最为深切着明，能发明韩欧为文之旨，亦学人所宜知也。

万首唐人绝句增删本

南宋鄱阳洪文敏公迈，于淳熙间，编辑《万首唐人绝句》一百卷，于绍熙元年十一月，自刊于蓬莱阁。三年三月，复进呈寿皇圣帝，即当时高宗之称，甚为嘉纳，赐茶一百夸、清馥香一十贴、熏香二十贴、金器一百两。至明万历丙午秋月，灵岩黄习远伯传为之窜补，重编为四十卷、目录四卷。卷中于补者注明「补」字，去者则无从查考。据其凡例所云，虽为窜乱，尚有体例，较之明人窜乱他书，犹有间焉。吴郡赵宦光凡夫寒山小宛堂为之刊定，在近时亦甚不易觐。声木谨案：卷首有《唐风四始考》，颇为简明，因录之于此。文云：「初唐自高祖武德至玄宗先天，凡玖拾伍年。盛唐自玄宗开元至代宗永泰，凡伍拾叁年。中唐自代宗大历至文宗太和，凡柒拾年。晚唐自文宗开成至哀宗末年，凡柒拾壹年。四唐自高祖武德戊寅至哀宗末年乙丑，凡贰百玖拾年。」云云。卷中文敏重华宫投进札自称「么余生」。当时文敏官焕章阁学士、宣奉大夫、提举隆兴府五隆万寿宫、魏[郡]开国(郡)公，食邑贰千伍百户，食实封贰百户，而以「么余生」自称，殊不可解。

杨希闵论诗文

新城杨息斋舍人希闵《读书举要》云：「诗文之事，止要不入魔道。其高下浅深，自关根本，发见者诗文，所蕴蓄不在诗文也。」云云。声木谨案：舍人从新城鲁絜非明府九皋受古语法，故言之亲切有味若此。舍人生平复精于考证，勇于撰述，刊行者约数十种，已见于《桐城文学渊源考》及《撰述考》中。

四笔卷六

论文臆说转录文翼语

四学使名节

通志堂经解节本

论有庠

英轺日记等代撰人

元代学田

袭韩非子语

明海瑞无忌惮

北宋黄庭坚读书法

赵新撰述

吴德旋论诗

各国废皇财产

论史载闺门丑恶事

延澄友劝善

冯煦论男女

钱馥撰述

楚人论直

明韩邦靖撰述

许遇家学

苕楚斋四笔卷六

庐江刘声木十枝撰

论文臆说转录文翼语

湘乡曾文正公国藩，撰《论文臆说》二卷，未刊。文正致同邑刘孟容中丞蓉书，自云「只四十页」，见于文正书牘。光绪甲午阳月，萧山陈根儒观察光淞，手钞其外舅无锡薛叔耘副宪福成所编之《论文集要》四卷，石印写字袖珍本，其卷三一卷共廿二页，即为文正论文之语。自注谓据张廉卿手钞本摘录者，言明摘录，决非文正原本可知。惟其中颇多钞录阳湖吴耶溪茂才铤《文翼》三卷中语，然文正亦非盗取他人书者，当是文正当时实见《文翼》刊本，爱其论文之语，录于《论文臆说》中，然未尝书明名氏及书名于卷中，仍未脱明季山人撰述不注出典之恶习，亦不必曲为之讳。茂才文学，已略着于《桐城文学渊源考》中。其所撰《文翼》三卷，论文之语，最为精凿，中多述其师宜兴吴仲伦茂才德旋等往复论辨，发古人所未发，实可卓立千古，无怪文正录入《论文臆说》者独多。予自少时，即欲编辑《桐城文学渊源考》及《撰述考》二书

，征引必须依据原书，不能向壁虚造，搜罗桐城文学家撰述，费尽心力，始获《文翼》一帙，为道光十六年，同里刘廉方□□晓华、歙县王守静上舍国栋刊行印本。至为难得，予已编入《桐城文学丛刊》中。惟寥人绵力至薄，尚未能为之印行，以为研究古文词之用。文正《论文臆说》二卷原本，录入茂才语必更多，俟他日见之，再行覆勘。兹先以副宪摘录之本中录茂才《文翼》之语条列于后，以供后人考核，庶亦不没两茂才师弟相承，讲习古文词意，欲传之无穷也。「退之以扬子云化《史记》」一段，见《文翼》卷一第四页。「八家惟韩、欧、东坡门径最大」一段，见同上。「柳、王、老泉、子固，精与谨细，而未能自然神妙者也」一段，见同上。「长于《易》者，其言精深而奥洁」一段，见《文翼》卷一第十七页。「望溪规模极大，而未能妙远不测，风韵绝少」一段，见《文翼》卷一第十五页。「史公之洁，在捭落千端」一段，见《文翼》卷二第七页。「曾子曰出辞气，斯远鄙倍矣」一段，见《文翼》卷二第十页。「孙可之云词必高，然后为奇」(二)[一]段，见《文翼》卷一第廿二页。「惜抱云文士之效法古人，莫善于退之」一段，见《文翼》卷二第十五页。「凡作文从四面写来，似无伦次」一段，见《文翼》卷二第廿八页。「欧公《惟俨集序》，纯以转掉作起落之势」见《文翼》卷一第十一页。

四学使名节

湘潭杨重子□□钧《草堂之灵》云：「吾邑罗顺循，名正钧，博闻强识，下笔千言，喜船山学，作《船山师友录》。辛亥以后，伏居陋巷，不与世事，袁项城招之，不顾也。其人为慷慨悲歌之士，陈同甫一流人物。作《辛亥殉难录》，得百数十人。前年物故，余挽之云：『为《殉难录》，不为殉难人，船山之术如此；有济世才，又有济世学，贾生之哭何穷。』」云云。声木谨案：宣统元二年间，学使任山东提学使，未几投劾去官，迎养归里，卜居长沙城外。虽当时极为夫己氏所赏识，荐牍中至有曾胡而后，再见斯人之语，推挽可谓至矣，卒不为势利所诱惑，愿为朝臣，不愿为家臣，皜然不污泥滓，明君臣之义，立人道之防，较之同升诸公，依草附木者，可谓熏蕪异气，鸾枭异性，杨氏仅以陈同甫一流许之，未免轻视之矣。所撰《船山师友记》十七卷、《卷首》一卷、《目录》一卷、《船山年谱》□卷、《左文襄公年谱》十卷，光绪丁未，陆续自刊本。惟《辛亥殉难录》□卷，未见传本，尤属有功名教，惜未能付之剞劂，与钱塘吴子修学使庆坻所撰之《辛亥殉难记》五卷、《卷首》一卷、附《殉难表》□卷并垂天壤，昭示日月。吴学使书，丙辰排印本，搜罗文武男女壹百伍拾余人，名数实与罗学使相埒。吴学使于宣统三年见国事日非，慨然引去，亦可云高举远识，急流勇退。予以餬口在湘，时聆教诲，每言及

国事，辄悲天悯人，慨叹无已。古云视国事如家事者，吾于吴学使见之矣。东莞张豫泉学使其淦任安徽提学使，陈子励方伯伯陶任江宁提学使，行迹与罗吴两学使相类，已见予《口笔》卷口岂我朝末造，忠义文学之士，尽在提学使一职乎，亦天地正气所锤也。

通志堂经解节本

桐城方望溪侍郎苞，于晚年节录《通志堂经解》，治之三反，始删其繁芜，去叁之贰，理明词达，学者易于观览，惜其书不传，予已载入《桐城文学渊源考》中。桐城萧敬孚征君穆《口口札记》云：「当咸丰口年，桐城初陷于粤匪之时，自己竭力收桐城人撰述，曾得见侍郎《通志堂经解》删节原本数十大册，约少全书叁之壹，急购藏桐城乡间。后屡经粤匪焚掠，所收数万卷尽为灰烬，深为可惜。」云云。声木谨案：宁化吴清夫广文贤湘《甚德堂文集》中，有《张惕菴先生传》云：「张甄陶号惕菴，侯官人，举丙辰鸿博，乾隆乙丑进士，选庶吉士，改编修，旋改知县，历主云南五华、贵州贵山书院。丁酉归里，适梅崖先生以病去讲席，延先生代之，于是主鳌峯三年。先生歿，士奉主，与梅崖先生同普院祠。先生邃于经，主五华时，尝芟薙《通志堂经解》，存其精要，为壹百陆拾卷，刊之，名《正学堂经解》，盖历十年而书始成。」云云。是方侍郎平生未竟之志，不意张明府竟能踵为之。书虽已刊，予访求数十年，从未见刊本，及见他人著录。或系刊于天南，未能流行江淮也软。

论有庠

南宋王象之《輿地纪胜》引《道州风俗记》云：「地产民多矮，每年配乡户贡其男，号为矮奴。阳城为刺史，不平以良为贱，又悯其编氓，岁有离异之苦，奏停其贡。民皆赖之，无不泣荷。」云云。声木谨案：光绪季年，各省督抚奏请改蛮户、畚民、堕民口口等为平民，谓之脱籍，当时以为特例，不知唐末阳城已行之于千余年前，诚属圣王仁政之一也。道州为永州府属地，本獠杂处。《太平御览》引《道州图经》云：「昔舜封有庠国即其地。」云云。尧舜皆以至德闻，舜更以孝友昭示天下后世，当年封象于此地，未知其意。《孟子》云：「虽然，欲常常而见之，故源源而来。」云云。考舜都于蒲坂，故城在今山西蒲州府永济县，亦曰虞都城，地在山西省尽西，与陕西同州府相连。永州在湖南省西南，已属边远之界，道州又在永州府西南，与广西省平乐府相近。永州府距蒲州府相离甚远。若封之为庠，富贵之也，使吏治其国而纳其贡赋，则诚为舜以孝治天下，昭然若揭。设之国之之后，欲常常而见之，故源源而来，则道路窵远，洪水初平，舟车之利未溥，焉能若是之易？所谓「尽信《书

》，不如无《书》」，孟子已自言矣。

英轺日记等代撰人

光绪季年，有固山贝子衔振国将军载振，俗称振贝子，撰《英轺日记》十二卷，相传实为(无锡)[太仓]唐蔚芝侍郎文治所代撰。光绪丁未□月，贝子辞差开缺之折，实为泗州杨杏城侍郎士琦所代拟。南皮张文襄公之洞，撰《劝学篇》二卷，于光绪戊戌，曾进呈御览，一时风行海内，相传为□□杨□□□□锐所代撰。其寿合肥李文忠公鸿章七十寿序，其中措语失当，致为嘉定徐季和大理致祥所纠参，实为武进刘葆真太史所代撰。皆愿意让善也。太史中光绪壬辰会元，会试榜发，坊间所刊草题名录，「毅」字讹为「杀」字，以致一时京师喧传会元为刘可杀，太史闻而惴惴。及庚子避乱回南，行至通州，果死于拳匪乱刃之下。同人怜之，为之辑刊《刘太史遗集》二卷。中有代许□□撰文忠七十赐寿诗贰百韵，武进赵少芬□□震，复编入《毘陵诗录》中。许□□，予疑为即奉新许文敏公振祜，未知是否。蒙古巴哩克[氏]延子澄学士清《锦官堂诗草》中，有《光绪甲辰四月初六日早诣颐和园仁寿殿引见蒙恩补授翰林院侍读恭纪五言排律二百韵》云云。太史寿诗用意，亦与学士同，欲以多为贵。实则多即未必贵，有弊无利之事，前人虽间有为之者，后人亦不必效颦也。

元代学田

胜国时郡县俱有学田，其所入谓之学粮，以供师生廩饩，余则刻书，以足一方之用。工大者，则纠数处为之，以互易成帙。故校刻画，类有精者，初非图鬻也。国朝下江南郡县，悉收入国学。今南监《十七史》诸书，地理岁月勘校工役并存，可识也。今学既无田，不复刻书，而有司间或刻之，然以充馈贐之用，其不工反出坊本下，工者不数见也。善乎胡致堂之论明宗曰：「命国子监以木本印书，所以立一义，去舛讹，使人不迷于所习，善矣。放之可也，鬻之则不可也。」或曰：「天下学者甚众，安得人人而放之。」曰「以监本为正，俾郡邑皆得为焉，何患于不给。国家浮费，不可胜计，而独靳于此哉！此冯道、赵凤之失也。」云云。语见明云间陆俨山□□《金台纪闻》。声木谨案：元代学校刻书，制度可谓尽美尽善，后人大可则效。各县均有学田，师生廩饩之余，则用以刻书，平日攻读之余，又可以校。世人贵耳贱目，只知宋本为贵，不知元刻间有官本，字画精审，不减宋人。是以元代主持华夏仅数拾年，人材辈出，实因师生恃有学田，可资温饱，得以优游岁月，致力于文章学问。非上行下效，制度美善，焉能如此。

袭韩非子语

岳阳君山上，有美酒数斗，得饮之，即不死，为神仙。汉武帝闻之，斋居七日，遣栾巴将童男女数十人来求之。累得酒进御，未饮，东方朔在旁窃饮之。帝大怒，将杀之。朔曰：「使酒有验，杀臣亦不死，无验，安用酒为。」帝笑而释之云云。语见□□□□□《岳阳风土记》引宋庾穆之《湘州记》。声木谨案：《韩非子》云：「有献不死之药于荆王者，谒者操之以入。中射之士问曰：『可食乎？』曰可。因夺而食之。王大怒，使人杀中射之士。中射之士使人说王曰：『客献不死之药，臣食之而王杀臣，是死药也，是客欺王也。夫杀无罪之臣，而明人之欺王也，不如释臣。』王乃不杀。」云云。《湘州记》一段，全袭《韩非子》一段，似此生吞活剥，真属下乘，宜其书之不传也。

明海瑞无忌惮

明长洲活埋菴道人徐武子茂才树丕《识小录》云：「海忠介清廉特立，自是熙朝直臣，第其为吾乡巡抚时，有意锄巨室，以至刁风四起，至不可遏。今缙绅之体日衰，尊卑贵贱日至紊乱，实始于此。方其锐意诛锄强暴时，吴中富贵实多不堪，有人投一讼牒，云告状人柳跖，告为首阳薇田百顷，为伯夷兄弟强占，云云。其言滑稽可笑，忠介自此亦少止。乃知人不可好名，好名必有流弊也。」云云。声木谨案：琼山海忠介公瑞，其自命以刚为主，故自号刚峯，迹其生平，全昧孔孟中庸之道。初不过欲为矫枉过正，特立独行之辈，久之愈壮，气愈狂，遂至横决不可一世，犯上作乱，成为无父无君，无忌惮之小人。世人常以与合肥包孝肃公拯为比，而实非其伦也。《御批通鉴辑览》云：孝肃立朝刚毅，贵戚宦官为之敛手，闻者皆惮之而已，初未闻锐意诛锄强暴，吴中富贵实多不堪也。又云：「孝肃言：『东宫虚位日久，天下以为忧。夫万物皆有根本，而太子者，天下之根本也。根本不立，祸孰大焉。』仁宗曰：『卿欲谁立？』孝肃谓：『臣非才备位，所以乞豫建太子者，为宗庙万世计尔。陛下问臣欲谁立，是疑臣也。臣年七十，且无子，非邀后福者。』仁宗喜曰：『徐当议之。』」云云。观其告仁宗之词，何等委婉，及仁宗一问，亟惶恐不安，自明心迹。更何敢指斥乘舆，视同儿戏，自命直节，如忠介所为。盗憎主人，民恶其上，由来已久。若有人助之憎，助之恶，人民未有不乐从，爱之如父母，归之如流水者。忠介历知人民中下愚为多，而具中人之产者甚少，掳富救贫，抑尊就卑，愚民自无不歌颂。忠介欲见好于愚民，遂不惜甘冒名分，以要誉于天下后世。茂才生于明末，目睹大乱，生民涂炭，四海为墟，皆由于缙绅之体日衰，尊卑贵贱日至紊乱，实始于此，为厉之阶，痛切言之。殆至世祖章

皇帝定鼎燕京，仍以定尊卑，明贵贱，崇仁重义，而天下定矣。

北宋黄庭坚读书法

北宋分宁黄山谷知州庭坚《与洪甥驹父书》云：「尺璧之阴，常以三分之一治公家，以其一读书，以其一为棊酒，公私皆办矣。」云云。语见《山谷刀笔》。声木谨案：知州此语最佳，真得读书之秘诀。三代读书，亦必藏焉休焉，息焉游焉，决非终日疲精劳神于简册中者。凡人苟能勤学好问，每日光阴以三分之一读书，岁月浸寻，历久不渝，何患不学富五车，才高八斗。奚必三更灯火，五夜鸡声，始能谓之读书乎。

赵新撰述

福州赵又铭观察新，撰《还砚斋全集九种》，光绪十年涂月，其子寿丞□□濂等家刊本。内系《周易述》四卷、《易汉学拟旨》一卷、《学庸题解参略》二卷、《续琉球国志略》二卷、《卷首》一卷、《杂着》四卷，即古文词，《古近体诗》一卷、《赋稿》十卷，即当年翰苑馆课，《文稿》八卷，即制艺，《试帖》一卷，予已录目于《再续补汇刻书目》中。声木谨案：观察名氏字上不列邑名，只列福州郡名，亦他书所罕见。统观全编，观察似喜研究《易》理，故编中言《易》理者二种。桐庐袁忠节公昶《浙西村人诗》注中，言观察尚撰有《古文辞类纂注释》□□卷。编中无一语道及，此等大撰述，不应漏略若此。

吴德旋论诗

宜兴吴仲伦明经德旋《答史仲仁书》云：「德旋于斯事，求之三十余年，至年过五十，方能稍窥古作者之意。大抵诗须有为而作，言在于此，意在于彼，乃为上乘。此子建、渊明，所以高出诸家之上也。六朝名家，固多风云月露之辞矣，而察其用意，亦非苟然，但未肖其心以出之耳。初唐古诗之佳者无异六朝，盛唐诸人乃近建安风格，然篇什既繁，则求其有为而作者已不能多。诗体至唐始备，故近体诗必以唐人为宗。五律则摩诘、襄阳、太白三家，各极其胜，子美门径尤大，以为能包王、孟、李三家，固未可知，实具海涵地负之象焉。七律则子美，而后义山独雄，然子美实无所不统，后人终莫能出其范围也。故此体可兼参宋调，非若五言，直可将宋人束高阁也。近有名流数辈，谓韩苏二公非能作诗者，固是过论，然二公之诗，实须精择而善学之，其长篇曼衍无味之作，原宜从汰耳。方南堂诗有曰：『昌黎徧寰宇，坡老盈巷陌，牙齿非不聱，奈兹神理隔。』自乾隆以来，作者类喜贪多骋才，遂若韩苏二公为之

作俑者，南堂之言，诚非过激。」又《答吕月沧书》云：「德旋于文，求之一年而知之矣，于诗，则求之三十余年而后知。既知之后，阅近人诗，觉其与古人相合者，拾不得壹贰，故不轻与人言诗。德旋年二十余，专学昌黎诗数载。在都门时，百文敏公见而奇赏之，以月山诗册，属为删定。其中五古一体，痛为绳削，几如自作者居多，盖于昌黎果有似也。后又贰拾余年，始有见于阮嗣宗、陶渊明及唐之陈正字、常盱眙、柳柳州诸家所，憬然悟。惟同邑路质轩学博深信德旋之言，每相见论诗，穷昼夜不厌。质轩为古诗辄合，为今体则不能佳，此其才之所限也。前者微与足下言诗，觉足下所见尚浅，欲与足下深言之，念论交方始，遽于古文外更有规切，恐涉未信而谏之嫌，故每欲言而仍止，然意中殊觉歉然。德旋尝有句云：『一花亦有候，一果亦有期。言如无言者，果熟花开时。』昨诵来言，其亦足下果熟花开之时欤，既曰如无言矣，则虽终日言之而亦可也。试将旧所得于古人者，倒廩倾困而出之，以备采择焉。诗与文一也，皆以言中有物为贵，然所谓有物之言，古人言之备矣。吾生于数千载之后，不能言古人所未言之理，故须令言外有不尽之意，而所谓物者亦在其中，此于诗为尤要，以其体本宜于讽谕也。诗莫盛于李杜，夫人而知之矣。少陵之称太白也曰：『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阴铿。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泣鬼神非阴铿之所能也，而佳句实阴铿之所有也，无阴铿之佳句，而徒曰吾能惊风雨而泣鬼神，其不至于粗率放恣者几希。太白《古风》第一章曰：『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此不过故作抑扬之词，以激起『复[元古]』、『志[删述]』等句耳。太白一生推服谢宣城，而七言全出鲍明远，何尝轻视六朝也。赋者，古诗之流，侔色揣称，赋家所重，诗何独不然。昔人谓五律如四十贤人，着一屠沽儿不得，德旋谓各体皆然，非独五律也。用之当，则屠沽儿皆化为贤人，凡以云称而已。诗有正变，杜少陵为变之始，苏子瞻、黄鲁直为变之终，方其自正而趋变也，变而有其正者存焉。近人自变而益之变，正(始)之风[始]荡然矣。姚惜抱先生云：『文章之事，贵能开新境。』知正而不知变者，其境易穷，而佳处易为古人所掩，是固然也。德旋谓自变而返之正，而不规规于求似古人之形貌，则亦无患于新境之不开。古之称为大家者，一代之中，不过三数人而已。近世作者，人人欲为大家，安得一时遂有斗量之方家哉！贪为大家，病之所以丛生也，吾但可求为名家而已。学者之于诗，可不为也，而不可不知。德旋求之甚苦，得之甚艰，故自以为知之最深。诗本人情，该物理。惟其本人情也，故虽妇人女子，樵歌牧唱，皆可以有合。惟其该物理，故虽学士大夫，终身为之，而或终迷其源。德旋于足下，不宜有所隐，至今日乃得与足下畅言诗道，意甚愉快。王春卿、汪少海，如亦能信德[旋]之论者，或即以此简示之，此则在足下之察量矣。」云云。语均见《初月楼遗编》。声木谨案：明

经文章学术，授受源流，已详见予撰《桐城文学渊源考》及《撰述考》中。《遗编》为明经晚年所撰古文辞，仅捌拾叁篇，道光廿八年仲夏，秀水庄芝阶舍人仲方刊本，传本极为罕觐。诗虽小道，比之于文，其用更隘。明经以三十余年研求之力，苦心孤诣，垂老始能得其崖略，不惜尽举以告朋友生徒，使无误入歧途，可谓宅心仁恕，勤于教导，予故录之于此以志之。明经撰述，独《初月楼遗编》四卷、《诗续钞》一卷，传本至少。予拟编入《桐城文学丛刊》中，陆续排印，期与世人共见，惟寡人绵力极薄，不知终能偿此愿否。

各国废皇财产

辛未四月初二日，《时报》中有尸尘论世界各废皇之财力，中国废帝最贫一段云。云各国专制君主，已渐随世界潮流，扫荡以去，政体变迁及历史遗迹，尚有为人所注意者。顷见巴黎刊行之□□登有一文，亦饶兴味。据称诸废皇中，以德皇□□□为最富，有美金壹千万，存于外国银行。其于德国境内之地产，约值壹万万元，虽经政府没收，尚偿以柒千伍百万之收买价。而中国现年贰拾陆岁之逊帝溥仪，乃最贫者，其所执之珍宝，多属赝鼎，此外无他财产。今甫被逐之西班牙王阿尔方朔，亦财源无虞，约有美金壹千万。其妻维多利亚后之珍宝，价亦相埒，由巴黎估价，约值贰千伍百余万佛郎。而西班牙王于其本国境内，且有不动产甚多，闻已被新政府没收。于诸外国，亦多有投资之股份。葡萄牙废王□□现寄居英伦，亦非贫窶，有私产英金伍拾万镑。其共和政府，尚每年给以美金捌千元之赡养费。当其出国时，且携带行李箱篋肆百拾柒件，皇宫内木器陈设，及雪雷酒多瓶，均随身搬运而去。土耳其废皇□□去国时，除妻妾珍宝外，仅携有贰万伍千元，于外国银行亦无存款。然各君主能自善其后，不能栖身贫老院。土耳其之苏丹□□虽较贫，现居瑞士，由其故国之教会，每年给以壹万捌千元之赡养费。布加利国之废皇□□亦不为贫，彼甚聪明，当其未被逐之先，即以约定办法，每年捌拾万佛郎，分期由德国转交。希腊之废王□□出国时，携有拾贰万伍千元，然彼善自经营，亦得优游度日，云云。声木谨案：西班牙王阿尔方朔财产，旋于初三日，上海各报译登路透社马德里电云：「据西班牙财政部长所发出之公报，西班牙王室共有资产超过叁百伍拾万镑，大都为存于外国之证券股票。至于王室中人所有之饰物，及其它珍重物品，尚不在内。王室资产，系根据壹玖贰壹年底止，王室总管之账册，及其它不完全簿记而查出者。」云云。是外国废皇，皆富有资产，不忧贫困。外报所载，既为公论，亦是实情。内中以德废皇□□□为最富，亦实赖德国后任总统兴登堡不忘旧恩，睽怀故主，力为主持，发给偿金地产至为优渥，清单已见《[随]笔》卷[九]，始得如此。何晚近之世，忠君亲上者，多在彼族乎。

论史载闺门丑恶事

明莆田郑仲璧郎中瑗《井观琐言》云：「古史家凡闺门丑恶之事，人所羞称而厌闻，莫不备着，如《左传》载卫宣公、齐襄公等事，《史记》、《汉书》载诸王淫乱等事皆是。盖使人知为不善于幽闇之中，而不能掩万世之直笔如此，庶乎知所戒矣。仲尼删《诗》、《墙有茨》、《鶉之奔奔》、《桑中》诸篇，皆存而不削，而杨龟山所谓载卫为狄所灭之因，是也。《南》《北》史臣，亦识此意，下至《金史》，犹备载海陵炀王淫乱之事。腥秽杂揉，莫甚于元，而《元史》一切隐讳不录，亦是一病。至于纪传表志，但篇首作序，而每人不加论断，盖曰着其事实，以俟后世之公论耳，此为能脱因袭之弊，可为后世修史之法。」云云。声木谨案：郎中此语，深得圣人删《诗》，后人修史之意。南宋将乐杨文肃公时所谓载卫为狄所灭之因，尤属确论。「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管敬仲当时为此言，盖亲见卫为狄灭，如拉枯摧朽，如入无人之境，实因礼义廉耻丧亡已久，有以启之，有以致之也。岂懿公好鹤小过，遽能至此哉！故痛切言之如此。狄人伐邢，管敬仲言于齐桓公，出师救之。狄人灭卫，其祸更甚于伐[邢]，未闻管敬仲出一言以救卫。盖历知卫有必亡之道，无可救药，听其灭亡，人心或可痛定思痛，复思礼义，仍可立国。虽以文公之贤，齐宋之助，而卫之遗民男女七百有三十人，益之以共[滕]之民，为五千人。宋卫在春秋初年，尚为大国，陈桓公已有此言，全国人民，不应仅有此数。乃知礼义廉耻丧亡，国随之亡，人民亦随之亡矣。

延澄友劝善

蒙古巴哩克氏延子澄侍读清诗集自注云：「赵绍庭同年来书云：君系闲曹冷秩，并无城守封疆之责，唯愿君附于八大山人之次，不愿君隶于范大学士之班等语，洵可感也。」云云。语见《遗逸清音集》。声木谨案：侍读专录八旗诸人，不仕他姓者之诗，成《遗逸清音集》四卷，丙辰秋仲排印本。虽意在欲续《熙朝雅颂集》，而亡国之音，哀以思矣。赵氏书云，可谓尽朋友责善之道，孔子所云益者三友，足以当之无愧色矣。

冯煦论男女

金坛冯梦华中丞煦《不远复斋见闻杂志序》云：「抑予重有感焉。世运既剥，异说朋兴，君臣父子之彝，夷为平等。且女帙日张，披猖自恣，夫妇一伦，几几有情欲而无礼义。其无羞恶，无忌惮之风，轩举宙合，将驾冠带而上之。于戏！此驱人而入于禽兽之域也。先生是编，独拳拳汲汲修伦纪，敦名节

，挽人心于既溺之余，续世教于垂绝之会。后之读者，当必有憬然悟，番然悔者，庶不负先生载笔之苦心也夫。」云云。语见《拙[蒿]庵类稿》及本书。声木谨案：《不远复斋见闻杂志》十卷，为古吴张翰伯孝廉廷骧所撰。孝廉为光绪□□举人，夙精申韩家言，历游各大府幕。宣统辛亥□月，孝廉适充江苏巡抚程德全幕宾，闻变乱，即被出署。杜门谢客，自号继龕老人。综录见闻，辑为此书。体例虽属子部小说家类杂事之属，综其大旨，意在表章臣子忠孝，妇女贞节，冀以复礼教之伦，为兴观之助。用意颇与予撰《苕楚斋随笔》、《续笔》、《三笔》、《四笔》相类，惟予书多考证，应入子部杂家类杂考之属，此则参以小说家言。然笔记体例至广，苟非离经畔道，原可各尊所闻，各明一义，不必执涂人而强同于我。况当此秽浊时世，仍欲以礼教挽回已溺之人心，已如麟角凤毛，旷世难逢者矣。

钱馥撰述

海宁钱广伯处士馥，生于乾隆之时，沈酣经籍，尤喜六书音韵之学，精校，校书数十种，不传。自题所居曰小学菴，可以观其志矣。平日与□□周松霭明府春、海宁周耕崖□□广业、海宁陈仲鱼□□鱣、□□孙怡谷侍御□□金坛段懋堂明府玉裁、□□陈平圭□□敬璋、海宁吴兔床□□騫、余姚卢抱经学士文弼相切磋，年甫四十而卒。遗稿皆残编断简，嘉庆二年闰月，门人钱塘邵□□□书稼编次，为《小学菴遗书》四卷，亦久无传本。同治元年四月，族曾孙铁江明府保塘，得同里管芷湘□□庭芬、武进臧在东□□镛堂所藏两本，排纂成书，并增入杂文廿余篇，于光绪廿一年六月，刊于什邡县署，并编入《清风室丛书》中，世人始知有是书，有是人。声木谨案：处士力学早逝，遗书散佚，虽有门人为之收拾，未及刊行，不绝如缕。时越百年，深赖族曾孙铁江明府力为搜讨，始克成书。撰述之难成如此，流传之不易又如此，予故撷录其书中之语，记之于此。

楚人论直

《春秋》襄公二十二年，《左氏传》云：「楚观起有宠于令尹子南，未益禄而有马数十乘，楚人患之，王将讨焉。子南之子弃疾为王御士，王每见之必泣。弃疾曰：『君三泣臣矣，敢问谁之罪也？』王曰：『令尹之不能，尔所知也，国将讨焉，尔其居乎？』对曰：『父戮子居，君焉用之。泄命重刑，臣亦不为。』王遂杀子南于朝，轘观起于四境。」又哀公十六年《传》云：「胜自厉剑，子期之子平见之曰：『王孙何自厉也？』曰：『胜以直闻，不告女，庸为直乎，将以杀尔父。』平以告子西，子西曰：『胜如卵，余翼而长之。楚国

第，我死，令尹、司马，非胜而谁。』」云云。声木谨案：据《左传》所言，皆以杀其父，先告其子者，白公且以此为直，大抵当时楚人风俗如此，是以叶公告孔子以父攘羊而子证之之为直也。推叶公当时告孔子之意，原以楚虽蛮夷僻处，其直躬转有胜于中原人士者，是尊崇之词，非贬抑之词明矣。

明韩邦靖撰述

明朝邑韩汝庆参政邦靖，撰《朝邑县志》二卷，书只廿余页，而上下数千年，包括巨细，叙次点缀，若有余闲，无局促束缚之迹，明以来推为绝作，诚有如《四库提要》所云者。声木谨案：参政髫年，即以神童称，其学问渊博，文章尔雅，意其生平，必撰述宏富，尽堪传世，访之数十年，仅见《韩五泉诗集》四卷，后附参政配屈安人诗一卷，又附录墓志传序等二卷，明万历壬子孟夏，华阴屈同宇奉政受善刊本。同宇为安人侄孙，其跋文云：「先曾大父起家进士，官总督，勋着四朝。政暇时，辄手不停披，以子史百家训诸儿。先祖姑方十余龄，刺绣于旁，每闻之，即得其解，言之肯綮，无不畅厥旨者。曾大父奇之曰：『惜哉！不为儿也。』」寻令为古文词、三体唐诗，悉矐度，而诗更琳珪，若翻翻乎仙者。适朝邑韩五泉。五泉髫年以神童名，不弱冠登进士第，与安人雅称双璧，为诗文友。」云云。据此，则参政仅有诗集及屈安人诗集，尚赖内侄孙屈奉政受善为之刊行，清门零落，古今同慨。

许遇家学

侯官林惠常孝廉昌彝《射鹰楼诗话》云：「侯官许不弃大令遇，着有《紫藤花庵诗钞》，父友子鼎皆能诗。大令尝受诗于新城王贻上，贻上题其画竹，有『许侯磊落负奇气，平生节目坚苍筤』之句。大令七绝，情韵缠绵，丰神婉约，为其专长，莘田学焉。大令《家山杂忆》壹百叁拾伍首，余精选其肆首，以覘梗概。诗云：『轩回涧曲水泠泠，浮翠乌山远近青。灯火未来蛩语寂，高梧疏雨一人听。』『半壑烟霞未寂寥，转坡侧径望中遥。客来要(称)[探]梅花信，小立东风第四桥。』『渊明冢遂生前达，孟德坟疑死后空。许子也曾题片石，月(沧)[溪]之墓乱花中。』『螺女江空一派秋，白沙如雪合江流。旗(人)[山]更在沙痕外，一叶渔舟几点鸥。』」云云。声木谨案：明府受诗法于新城王文简公士祜，授受雅有端绪，故诗才迥异。侯官郑昌英茂才杰撰《注韩居诗话》云：「月(沧)[溪]工松梅竹石，受诗于新城王贻上。贻上尝题其画竹：『许侯磊落负奇气，平生节目坚苍筤。石林手种竹万个，兴来自写千笈笥。』子鼎、均皆工诗。」云云。《福建通志》云：「许遇撰《紫藤花葺诗钞》一卷。」又云：「许鼎号梅崖，雍正癸卯举人，撰《少少集》□卷，一作《梅崖

集》，《刺桐城纪游》□卷。许均字叔调，号雪村，康熙戊戌进士，官礼部郎中，撰《玉琴书屋诗钞》一卷、《雪村诗集》一卷。鼎(字)[子]良臣，号石泉，雍正癸卯，与父鼎同举于乡。弟苾臣，字□□康熙庚子举人，撰《客游草》□卷。又有《侯官许氏家集》，亦名《笃叙堂诗集》，五卷，作者七人，前明一人曰豸，国朝六人，曰友，曰遇，曰鼎，曰均，曰苾臣，曰良臣。其家有笃叙堂，为明华亭董文敏公其昌所题额，因以名集。」云云。是明府上承祖父，下启子孙，可谓源远流长矣。

四笔卷七

荆溪林下偶谈语

论丧明与丧子

王闾运动于教诲

黄周星唐诗快

姚文田论宋儒语

毛奇龄遗着

曾国藩八分书

习学记言刊本

马慧裕集字诗

乐善堂赋集注

辽金纪事本末

琅五藏珍等三书

论公冶

论光绪甲午开衅缘起

日本爱护佛寺

全唐文纪事

明名臣言行录

册封琉球次数

梁彰致高澍然书

林典史祠

杨浚撰述

孟超然撰述

方贞观病中诗

荅楚斋四笔卷七

庐江刘声木十枝撰

荆溪林下偶谈语

南宋吴子良《荆溪林下偶谈》云：「水心与笱窗论文至夜半，曰：『四十年前，曾与吕丈说。』吕丈，东莱也。因问笱窗：『某文如何？』时案上置牡丹数瓶，笱窗曰：『譬如此牡丹花，他人只一种，先生能数十百种，盖极文章之变者。』水心曰：『此安敢当。但譬之人家觞客，或虽金银器照座，然不免出于假借。自家罗列仅甃瓴杯，然却是自家物色。』水心盖谓不蹈袭前人耳。甃瓦虽谦词，不蹈袭则实语也。然蹈袭最难，必有异禀绝识，融会古今文字于胸中，而洒然自出一机轴方可。不然，则虽临纸雕镂，祇益为下耳。韩昌黎撰樊宗师墓志，言其所著述至多，凡柒拾伍卷，又壹千肆拾余篇，古未尝有，而不蹈袭前人一言一句，又以为文从字顺，则樊之文亦高矣。然今传于世者仅数篇，皆艰涩几不可句，则所谓文从字顺者安在？此不可晓也。」云云。声木谨案：《四库全书提要》采录此文于□□叶适《水心集》下，以子良本叶适弟子，编中多叙述其师作文之旨，笃实可取。窃意宋人诗话虽多，明人及国朝人业已搜刻于各种业书中，有多至数本者。此编品评诗文，尤不苟作，独惜仅有宝颜堂秘笈本，又不知何以有姓无名。卷末拙修居士郁嘉庆跋谓：「昔分为捌卷，今作肆卷。」云云。是卷数复有改并。此编卷壹叁拾壹条，卷二叁拾条，卷三叁拾条，卷四贰拾柒条，不知于原本有无去取，以无他本可校。明人刻书，但凭一己之爱憎，随意去取，实为恶陋，诚如《四库全书提要》所云，虽有传刻之功，不敌窜乱之罪也。

论丧明与丧子

后人以丧子为丧明，虽出自《檀弓》，细玩《檀弓》原文，丧子是一事，丧明又是一事。曾子吊其丧明，非吊其丧子，哭其丧明，非哭其丧子。曾子怒曰：「丧尔子丧尔明，尔罪三也。」「丧子」「丧明」并称，是当时原非以丧明代丧子之辞。至子夏投其杖而拜曰：「吾过矣，吾过矣，吾离羣而索居，亦已久矣。」云云。意谓一人独居久，未获师友之益，致使丧亲而未丧明，丧子而丧明，是杀于其亲而降于其子，故谢过服罪不遑。是在当时原以为非礼，而后人竟用为代名词，此虽小事，失圣贤当日责难原意矣。

王闳运动于教诲

湘潭杨重子□□钧戒畏云：「王湘绮先生谓余姐曰：『我书不佳，实为汝君姑所误。每一临帖，必在旁痛诋，于是忿而中辍。』」且曰：「凡人只可奖

励，以促其进取，不可过拂其意。余尝见有呈诗于先生者，其词之丑陋，实等于七字唱，而湘绮必为改窜。余问曰：『此实太不成话，先生何必费力？』湘绮云：『人有好学之心，即有诱之之责。若因其丑陋而却之，人之兴致已绝，不但不求长进，即丑陋之词，亦不肯为矣。』其奖励后进之心，诚不可及。」云云。语见《草堂之灵》。声木谨案：□□全书十六卷，其中推崇湘潭王壬秋太史闾运，不遗余力。虽持论不无稍过，然尊师重道，较之蔑绝伦常，目无尊卑长幼者，固不可同日而语也。予虽未执贄于太史，谋食长沙及寓居上海时，固屡见之。觉其和平近人，有问必答，故以教导奖励为已任者，宜其历主尊经、船山等书院讲席，士论洽然。其撰述已见《业书目录汇编》外，仍有《谷梁申义》一卷、《墨子注》七十一卷、《墨子注》二卷、《附录》一卷、《鹖冠注》一卷、《湘军志》十六卷、《湘绮楼文集》八卷、《诗集》十四卷、《诗别集》三卷、《词钞》一卷、《笺启》八卷、《八代诗选》廿卷、《唐诗选》十三卷、《绝妙好词三编》三卷，癸亥冬初，长沙校刊汇印本，予已录入《苕楚斋书目》及《再续补汇刻书目》中。又见其子代功所撰《湘绮楼年谱》六卷中。

黄周星唐诗快

上元黄九烟进士周星，编《唐诗快》四卷，岑山程丹问□□洪较订，□□□□□□原刊圈点评注本。卷一为《惊天集》，录四言[古]壹首、五言古壹首、七言古拾首、长短句伍首、五言律壹首、五言绝句壹首、七言绝句叁首。卷二为《泣鬼集》，录五言古拾陆首、七言古玖首、长短句肆首。卷三为《泣鬼集二》，录五言律贰拾伍首、五言排律壹首、七言律拾壹首、五言绝句拾首、七言绝句叁拾柒首。卷四为《移人集》，录五言古柒拾捌首。其自序中有云：「移人则人快，惊天则天快，泣鬼则鬼亦快。而且人快则移人者尤快，天快则惊天者尤快，鬼快则泣鬼者尤快。」云云。声木谨案：进士为上元县人，书中着籍钟山，刊本又无年月，皆明季山人派刊书陋习，不可为训。进士中崇祯庚辰进士，明亡不仕，变姓名曰黄人。平日惟喜食锅底焦饭，人称为锅巴老爹，欣然受之。年七十卒，自投于水。高节畸行，震于一时。据序文中所云，其立论怪谬，不出竟陵、公安之习。明季流毒，衍至国初，祸犹未已。其自序又云「总名《诗贯》」，又云「先成《唐诗快》十六卷」，云云，此书盖又(唐诗快)[《诗贯》]简本。然此等选本，实为诗中魔障，以不传为愈。其人足重，其书不足重也。

姚文田论宋儒语

归安姚文僖公文田《宋诸儒论》中有云：「三代以上，其道皆本尧舜，得孔孟氏而明。三代以下，其道皆本孔孟，得宋诸儒而传。五代以后，人道不至陵夷者，宋诸儒之力。至其著述之书，岂得遂无一误，然文字小差，汉唐先儒亦多有之，未足以为诟病。」云云。语见《邃雅堂集》。声木谨案：文僖生于嘉道间，学问渊博，撰述等身，平日亦喜谈考据。尊汉儒，尤尊宋儒，为当时学人所未有。其持论平允确凿，足以箝制所谓汉学家之口舌，可谓要言不烦矣。

毛奇龄遗着

萧山毛西河太史奇龄，撰《西河合集》□□□种，共□百□□□卷，目录已见《汇刊书目》及《丛书举要》各书目中。太史于八十五岁时，复撰有《四书正事括略》七卷、《附录》一卷，凡壹百陆拾玖条。其书实为其门人东阳王虎文□□崇炳，及其从子克有孝廉文辉、嗣子述斋孝廉远宗等，编辑太史《大学证文》等说经书贰拾种，摘《四书》中事理可刊正者，而置说理于有待，曰理灏不胜举，且是否可各执，惟事有一是而无两可，因而刊之，曰《正名》、《正文》、《正礼制》、《正故实》，而统曰《正事》。合五卷，后续增至七卷。卷六补贰拾肆条，卷七补叁拾条，附录拾伍条。本刊在《西河合集》中，版本格式大小，与原书丝毫不异。不知何以此书久为亡佚。道光己亥九月，萧山沈□□□豫蛾术堂重为刊行，前有□□序云：「而《括略》一编，成于先生八十有五，晚年手笔简当精审，尤为当代所必读之书。前年书贾至，视若拱璧，予质衣购之。徧访郡县藏书家，此版早经蔑(沫)[默]。」云云。声木谨案：太史复编有《唐七律选》四卷、《唐人试帖》四卷，康熙□□□□□刊本，亦曾未见诸家著录，已见予《□笔》卷□。太史学问淹通，撰述宏富，在国朝自不能不推为大家。惟其生平撰述，专与宋儒相诘难，实属瑜不掩瑕，读者宜分别观之。而□□序文中又云：「愿读是书者平其心，和气其。倘慢易前贤，哄然佐斗，此又非先生垂示来哲之苦心，而不善读是书者也。」云云。其言婉而多讽。据□□重刊自序，益见此书传本之罕矣。

曾国藩八分书

湘乡曾文正公国藩，当时不特以勋业高天下，其诗、古文辞、书法，亦生平自负高人一等，惟篆书世不多见。长洲朱仲我孝廉孔彰《题江南曾文正公祠百咏》自注中，仅见其一，咤为见所未见。声木得见□□已载入《苕楚斋[随]笔》卷[九]中。顷又见新化邹资山□□偶所撰《雅雪园诗钞》六卷，卷内衬页当中刊「雅雪园诗钞」八分书五字，下列「曾国藩题」四字，后刊「同治八年

秋月新化邹氏再刊」十二字，二行各六字，是文正当时兼精篆隶，世人从无有知之及见于著录者，八分书则尤未见也，余故记之于此。

习学记言刊本

南宋永嘉叶忠定公适，撰《习学记言序目》五十卷，虽收入《四库》，世间绝少传本。光绪十年十二月，瑞安黄漱兰侍郎体芳江阴学院刊本，侍郎序文中首云：「吾师孙太仆先生最服膺于乡先正水心叶公，体芳昔在左右，或语及经济文章，必为言水心。水心《文集》、《别集》，先生既先后刊之，其《习学记言》五十卷，亦颇已散失，而先生及体芳处各有缮本，则以此事属之于体芳。比体芳视学江苏，欲刊是书，谋得他本校之，舛谬尤甚。乃求观先生藏本，具皆先生所自校，毛发差失，无不辨者。于是体芳更循读一过，以光绪十年五月付刊，十二月刊成。」云云。声木谨案：此书后归入《永嘉丛书》中，盖侍郎刊成后，以其板片归诸孙氏，以完太仆未竟之志，可谓佳子弟矣。戊辰十二月，永嘉黄溯初□□□□编辑《敬乡楼丛书》，排印袖珍本，其第一集亦刊有是书。书中标目为《习学记言序目》六字，《四库全书提要》及后人著录皆削去「序目」二字，殊不可解。忠定为永嘉学派巨子，其学问大抵熟于史事，偏重事功，不以义理之说为然。盖因南宋当时上下疲弱，萎靡苟且，偷安旦夕，往往务为新奇峭刻愤激言论，不惜大声疾呼，以冀发聋振聩。在当时诚为救时良药，然时异境迁，亦不能无流弊，是在后人慎用之，斯为善学柳下惠也。

马慧裕集字诗

三韩马朗山中丞慧裕，□□□□进士，后官至河南巡抚。生平最喜临池，尤嗜王右军《兰亭序》、《洛神赋十三行》、《圣教序》(四)[三]种。尝集《圣教序》字为五言律二卷、七言律二卷，复集其字为联语二卷、续集联语一卷。集《楔帖》字联语一卷，续集字联一卷。又续集《兰亭》字联一卷、《圣教》字联一卷，集《洛神十三行》字联一卷。嘉庆庚申七月，貽谷堂摹刻行书手迹本。声木谨案：中丞书法右军，深入晋人之室，其笃好专一，用志不分如此。虽文人游戏，原无不可，然疲精敝神于此，终属劳而寡要，决难传世行远。然于历代文学中，洵属创格矣。

乐善堂赋集注

高宗纯皇帝御制《乐善堂文初集》三十卷、《二集》四十四卷、《诗初集》四十八卷、《二集》一百卷、《三集》一百十二卷、《四集》一百十二卷

，乾隆二十三年，协办大学士蒋溥等奉勅重编《乐善堂全集》定本三十卷，皆颁示海内，词林艺圃，弦诵相闻。乾隆五年七月，华亭县学生员姚培谦专取御制文集中赋四卷网罗搜讨，详加笺释，于乾隆五年七月，自刊写字本。声木谨案：历代帝王御制诗文集者已属罕见，从未有草茅下士服膺诵习，出于至诚，更加以笺释，洵足见我朝历代文治之隆。帝王制作，足以与文士争短长，非天纵生知，懋勤学问，焉能有此。

辽金纪事本末

萍乡李□□舍人有棠，官峡江县训导，编辑《辽史纪事本末》四十卷、《首》《末》二卷、《金史纪事本末》五十二卷、《首》《末》二卷。光绪廿九年十月，江西学政钱塘吴綱斋侍读士鉴为之进呈御览，奉旨赏给内阁中书衔，亦可谓儒臣稽古之荣。二书于光绪癸卯仲冬，其仲兄芑园方伯有棻移鄂楼为之刊行。声木谨案：《辽》《金》二史，较之他史尤为繁杂，采摭未广，译语多歧，诚有如侍读原奏所云。舍人原书原有《首》《末》二卷，《卷末》为引用书目，尤可备考核之用。近见上海石印本去其《卷末》一卷，实为缪妄。

琅五藏珍等三书

崇川孙吕溪□□翔，编辑南通州国朝诗，成《琅五藏珍》八卷，录诗贰百贰拾叁家。乾隆五十九年三月，城西壶田小墅自刊圈点本，上仍有眉批。镇洋汪静崖□□学金，编辑《娄东诗派》廿八卷、《目录》一卷。自宋代至国朝乾隆六十年，录诗伍百家，鉴别固精审，搜罗亦宏富。嘉庆甲子四月，诗志斋自刊本。前有例略四页，叙明编辑宗旨。顺德温谦山□□汝能，编《粤东诗海》一百卷、《总目》一卷、《补遗》六卷，嘉庆庚午孟冬，男若玢、若城听松阁校刊本。所录约千余家，七阅寒暑始成，续编则专录生存人。体例固不紊，搜罗亦极为繁富，自名为《海》，或亦无忝。据序所云，仍有《文海》□□卷，虽已刊，则未之见。三书皆总集佳本，甚为罕见，故汇录于此，以供后人考核。

论公冶

《春秋》襄公二十九年，《左氏传》云：「五月，公至自楚。公冶致其邑于季氏而终不入焉，曰：『欺其君，何必使余。』季孙见之，则言季氏如他日，不见，则终不言季氏。及疾，聚其臣曰：『我死，必无以冕服敛，非德赏也，且无使季氏葬我。』」云云。声木谨案：公冶为季武子属邑大夫，洁身自爱，因季武子有背叛襄公之一端，即毅然拒绝不入其门，此等胸臆，非智仁勇三

者俱备，决不能为。虽属家臣，不失事君之礼，而待季氏，亦仍如旧观。其言行真堪垂教后世，为不幸误入权门者取法。《随园诗话》亦谓：「设不幸为权门所罗致，为之花木，不过供其玩赏而已。万不可为之鹰犬，搏击他人。」斯言亦佳。然君子见几而作，不俟终日，何如见几早去之为愈也。

论光绪甲午开衅缘起

广雅相国《又读盛伯熙集》云：「密国文词冠北燕，西亭博雅万珠船。不知有意还无意，遗稿曾无奏一篇。」当时朝官略分南北两派，稍前一辈，若广雅、幼樵诸人，高阳主之，稍后一辈，若伯熙、可庄诸人，常熟主之。此诗指伯熙一折推翻军机，朝局一变也，云云。语见侯官陈衍《石遗室诗话》。声木谨案：朝政每多党派，在君子与小人之分，君子与君子为朋则治，小人与小人为朋则乱，历朝皆不能免，亦不独晚近为然。光绪中叶，则确为常熟翁文恭公同龢秉政，志在延揽博雅人材，以资佐理，意非不善，惜非其时。是以庚寅殿试，俗称为状、榜、探者，为张謇、文廷式、李盛铎三人，皆文恭平日所最赏识者。甲午以前，孝钦显皇后与德宗景皇帝意见甚深，德宗景皇帝困于孝钦显皇后尊严之下，久思出人头地。迨至甲午□月，与日本[构]怨，德宗景皇帝意欲耀武国外，凭陵母后，轻视日本，颇欲灭此而后朝食。时常熟秉政，误入殿撰之言，亦谓日本不足平，迎合上意，极力主战，后来不克以功名终，未尝不由于此。富顺宋芸子太史育仁《哀怨集》自注云：「甲午之役，合肥为朝士所排。常熟密查，覆奏其心无他，乃以大学士入阁办事。余自使间归，见常熟，不禁伤瘁，叹曰：『栋折榱崩。』言未既，常熟曰：『我执其咎。』」云云。是文恭亦以甲午战事自承，不委过于人。实则光绪八年六月，外舅同邑吴武壮公长庆，率登州驻防之师，以援高丽，即先文庄公当年剿平粤捻时亲兵五营，后号「庆」字军者。事平后，将佐老兵，仍有从先文庄公入蜀者。甲午战事初起，尚有谓必胜日本，可操左券。殿撰当年从武壮入鲜，其误亦同于老兵，不知彼一时、此一时。日本崛起东方，国势寔盛，几欲凌驾欧美，执亚洲牛耳，有一日千里之势，固非光绪八年见闻所能囿。惜殿撰未谕此旨，以致丧师辱国，国势不振，深为可惜。信乎知人则哲，能官人之难也。文恭罢官家居后，德宗景皇帝，于光绪戊戌，采□□黄□□宫允思永之奏，开办昭信股票。文恭报效银□□两，苏抚为之专折奏闻，原冀可以邀恩，乃竟奉朱批，拨归赃罚库。及□□□月，卒于珂里，苏抚不敢历叙其生平，只奏明于某日卒而已。折上，慈圣怒犹未息，草野传闻，犹有如此死了，便宜了他之谕，盖孝钦显皇后深恶其为德宗景皇帝党也。

日本爱护佛寺

辛未三月□□日，《时报》转载□□吕碧城女士译登日本保护佛寺之法律云：「日本每当春季，三岛樱花绚丽如海，各国游人麇集，而游者雅兴遄发，恒喜题写姓名，以志鸿雪之缘，或嗤为疥壁恶习，然向例在所不禁。顷见《纽约先锋报》，谓日本新颁法律，自本年四月一日起，凡有题写姓名，或任何毫末之污损于佛寺者，治以褻渎神圣之罪。不论何国之人，一律逮捕入狱，受有期之徒刑，兼罚充苦工。如修造马路，搬运木料，碎击石子等艰重工作。虽富贵人，不能免也。现日文及西文之告示，已遍黏贴各佛寺，以免游客误蹈刑章，自取其辱。但游人或疏忽，不看告示，记者特为揭登于报纸，亦方便之道。且吾国社会，近有一部分人士，鼓吹破除迷信，一若推翻佛教，国即能强者。请看日本，固强国也，其对佛教之态度，果何如乎。」云云。声木谨案：题字题诗于佛寺素壁上，最为文人恶习。无为方孝廉，因题诗于燕子矶唐李供奉楼壁，见讥于僧侣，予已录入《[三]笔》卷[六]。日本国至着为法律，爱护佛教，清洁寺院，洵属卓见。佛教不似天主耶稣，教人不祀父母祖宗以从之，相传数千年，与儒教本可并行不悖。若谓迷信，是谓凡人故后，即毫无知觉，此与天主耶稣教所言何异。即令确无见闻知觉，亦岂为人子孙所敢言，所忍言。古人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祭如在，祭神如神在，何等哀慕恳切。本至诚至孝之思，为荐新荐熟之敬，又家必有庙，庙必有主，即庶人亦必祭于寝，务使人人触目惊心，如见祖宗父母之同处一室，莫敢或忘。而禴祠蒸尝，四时之祭，自天子以至于庶人，皆必按时举行，无敢或怠，所以绵孝思于无已也。三代圣时，虽无佛之名，而奉事鬼神之虔敬，见于《左传》等书至多，何碍于三代圣王郅治之隆。如必欲毁除佛教，谓为迷信，则圣王神道设教，神为民之依等语，皆宜削去，以免后人迷信。神既不必信，则祖宗父母故后，即俗所谓「死了」二字以当之，既无来享之礼，自无祭奠之烦，空留木主，作为何用，诚不如奉西教者烧毁之为愈也。而天主、耶稣二教，亦能如佛教禁绝于天下乎？吾知其不能也。非特不能，且毁除佛教以助之兴矣。

全唐文纪事

嘉庆□□年，□诏编《全唐文》□□卷，嘉兴陈□□太史鸿墀，以翰林院编修为总纂官，因于汇萃之余，加以考证，录于别纸，积成壹百贰拾贰卷、征引书目一卷，名曰《全唐文纪事》，以配宋计有功《唐诗纪事》，尝欲进呈而未果。太史歿后叁拾余年，其季子子因□□□□官于粤东，宝藏当日缮写原本。同治十二年八月，巴陵方柳桥太守功惠出资写刊，仍以原本归之子因□□云云。语见卷首门人番禺陈兰甫京卿澧序文中。声木谨案：太史此书，征引书目

，至伍百捌拾余种之多，网罗宏富，用能鉴别精审，为论文之大观。非太守好义写刊，世间几不知有此书矣。据京卿序文中，太史复撰有《全唐文年表》□卷，及《全唐文补遗》□卷，惜皆未成书云云。光绪年间，归安陆刚甫观察心源，编辑《全唐文拾遗》八十卷、《续》十六卷，刊入《潜园全集》中。编内录及山经地志及石刻，网罗赅备，恐后来居上矣。

明名臣言行录

昆山徐季重□□开仕，于国初年间，撰《明名臣言行录》玖拾伍卷、总目壹卷，康熙辛酉孟春自刊本。前有南昌遗民彭躬葺处士士望序称：「季重家世通显，多藏书，备当代之文献。且高尚不仕，锐意纂述，其用力于此者，亦既专且久矣。」云云。声木谨案：彭先生自称南昌遗民，大可为后人取法。徐先生此书刊本甚稀，复在国朝禁书中，甚为罕见。予已另节序文中语，录入《藏书纪事诗补遗》中矣。

册封琉球次数

我朝册封琉球中山国王，共计捌次。顺治十一年，册封王尚质。康熙二十二年，册封王尚贞，五十八年，册封王尚敬。乾隆二十一年，册封王尚穆。嘉庆五年，册封王尚温。嘉庆十三年，册封王尚灏，并追封王尚成。道光十八年，册封王尚育。同治五年，册封王尚泰。语见乾隆廿二年十二月，翰林院侍讲周□□□煌《琉球国志略》、福州赵又铭观察新《续琉球国志略》。声木谨案：周书采辑颇详，编纂有法，非苟作者。书共十六卷，卷首一卷，曾进呈御览，武英殿聚珍版为之排印，无他刊本。赵编《续志略》二卷，刊入《还砚斋全集》中，光绪壬午，桂秋黄楼家刊本。体例虽如前编，而采辑揜陋，无可考证。

梁彰致高澍然书

将乐梁月山茂才彰，与光泽高雨农舍人澍然书云：「兄以学文学道为二而一，而归于有所自得，其说善矣。然以学文自居，而以学道为讳，则未免惑于流俗之见，岐文与道而二之也。夫以道难明，古来大贤，犹必深造，然后有得，故有孳孳学道而道不明者，未有不学道而道能实有诸己也。学道而专有事于文，则道何由根诸中而心与之一？使道气果自充盈欤？抑以昌黎韩子因学文而见道，以是为法而自信欤？彰观韩子之言为文也，取于心而注于手，汨汨而来，浩乎其沛然，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皆宜者，非其所自得乎。其所以至是者，曰由气盛，且曰：『气，水也。言，浮物也。』其所谓气先文而有，即孟子

所养之气是也，学道之效也。岂若今人专求诸篇章句字，与夫机趣意味，笔力骨格之间耶。其始之养是气也，不望于速成，不诱于势利，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非圣人之志不敢存，行之乎仁义之途，游之乎《诗》《书》之源，以养其根，加其膏，而后本深末茂，发为文章，自然造道亲切，盈而有余，（一）言约而不失一辞。然则韩子之文之不可及者，正以学道功深，精实纯粹之理充溢其中，所以闳中肆外，光辉发越而不可掩也。故或问韩子：『为文宜何师？』必答曰：『师古圣贤人。』『如何师古圣贤人？』必答曰：『师其意，不师其辞。』又曰：『愈所能言者，皆古之道。』又曰：『愈之所志于古者，不惟其辞之好，好其道焉尔。』韩子曷尝不学道，因学文而见道，此后人意忖之言耳。兄学韩之文，宜学韩之所以为文。乃学文而讳言学道，谓古文近道，服习之久，得其气味之美，以为文自有道气，而足以载乎道。如是云云，果得韩之所以养气者，为之根柢欤？抑所谓道气，文成而后见之欤？如前之云，信乎善矣，如后之云，古人所谓载道者，或不近是也。韩子云：『志乎古，必遗乎今。』如必讳言学道，得无畏乎人之非笑，而以为非笑，犹有人之见存欤？君子之务为实学，由乎道也。其孳孳深造不已者，非苟避毁就誉，得熙熙攘攘辈称之许之，以希名于世也。盖求去疵全淳，积义理于中，以化其气质之私耳。如果施诸人伦日用间，内无偏辟回曲之慚，外之百体四肢，皆由顺正而无悖于道。彼同流合污之口，忌讪百端，譬如落叶飘风之过耳，何足介怀，又何能撼其亭亭卓立之概耶。以兄之才之学，果能挺然于世俗之上，勇往直前，追韩子之所以学道者而学文，则昔得其门而升堂者，今且入室，周其奥窔，寝馈其中，而以身为昌黎矣，何必向昌黎口头讨气息生活耶。」云云。语见《近思斋书牋》中。声木谨案：茂才笃志潜学，生平最服膺朱子，是篇论养气学文，亦颇有见到语。茂才尚撰有《四书题说》二卷、《正念斋语》二卷、《近思斋问答》一卷、《书牋》一卷、《杂着》一卷。建州丁汝恭编为《月山遗书》，道光戊申孟春，貳堂乐集费刊本，予已录入《再续补汇刻书目》中。

林典史祠

德清俞荫甫太史樾《春在堂随笔》云：「孤山新建林公祠，祠后即其墓。林公名汝霖，字小岩，闽之侯官人，为仁和县典史。庚申之变，其母先缢，其女兄、妻女从之。公朝服坐堂，戕于粤贼，贼退后得其尸，面好如生。好事者收其全家之骸骨，葬于孤山，因其与和靖先生同姓也。公妻周氏，与余家有葭莩之戚，其幼时屡见之，不意其克成大节，为湖山生色也。余在诂经精舍，曾以孤山林公祠碑名题，袁君建萃铭曰：『蒋侯锺阜，阎尹江南，同为县尉，得公而三。』斯言允矣。」又云：「林公之歿也，其父率诸孙匿于狱，贼退乃出

，收其全家之尸，即典史署中，掘地而瘞之。将徐谋迁葬，而杭城再陷于贼，父亦旋死，遂无知者。及乱定，偶治地而得其尸，面如生。一旧役识之，曰林公也。于是改葬于孤山，至今祠墓岿然矣。然其旧瘞之处，全家骸骨，容或掇拾未尽。吴康甫大令摄仁和尉，乃就其地立石识之，并建祠而肖其象，朝衣危坐，手一巨觥，盖其授命时情状如此。又访有张秀宝者，林公之义女，为贼所杀，分其尸为七。至今署中，时见灵异。因为请旌，附祀于祠中。」云云。声木谨案：林典史专祠修成，奉主入祠，先文庄公适任浙抚，官绅等请署以祠联。当时允之，后以艰于措词，未能写付。后十余年，罢居林下，偶思得之。文云：「君不见，赫赫太师，长跪岳武穆墓下；人谁信，区区典史，埋魂林和靖坟边。」云云。并谕谓：「他日子孙有宦于浙者，务为记得，制为木联，送至祠中悬挂，以偿夙诺。」云云。慨自宣统辛亥，我朝易社为屋，凡百政教，无不更改，剿平粤捻匪及殉难之专祠，几于无一不遭毁弃，林典史专祠，想亦在没收之列。先文庄公当日虽言之如此，子孙竟不克如命，声木姑识之于此。

杨浚撰述

侯官杨雪沧观察浚学问渊雅，撰述宏富，所撰《冠悔堂全集》□种，光绪壬辰季秋，其五子幼雪□□车佳等校刊本。中有《诗钞》八卷、《文钞》□卷、《骈体文钞》六卷、《赋钞》四卷、《联语》三卷、《附录》一卷、《易义针度补》八卷、《小演雅》一卷、《续录》一卷、《别录》一卷、《岛居随录》五卷、《续录》□卷、《三录》□卷、《湄川志略》□卷、《金筴扬言》□卷、《闽南唐赋》□卷、《闰竹居》□□卷，予已录入《再续补汇刻书目》中。声木谨案：凡人籍贯只有一县，即撰书刊集，卷端亦以一县着明，独观察刊集，卷端以「侯官」「晋江」分行排列，从未见他人有此。自我作古，实所未喻。观察又雅好图书、书画、金石，搜罗甚备，研究颇精。复殫心经世之术，曾入通州徐清惠公宗干、湘阴左文襄公宗棠幕，于秦陇闲，驰驱万里，复自嘉峪关，循河套，历沙漠，度雁门，以入居庸，塞行数千里。晚年颇耽禅悦，并有佛经诸刻。在咸同闲，主东南坛坫，亦垂肆拾年。予亦录入《藏书纪事诗补遗》及《国朝金石学录》中，复记其大略于此。

孟超然撰述

闽县孟瓶菴考功超然年甫四十，自四川学政任满，以亲老告归，可谓孝思不匮，急流勇退者。本省巡抚[海宁]徐两峯中丞嗣曾，延主鳌峯书院，以宽待士。与子弟谈经校艺，人材辈出。语见《鳌峯书院志》。其学问文章，颇为后

人所称述。撰述俗称《孟氏八种》，予得见嘉庆廿年暮春，其弟子闽县陈恭甫太史寿祺、□□冯□□太史缙等校刊《亦园亭全集》，实拾贰种。内计《焚香录》壹卷、《求复录》壹卷、《晚闻录》壹卷、《家诫录》贰卷、《广爱录》壹卷、《瓜棚避暑录》贰卷、《城是录》壹卷、《丧礼辑略》壹卷，以上即俗名《孟氏八录》，仍有《瓶葦居士诗钞》捌卷、《文钞》肆卷、《使粤日记》贰卷、《使蜀日记》伍卷。特记目录于此，以供后人考核。

方贞观病中诗

「可怜一病身如叶，扶上雕鞍马不知」，此桐城方南塘□□贞观病中作诗也。《随园诗话》误录为某公子作，上句又讹为「可怜病体轻于燕」，云云，可谓岐中有岐矣。

四笔卷八

北宋黄庭坚孝行

齐景公不死语

阮元经籍举要

戴望等与妻失和

师范怀人诗钞

焦循驳贞女论

邓氏铜山

张宸代拟文字

吴汝纶兴学冀州

冀县志论语

敦良斋遗书

楚州丛书

子女谋刊先人遗集

衍义消夏宫词书目补录

张之洞与翁同龢交恶

女士戴礼撰述

女士黄淑畹诗句

印度甘地

渔洋诗则

曾国藩致方宗诚书

鲁季孙意如出昭公

台湾大略

同时两多隆阿

苕楚斋四笔卷八

庐江刘声木十枝撰

北宋黄庭坚孝行

北宋分宁黄鲁直知州庭坚自号山谷道人，《与洪甥驹父书》云：「老舅不孝，天降酷罚，外婆郡太，六月初八日弃背。诸孤叩地号天，无所告诉，苦痛烦冤，心肝崩裂。岑寂奈何，哀苦奈何。日月不居，奄经四七，攀号不逮，忍苦未死，奈何奈何。二十一日，七舅来自汝州，兄弟相持，号痛哀绝，奈何奈何。」又云：「老舅哀悴，荼毒扶护，艰勤水行，略已半年。经此岁序，哀摧感咽，殆不自胜。今日入分宁界，溪山草木，触事伤心，奈何奈何。」又云：「老舅孤苦病羸，苟活未死，粗能饘粥，以奉堂殡。日月不居，奄经祥练，追慕不逮，痛深屠割，奈何奈何。烦冤荼毒，殆不自胜，重以给事叔父之丧，号痛几绝。创巨痛深，加以砭割，奈何奈何。」又《与洪甥龟父书》云：「老舅霜露哀摧，比经祥练，追慕无冀，痛深屠割，奈何奈何。方此荼毒百骸殄瘁，又闻给事叔父之讣，一恸欲绝，奈何奈何。」云云。语见山谷尺牋。声木谨案：知州以诗文词字震耀千古，世仅知其为文人，而不知其孝友至行尤为卓绝，足以追配古圣仁贤。《宋史·文苑列传》中云：「哲宗立，召为秘书郎、《神宗实录》检讨官。踰年，迁著作佐郎，加集贤校理。《实录》成，擢起居舍人。丁母艰，庭坚性笃孝，母病弥年，昼夜视颜色，衣不解带。及亡，庐墓下，哀毁得疾几殆。苏轼为侍从时，举坚自代，其词有『瓌伟之文，妙绝当世，孝友之行，追配古人』之语，其重之也如此。」云云。□□□□□《山谷老人传》云：「元丰七年，迁朝奉郎。过郊，当任子，舍其子而官其兄之子。《神宗实录》书成，当进一官，丐回授母夫人李。哲宗从之，遂封安康郡君。事母至孝，有曾闵之行。安康疾弥年，公昼夜视颜色，手汤剂，衣不解带，时其疾痛苛养而敬抑搔之，至亲涤厕腠，浣中裙云。遭母丧，哀毁过人，得疾几殆。既还葬，因庐墓侧，终丧。先是，苏轼尝荐公自代，其略曰：『瑰玮之文，妙绝当世，孝友之行，追配古人。』世以为实录。」云云。然予观其致其甥数书，至情至性，流露于不觉，字字血泪，哀慕动人。言为心声，千载下，如闻见其当日哀毁之苦，予故摘录其语并史传，以告天下后世之为人子孙者。

齐景公不死语

《春秋》昭公二十年，《左氏传》云：「齐景公饮酒乐，公曰：『古而无死，其乐若何？』」晏子对：曰『古而无死，则古之乐也，君何(乐)[得]焉。昔爽鸠氏始居此地，季荝因之，有逢伯陵因之，蒲姑氏因之，而后太公因之。古(若)[者]无死，爽鸠[氏]之乐，非君所愿也。』」云云。声木谨案：秦始皇、汉武帝生当秦汉极盛之时，人君之乐，无过于此，是以欲不死，以常有是乐。齐景公生当晋平公、楚平王霸业衰微之时，齐秦崛起，竟立于晋楚之列，志得意满，无以弗加，是以有不死之志。晏子之对，不言后事而言古事，自昭然若揭，真善于辞令矣。推之唐玄宗之于杨贵妃，亦自以为夫妇之乐，无逾于此，故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以来生夫妇相誓。后人虽以为愚，当轴者不能知，皆所谓利令智昏，千古一辙。

阮元经籍举要

临桂龙翰臣方伯启瑞，撰《经籍举要》一卷，□□□□□□□□经德堂家刊本。桐庐袁忠节公昶有增广本，于光绪□□□□□□刊入《浙西村舍丛书》中。牖列各书，颇为简要，便于后人师资，是以流行甚广，学者可手置一编矣。声木谨案：仪征阮文达公元，于乾隆五十九年二月，任山东学政时，亦刊有《经籍举要》一卷，牖列较详，大抵偏于考据者居多。后列书法一门，分篆、隶、楷、行草四门。以《石鼓文》、唐李阳冰《城隍庙碑》又《谦卦》等石刻为习篆碑，并注云：「篆字当全以《说文》为主，考订六书偏旁，始可下笔，否则俗体斥散，不成声意。」云云。以东汉诸隶碑又魏隶碑为习隶碑，并注云：「入手以《史晨》、《礼器》为浅便，唐隶不必学。」云云。以褚临王右军《乐毅论》、王大令《洛神赋十三行》、虞永兴《夫子庙堂碑》、欧阳率更《九成宫醴泉铭》、锺绍京《灵飞经》、颜鲁公《多宝佛塔碑》、《麻姑仙坛记》、柳诚悬《玄秘塔碑》、蔡君谟《荔支谱》、赵松雪小楷石刻，如《闲邪公家传》之类，[为习楷碑]并注云：「各就笔性相近者临写。」云云。以定武摹本王右军《兰亭诗序》、颜鲁公《争坐位稿》、《淳化阁》潭、鼎以下诸法帖为行草书碑，前有示云：「所有删本经书、小本高头讲章、策略考、墨卷、律诗等，已经前院翁□奏禁在案。」云云。用意甚善，列应读之书，亦应列不应读之书，明白宣示，庶使士子不入歧途，极为有用。光绪元年，南皮张文襄公之洞，任四川学政时，撰《轺轩语》一卷，后亦教人习篆隶等字，其例实始于文达，而书中无一语道及，殊不可解。先河后(江)[海]，例应于书中说明，文襄何讳言之，转近于掠美矣。

戴望等与妻失和

德清戴子高茂才望，自言夙世为前明遗民某，少即不乐仕进。稍长，目微眚，性僻，益与世忤。师事长洲陈硕甫征君奂、宋于庭□□翔凤、阳湖刘申受礼部逢禄，复好博野颜习斋□□元遗书，撰《颜氏学记》十卷、《论语戴氏注》十卷、《管子校正》八卷、《谪麀堂集》六卷。娶凌氏，强妇人也，不能事姑，茂才与异居终其身。妻父凌教谕堃，好兵家言，通壬遁。茂才则曰『吾友教谕之学』，不识为妻父。湖州陷时，教谕已谢官归，先告人云：『吾当死于寇。』寇至竟死，云云。语见仁和谭仲修明府献《复堂文续·亡友传》。声木谨案：湘潭杨重子□□钧，撰《草堂之灵》十六卷，戊辰十二月，长沙排印本，中有纪题一条，文云：「余继室道昭，为尹和白先生之中女，草虫花卉，能承家学，得力于宋元人者深，恠冰不及也。惟性情乖悍，不宜室家，使我半生日居苦海，不为容甫，终作孝标，境之惨者也。幸其画法可以传世，美长恶短，余亦慰焉。」云云。是皆室有强妇，不宜室家，琴瑟既不能谐，倡随益为无望，洵有如杨氏所云，境之惨者矣。

师范怀人诗钞

滇西师荔扉明府范，撰《前后怀人诗钞三种》，合为一卷，嘉庆甲子春月，二余堂自刊本。声木谨案：第一种名《洞庭舟中雪夜怀人诗》，共捌拾贰首，首为望江檀默斋先生等，每人诗一首。次名《小停云馆后怀人诗》，共玖拾捌首，首为保山袁痴髯二尹等，亦每人诗一首。终为《二余堂癸亥除夕纪怀诗》，四十八首，人亦如之，首为前粤东臬使李随轩师等。合之共贰百贰拾捌首。每人各有七言绝句，综所交游，多知名士，几徧天下。每人略序生平交游，纳于廿八字中，殊非易事。□□法时帆祭酒式善并谓其诗以缠悱恻之音，达之以夷宕之笔，浅处能深，小中见大，此诗人旨也云云。是不独谓其不忘故旧，深有合于朋友之义，并其诗亦谓之佳诗矣。

焦循驳贞女论

江都焦里堂孝廉循钞《依归草》，序中有云：「熙甫泥女子从父之说，而禁室女之守贞。余深恶是说之似是而非，尝撰《贞女辨》二篇，以祛其妄，世固已共见之。论者皆执《曾子问》之说，抑知《曾子问》之说非谓夫死而嫁也，谓夫遭丧而改嫁也。执此以例诸夫死，亦宜例诸夫未死而遭丧。万一熙甫之聘妻，舍熙甫而更适人，熙甫甘乎？或熙甫之女已受壻聘，熙甫能因壻之遭丧而改适他姓乎？迂儒读书不深，强为立论，往往言之而不能行，行之而适足以乱天下，大率类此。」云云。语见《雕菰楼集》，道光四年，仪征阮□□□福岭南节署刊本，后又编入《文选楼丛书》中。声木谨案：熙甫太仆

《贞女论》，虽亦本之礼经，非同杜撰，然知经而不知权，知常而不知变，[未]免主持太过，实有语病，屡遭后人驳斥，见于文集者极多。孝廉此文，更属嘻笑怒骂，无所不至。后世之事，与三代相异者多矣，若事事与三代絮长较短，虽尧舜禹汤复生不能也，惜太仆未之思耳。

邓氏铜山

郭家金穴，邓氏铜山，载于《龙文鞭影》中。从前小儿初入学，读遍《三字经》者，大抵即读是书，流传已久。声木谨案：铜山即铜官山，在四川印州东南。汉文帝特赐与黄头郎邓通，使得自行鼓铸，故邓氏之钱，布于天下，邓氏亦富倾人主。卒以此致祸，景帝时，通以失业穷饿死。武帝时，里人卓王孙复购为冶铸之所，亦富甲天下云云。语见□□□□是铜山之富，不独邓氏一人矣。

张宸代拟文字

顺治□□□□□遭逢端敬皇后丧，中书张宸撰御祭文，中有「渺兹五夜之箴，永卷之闻何日；去我十臣之佐，邑姜之后谁人。」等语。世祖阅之，为之堕泪云。语见华亭章鸣鹤□□荀侍《谷水旧闻补》中。声木谨案：张宸字青瑀，□□人，□□□□进士，由中书迁兵部职方司督捕主事，擅著作才。主事之文虽善，端赖我朝列圣相承，万几余暇，稽古右文，陶镕百代。是以代言诸臣所拟，真能辨别泾渭，抉择至当。华亭黄卿堂宫允之隽，于康熙□□初入词馆时，亦以恭拟中元太庙祭文，独邀圣祖仁皇帝睿赏，询明为宫允所撰，时旨授职编修，亦见于□□□□□光緒辛丑，德宗景皇帝奉孝钦显皇后住陕西行在，翰林院撰《拟御制太白山碑文》，不能称旨，更命善化瞿文慎公鸿襪改拟，始称善。语见长沙余尧衢京卿肇康《瞿文慎公行状》中。是我朝帝王之学，不特在盛时足以高天下，时虽晚近，犹能辨别淑慝，如烛照数计，洵足超轶前代也。

吴汝纶兴学冀州

桐城马通伯学部其昶，撰《赵超甫先生墓表》，中有云：「惟冀州自吾乡吴至父先生莅官，一以振起文化造士为急，延礼通儒王君晋卿、贺君松坡、范君肯唐专教事，一时瑰异之材得所矩范，人人皆知文章利病流别，旁衍及他郡邑。而武昌张廉卿先生暨吴先生，又先后主莲池讲席，师友渊源，同流共贯，徒[尚]蔚兴。于是北方文学之博，与东南侔矣，其高才尤异十余人，衡其一也。」云云。语见《抱润轩文集》。声木谨案：学部此论，洵为确洽，书院专

为造就人材，非同虚设。但惜光绪末年，仅有冀州信都、保定莲池二处，未能及于他省，为可惜耳。然仅有二书院，教授得人，成绩之伟大已如此。若合他省尽能如此，则文治之盛，不特侔于东南，直驾唐宋之上矣。

冀县志论语

《冀县志》云：「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内，数千年来，先王礼义之教，深入人心。虽匹夫匹妇，目不覩《诗》《书》，足不出里闾，而循循于名教之中，其贞孝节烈之行，有学士大夫之所不及者。自新法肇兴，少年狂荡之徒，敢为蔑伦毁教，无忌惮大言，以[蛊]惑人听。通都大邑，间有渐染邪说，以便其奸私者。而乡闾僻远之区，守身抱节，习与性成，几有澄之不清，扬之不浊之概，而妇人女子，盖尤足风焉。孔子曰：『吾观于乡，而知王道之易』，正谓此也。」又云：「人心风俗之变，大抵始于都会，而乡里之间，谨守古制，虽愚夫愚妇，有终其身不可移易者。孔子曰：『吾观于乡，而知王道之易易也。』」云云。声木谨案：《冀县志》二十卷，为新城王晋卿方伯树棻所修，己巳仲秋排印本。其宗旨体例，全属摹仿桐城吴挚甫京卿汝纶《深州风土记》，为一时名著。其中议论，盱衡时事，感慨淋漓，最为可取。在近时，尤为对症发药，勿视为老生常谈也。

敦艮斋遗书

五台徐广轩郡丞润第，撰《敦艮斋遗书》十七卷，道光戊申二月，其子□□中丞继畲福建抚署刊本。其目录，予已录入《再续补汇刻书目》中。前有中丞识云：「谨案先君子中岁，即潜心《易》学。官内阁中书时，不妄请谒，公余闭门，手《周易》一编，冥思默识，证以儒先讲学之书，旁推交通，独有心得。嘉庆辛未，出为湖北施南郡丞。川江覆舟，行李无长物，仍手钞《周易》一册，竟日摩对，瘴雨蛮烟，不觉其苦。解组后，侨寓中州，旋归里设帐，从游日众。诸生请业之余，先君子辄为讲授儒学宗旨，证以《易象》。其人猝未领会，则伸纸疾书数千百言，或画图缀说，以启悟之。」云云。声木谨案：郡丞研精宋儒学术，深有得于周子主静之说，溯其源于艮背，默契心融，旁推曲证，以证其说，故以「敦艮」名斋。厥后中丞周知四国之故，编辑译本，成《瀛寰志略》十卷，最为风行，几于无人不知。光绪年间，徐荫轩协揆桐，官至协办大学士，即其孙也，复以研究宋儒学术名一时，可谓克承祖武矣。

楚州丛书

如皋冒鹤亭□部广生，编辑《楚州丛书》，序云：「往者吾尝闻之萧先生

敬孚矣，萧先生之言曰：『一国有一国之魂，文章学术者，中国之魂也。中国之大，苟一郡一丛书，一县一丛书，推之至一家一丛书，合之为为一省之丛书，再合之为为一国之丛书，则国魂其归来，不待招矣。』」云云。声木谨案：孔子言「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敬孚征君所言，深得圣人疾没世而名不称遗意。推而至于一县一家，乃极小范围。果使古今载籍尽付剞劂，既能绵学问于无穷，亦可寄精神于不朽，岂非天壤间一大快事。但知之匪艰，行之维艰。□部用其言，于光绪□□□□先有《冒氏丛书》之刻，癸丑□□复有《永嘉诗人祠堂丛刊》之刊本，辛酉正月，又有《楚州丛书》之刊，得使废坠载籍藉以流传，仁人之言，其利溥矣。

子女谋刊先人遗集

明武功康对山侍讲海《韩安人遗诗序》云：「五泉子既卒之十有四年，其内子安人屈氏亦卒。五泉子无子，有女异，痛其父母继亡，身为女子，不能发扬休光，以书贻余，张氏女荼毒匍匐之状，歿不忍闻。谓父集已刻，而母有遗诗若干首，企余序之句刻焉。余闻安人贞淑矣，顾未知其能诗，而又精典如此。于戏！人莫不以士大夫多男子为胜。五泉子也，不俟盖棺而争财[构]讼矣，其视厥身后，不知为何如，可以同年语哉！有女如异，五泉子未为无子也。五泉，朝邑人韩汝庆，讳邦靖，戊辰进士，山西布政司参议，卒时余尝撰诔哀焉。安人，华阴都宪屈西溪公女，聪慧盖自有云。」云云。文见《韩安人遗诗》卷首。声木谨案：屈安人遗诗，其侄孙屈同字奉政受善跋文云：「安人全集，表姑异携刊长安，未果。甲辰，不肖读礼山中，念安人集久湮，搜之，仅得诗数首暨康太史德涵序。虽不成帙，然隋珠和璧，得一亦称宝矣。爰付剞劂，俟大方君子称焉。」云云。据此，则安人遗诗，其女异虽茹苦含辛，志切表扬其母，实未及刊行，仍于明万历壬子孟夏，赖其侄孙屈奉政搜辑刊行。必非当时原本，其遗逸者必多，深为可惜。我朝江阴夏永曦州判炜如，撰《鞠录斋稿》四卷，癸丑十月，同邑缪筱珊京卿荃孙为之刊行。系用其第五女遗贻，特于每卷后着明，刊文一行，文云「第五女遗贻」。予特详为着明于《苕楚斋书目》中，以为后人矜式。侯官陈□□孝[廉]衍《石遗室诗话》云：「吾友马季立贻余《尺冈草堂遗集》四册，凡文四卷、诗八卷，而使为之序，盖季立乡人陈君子瑜璞所著。君女适伊氏墨卿先生族弟，能文墨绘事，于季立为舅之妻。陈君子早逝，遗集皆其女刊之，属季立，求能诗文者为序。」云云。宝山袁□□□康《清风室诗钞序》云：「《清风室诗集》五卷，予友钱君剑虹先德铁江之所著也。先生生平撰着甚富，其诗文集及他著述均未授梓。剑虹昆玉，抚兹手泽，默顾时艰，深惧万一不慎，或至陷于水火，化作云烟，后难于为

悔，因于前年在苏，先将诗文集付梓。若我剑虹，则亦有不可及者。盖值此礼教沈沦之日，革命之毒流及家庭，为人子孙者，竟各顽固其父祖，况手篋中遗稿，视若无足重轻，一任穴饥鼠、饱枯蟬，不加爱护，而剑虹于其先集冀永流传，绝似饥者之求食，寒者之求衣，未遂此愿而心志不快，以视迹日所称识时俊杰，其贤不肖之相去何如。故序先生之诗之外，因复牵连及之，藉为挽回风气之一助云。」云云。袁氏此话实获我心，方今世教凌夷，风俗堕废，世闲安有贤子孙如屈安人之女、夏州判之第五女、陈子瑜之女、钱明府之子，皆能追念先德，爱护其撰述若此，其能永孝思于父母既歿之后，当其父母生存之日，自必竭力事亲，孝养有加，非寻常空言孝弟者所能及，已可知其故矣。

衍义消夏宫词书目补录

撰述以「衍义」名者，已见予《续笔》卷六，兹复有一种：□□吴国士撰《周易衍义》□卷，上海同文印书馆印本，见《学风》第壹卷第二期。以「消夏」名书，予于《随笔》卷一已胪列[七]种，兹于书目中，复见中吴顾以安撰《丙子消夏录》五卷，乾隆□□□□□自刊本。赵绍祖亦撰《消夏录》一卷，陆续自刊本。宫词目录已见余《随笔》卷五、《续笔》卷一、《三笔》卷四与九，兹复见数种记之：□□方天根撰《南汉宫词》一卷□□□□□马嵯山刊本。□□陆次云撰《宫词》□卷，《澄江集》本。□□刘诚撰《启祯宫词》□卷，□□秦云撰《十国宫词》□卷，皆《香艳丛书》本。声木谨案：以上所载，有见与未见，姑记其目录于此。

张之洞与翁同龢交恶

南皮张文襄公之洞《抱冰堂弟子记》云：一，己丑、庚寅间，大枢某、大司农某立意为难，事事诘责，不问事理。夫抵粤省，政事无不翻驳者，奏咨字句，无不吹求者。醇贤亲王大为不平，乃于议覆所奏各事，一一皆奏请特旨准行，且事事皆极口称奖。」云云。声木谨案：侯官陈衍《石遗室诗话》云：「广雅相国敷历内外数十年，舍高阳李相国鸿藻外，孤立无助，而最有憾于翁叔平相国同龢，尝有《抱冰室弟子记》百余则，言之颇详。己酉自定诗集，于《送同年翁仲渊殿撰从尊甫药房先生出塞》诗自注诗后云：『药房先生在诏狱时，余两次入狱省视之，录此诗以见余与翁氏分谊不浅。后来叔平相国一意倾陷，仅免于死，不亚奇章之于赞皇，此等孽缘不可解也。』」云云。据文襄自记及孝廉所云，文襄之于文恭，交恶可谓深矣。实则文襄外任，好大喜功，滥借洋债，开各省之先声。文恭时任司农，力为裁制，全属公谊，原不失古大臣风度。文襄引为私憾，极力诋斥，殊失和衷共济之雅量矣。

女士戴礼撰述

玉环戴圣仪女士礼，撰《大戴礼集注》十三卷、《国朝列女传》七卷、《女小学》四卷、《女小学韵语》二卷，已于光绪三十四年九月，由□□章一山太史稷代为进呈学部，静海高□□□□毓滂为之排印行世。声木谨案：女士生当光绪末造，尚知以女德为重，笃守三纲之说，明君臣之大意，以殷顽自居，编辑女学各书，欲藉以挽回颓风败俗，立志固若凤凰之翔于千仞，而锦心绣口，亦属高莫与京，洵属有功名教，为巾幗中之完人。据侯官陈□□孝廉衍《石遗室诗话》所云，非所以毁之，实所以誉之也。义理须求千载之是非，不在一时之犬吠豕鸣，惟字曰「圣仪」，于义实有未安。「仪」字为宣统御名，理应敬避。出书命名，在宣统纪元以前，已于书中声明，[犹]可说也。「圣」字亦不宜轻用，虽训诂中有数解，生于三代之后，亦理应敬避。孔子尚圣不自圣，况他人乎！

女士黄淑畹诗句

永福黄纫佩女士淑畹，为莘田明府任第二女，诗有家法。当时颇为钱塘陈句山太仆兆仑所称赏之《梅花》诗云「风定月斜霜满地，西廊人静一声钟」之句，实仍从北宋林和靖《梅花》诗「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之句脱化而来，未足为异。撰《绮窗余事》一卷，附刊云窗主人十研老人《香草笺诗注》后，于□□己巳早冬，自刊袖珍写字本。集中有《送春词》绝句(六)[十八]首，其第七首云：「夜合花开香满台，氤氲香气入帘来。」云云。不特「夜合花开香满庭」已见唐人诗，且夜合开花在六七月，决非春花，用以送春，殊为不合。至于唐人言其香满庭，女士又谓氤氲香气，并非目见此花，全属臆断，予已有辨论，见于《[续]笔》卷[十]矣。

印度甘地

辛未三月□□日，上海《申报·自由谈》中，有元元撰《海外人物志》云：印度甘地凯歌。平日赤足袒胸，仅披一手织之粗布，以无拳无勇，不衫不履，侏儒佝偻，一亡国老民，竟战胜海陆空军世界第一等之大英帝国，此全人类历史上空前之奇观也。印度国民党首领圣哲甘地，自去年公布对英政府消极抵抗以来再次下狱，内外震动。英政府特召集伦敦圆棹会议，允许印度联邦自治。参加者，印度王公各界各级代表百数十人，而其最后决议，仍须就此甫出图圈、最高权威，无冠王者之一言，而取其进止焉。甘地以阶下囚，忽为座上客，与大英帝王代表印度总督分庭抗礼，对等谈话。至庚午十二月十七日，双方

签定和约。大英帝国承认放弃对印度内政统治权，取消百年来传统政策，如食盐专卖等，大[赦]党人，悉还封产，恢复言论出版集会及一切政治批评之自由，承[认]和平抵制英货为合法举动。于是甘地乃宣言不合作主[义]暂作一停顿，但仍进步，对英要求完全独立，并请愿本国王公公开政权，实行民治。此甘地生平第一次大奏凯，亦东方民族文化复兴勃然一大象征也。据报签约之一日，甘地未明即起，率其徒侣，举手向空，祈祷如仪，静默半时。晨曦乍现，忽闻大声轰动，如天崩地陷，万马奔驰，则团蕉以外，数十万老幼男妇崇拜者踊跃欢呼，争以一瞻道貌，一聆德音为快也。甘地诚人杰矣哉。」云云。声木谨案：《申报·自由谈》数日后，复有罗温撰《甘地易服纪》云：「甘地以努力印度革命，见嫉于英。其平日服装，赤足木屐，腰围短布，长发毵毵，肩披粗劣之土织布毡，居然登堂，与印度总督及英国首相与外交官分庭抗礼，代表全印出席圆棹会议。其此种服装，实为其所提倡纺织及抵制外货运动之指标。甘地希望本国纺织工业发达，使田野农夫不至虚掷每年六阅月之暇时，而得利用以从事生产。然欲振兴纺织事业，一方面在抵制外货，而一方面在乎实力提倡，故二十年以来，甘地腰布肩毡，不耻贱服。质言之，甘地所服，在印度亦为最下等人之服装，以为众导，驯至布非自织者屏不欲衣，其用心盖良苦矣。然甘地幼年并不如是，观其一八九零年就学英伦摄影，则衣服固甚入时。其在英也，于学问及服装上，尝喜与西友争胜。所服之服，则棚街□□之新样，所加之冠，则纯丝所织。即一表之微，甘地亦必致书家中，得一金练配之而后称意。即晨起膏沐，费时亦多。领带不厌一再重结，惟恐不美。对镜理发，左右覆额，倍极细意。其后学成，在印度及南非洲操律师业，衣履仍极整饬，特不如前之务好时尚耳。曾几何时，甘地毅然弃去其收入丰厚之执业，并尽散家财，誓甘贫苦，起居服御自侔于贱民，惟孳孳致力革命，以谋印度之独立，其人格是何等伟大。英人讥甘地赤足露体，焉知此为百折不挠之正气之所寓乎。」云云。甘地人品学术，二公所记颇有可取，其尤要者，莫如甘地毅然弃去其收入丰厚之执业等数语。凡人苟能如此，虽事之成败未可知，其坚苦卓绝，固可高天下后世矣。

渔洋诗则

益都赵秋谷宫赞执信，撰《声调谱》一卷，自序谓：「尝求其法于新城王阮亭，阮亭密不肯语，乃以古诗唐诗互相钩稽而得之。」云云。是文简当时尚不肯以此语人，决无此书传之后世矣。而阳湖洪穉存太[史]亮吉《北江诗话》云：「王新城尚书作《声调谱》，然尚书生平所作歌行，实受声调之累。」云云。湘乡陈翼牟主事士芑《黄学庐杂述》云：「案《声调谱》乃赵秋谷作，不

知穉存何以误为王作，当是一时失检耳。」云云。是不特主事疑其误，予往日亦尝疑其误也。不意近年得见《渔洋诗则》一卷，书仅肆拾叁页，为乾隆乙亥冬仲，商邱陈望之□□淮尘定轩原刊写字本，后有陈氏跋云：「《渔洋诗则》一编，[阮]亭先生手授，家严藏诸笥篋，迄四十岁。先生为诗家宗匠，著作不下数拾种，是编见称艺林而流布绝少。小子淮谨奉庭训，付剞劂以广其传，俾操觚者得窥先生之秘旨，识音律之楷模。李唐赵宋，章法犁然，《诗》云『伐柯伐柯，其则不远』，诚斯刻之意也夫。」云云。声木谨案：书中明列《声调谱》三字，决非虚讹。中亦分《前谱》、《后谱》、《续谱》等名目。《前谱》录于鹄《秦越人洞中咏》，佚名《息舟荆溪入阳羨南山游善权寺呈李功曹》等五言古诗二首，苏轼《西山诗和者三十余人再次前韵为谢》，又《和蒋夔寄茶》等七言古诗二首，李贺《正月》、《三月》、《五月》、《七月》、《九月》、《十月》乐词陆首，杜牧《夏日送卢霈秀才归王屋山将欲赴举》，李商隐《落花》等五言律诗二首。《后谱》录岑参《与高适薛据同登慈恩寺塔》，王维《崔濮阳兄季重前山兴》，又《青溪》，孟浩然《秋登万山寄张五》，又《夏日南亭怀辛大》，李白《扶风豪士歌》，又《[同]族弟金城尉叔卿烛照山水壁画歌》，又《梦游天姥吟留别》，杜甫《乐游园歌》，又《泯陂行》，又《丹青引》，又《寄韩谏议注》，韩愈《陆浑山火和皇甫湜用其韵》，又《雪后寄崔二十六丞公》，李商隐《韩碑》等五七言古诗拾伍首，沈佺期《和杜麟台元志春情》，白居易《宿东亭晓兴》等齐梁体贰首，白居易《小阁闲坐》，温庭筠《边[笳]曲》，李商隐《晴云》等半格诗叁首，杜甫《月夜》，之《春宿左省》，又《送远》，王维《登裴秀才小台作》，孟浩然《与诸子登砚山》，又《广陵别薛八》等五言律诗陆首，杜甫《望岳》，又《和裴迪登蜀州东亭送客逢早梅相忆见寄》，又《所思》，又《小寒食舟中作》等七言律诗肆首，孟郊《古(意)[怨]》，又《送别》等五言绝句贰首，李白《横江词》，又《山中问答》，又《山中与幽人对酌》，皮日休《夜会问答》等七言绝句伍首。《续谱》录曹植《怨歌行》，任华《杂言寄杜拾遗》，李白《蜀道难》等三首，王昌龄《箜篌引》柏梁体一首，后附冯班《古今乐府论》陆页，《渔洋论诗》拾页。元和惠[定]字征君栋，撰《精华录训纂》廿卷，搜罗文简生平撰述，以资考证，颇多罕见之本，而独无此书目。复列文简生平撰述未见书八种，亦无此书目。是此书不特流传绝罕，且知之者亦甚少，从未见他人著录。予因其卷帙仅二十三页，故备录其诗目，以供未见是书者之研究。有此目录，亦可自行推测得之矣。

湘乡曾文正公国藩，致桐城方存之京卿宗诚书云：「大文义理精密，而琢句铸字，每失之率易。仆尝劝人多读《汉书》、《文选》，以二书造句措字，犹有《六经》遗意。闻王怀祖先生亦劝人读此二书，谓《汉书》为训诂之津梁，《文选》为词章之渊藪，与鄙说微有不同，然讲训诂则下字不苟，精词章则造句不造，其归一也。又尝闻梅伯言郎中说，古文须从王荆公刮磨一过，古诗须从黄谷山刮磨一过，此即韩公陈言务去之义，足医下笔率易之病。阁下好学多闻，望更于此加意，庶讲说义理之文，坚凝而不失之浮。是否仍期互相质证。」又书云：「前读寄示大文二首，理精而词稍率，辄献刍言，互相质证。阁下不以为非，反更欣然自贬，精益求精。义理、词章、考据三者兼营，固属大善，否则力有未遑，自当专晰义理，以明先立乎其大者之道。望阁下无因鄙言而旁鹜骈枝，翻失故步，但于冗句率字，稍一加意，期于矜慎不苟而已。」云云。声木谨案：文正又有与湘乡刘霞轩中丞蓉书，云：「大着游记二首，以义理言，则多精当，以文字言，终少强劲之气。自孔孟以后，惟濂溪《通书》，横渠《正蒙》，道与文，可谓兼至交尽。其次如昌黎《原道》，子固《学记》，朱子《大学序》，寥寥数篇而已。此外，则道与文，竟不能不离而为二。鄙意欲发明义理，则当法经说、语窟，及各语录、札记。欲学为文，则当扫荡一副旧习，赤地新立，将前此所业荡然，若丧其所有，乃始别有一番文境。望溪所以不得入古人之阃奥者，正为两下兼顾，以致无可怡说，辄妄施批点。极知无当高深之万一，然各有本师，未敢自诬其家法以从人也。」云云。皆前人学问秘诀。方书仅见手迹，更可珍玩。

鲁季孙意如出昭公

春秋时，鲁季孙意如出昭公，自摄国政八年，千古不平之事，孰有甚于此者。然据《春秋》昭公廿五年《左氏传》，历叙季公鸟等事，至为详尽。其所以琐琐记明者，实隐寓季孙意如并无大过，昭公不忍小忿，致蒙大难。鲁政久在三家，无可挽回，何况伐非其罪。不能专责意如之罪，已于言外见之，此韩文公所谓左氏浮夸是也。

台湾大略

台湾虽属一省，实系一岛，已于光绪乙未，割归日本。其东西相距伍百余里，南北相距一千捌百余里。东界生蕃地，西界澎湖岛，南界海矾头，北界基隆城。光绪八年，朝廷知为闽粤门户，海疆重镇，极力经营，设县分治，视前较为周备。一曰台湾府，统属台湾县，彰化县，雲林县，苗栗县，埔里社厅。二曰台南府，统属安平县，凤山县，嘉义县，澎湖厅，恒春县。三曰台北府

，统属淡水县，新竹县，基隆厅，宜兰县。四曰台东直隶州，尚无属县。今虽沦为异域，略记其崖略于此。

同时两多隆阿

长白多隆阿字文希，舒穆录氏，道光乙酉拔贡。撰《毛诗多识》二卷，止于《曹风》，疑非完书。乌程刘翰怡京卿承干，刊入《求恕斋丛书》中。声木谨案：咸同间，□□多忠勇公隆阿与之同时，姓名三字皆同。忠勇剿平粤捻回等匪，战功卓著，曾任钦差大臣，专剿陕西回匪。后于盩厔中炮，子伤左目，卒于军，年仅四十有七。赠太子太保，赏一等轻车都尉，勅建专祠，并入祀潘忠祠。是又一人矣。

四笔卷九

论檀弓子路原壤二节

张之洞书室联语

五代兴复圣庙

扬州兴衰

亢树滋论文

二女弟子诗

常州诗社地址

明诗社名氏

论香奁体诗

国朝藏书宏富补录二家

太湖赵氏四世翰林

鲁晋连弑二君等事

菴楚斋四笔卷九

庐江刘声木十枝撰

论檀弓子路原壤二节

《檀弓》载子路曰：「伤哉贫也！生无以为养，死无以为礼也。」孔子曰：「啜菽饮水尽其欢，斯之谓孝。敛手足形还葬而无槨称其财，斯之谓礼。」又载孔子之故人曰原壤，其母死，夫子助之沐槨。原壤登木曰：「久矣，予之不托于音也。」歌曰：「狸首之班然，执女手之卷然。」夫子为弗闻也者而过之。从者曰：「子未可以已乎？」夫子曰：「丘闻之，亲者毋失其为亲也，故

者毋失其为故也。」云云。声木谨案：子路事亲尽孝，亲死后犹追慕无已，故孔子以尽孝不在财帛，嘉其以力事亲，故慰藉之。原壤既为孔子故人，岂有不孝之理。登木而歌，意在嘉孔子助之，使其得尽孝道，所以谢故人也。此皆孔子教孝之微意也。后人以为原壤歌为不孝，殊不谓然。原壤夷俟，稍不如礼，孔子尚以杖击其胫。岂有听其不孝父母，不施教诲，不加责斥，转以亲故为解说乎！孔子心知其以歌谢故人，故云：「亲者毋失其为亲也，故者毋失其为故也。」犹言我助之，不失亲故之理。原壤歌谢亦如之。孔子为弗闻也者而过之，孔子以助之合乎理，不敢当其谢也，故若弗闻。从者不知其意，欲止其歌，故孔子申言之。古书简质，数十字抵后人千万言，见智见仁，原无一定，虽竭毕生之力，亦渺不知微言大意之所在也。

张之洞书室联语

光绪乙未，从兄献夫观察尔翼，丁母忧服阕，简放江西督粮道缺，由北回南。时南皮张文襄公之洞，署理两江总督篆，因便道谒之。延见于书室，窃窥其门联，为「纵横百家，才大如海；安坐一室，意古于天」十六字。意以为文襄自撰，叹为得未曾有，归而告于予。予时年十八，意谓纵令文襄宏才博学，此等举动，实属矜张夸诞，自诩太甚，转近浅陋，诚无足取。孔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骄且吝，其余不足观也已。」况他人乎！后见《楹联集锦》中实早有此联，并非出于文襄自撰。盖文襄到署任之时，江宁、上元两首县承办督署差，书贴此联，以为逢迎长官之用，亦未可知。或曰联语虽早有，焉知非文襄自诩如此，以疑存疑可也。

五代兴复圣庙

南城曾芑屿□□廷枚《游戏三昧》云：「冯道镇南阳，郡中宣圣庙坏，有酒户十余辈，投状乞修。道未及判，有幕客题状后云：『槐影参差覆杏坛，儒门子弟尽高官。却教酒户重修庙，觅我惭惶也不难。』道因遽罢其请，出己俸重修。按《五代史》，李谷为陈州防御使三日，谒夫子庙，惟破屋三间，中存圣像。有伶人李花开，进口号曰：『破落三间屋，萧条一旅人。不知负何事，生死厄于陈。』谷惊叹，遽出俸修之。五代学校废坏如此，赖滑稽之言始可复，故可为浩叹。」云云。声木谨案：五代时，廉耻道丧，风俗颓败，圣人之教虽晦塞，尚未敢倡言去之也。故圣庙虽荒芜，学士大夫犹时至展礼，得一言而庙貌如新。其语出自伶人之口，千载下，犹足令人生无穷感慨矣。

扬州兴衰

扬州在唐时最繁盛，故张祜有「人生只合扬州死」之句，以为天下胜境，莫有过于此者。今广陵视淮阴，反若不及，地之盛衰无常，由于天数。昔之繁华，今之寂寞，焉知他日不至于繁华乎，有识者宁不为之一慨也。琼台邱公《夜泊淮安西湖嘴有感》诗曰：「十里珠楼两岸舟，夜深歌舞几曾休。扬州千载繁华事，移在西湖嘴上头。」云云。语见明吴县俞子容□□弁《山樵暇语》。声木谨案：扬州之所以骤焉繁盛，实由于东晋偏安江左，而始例为丞相所领郡。「腰缠拾万贯，骑鹤上扬州」，□□□□□已有此语。唐时扬州，富庶更甲天下，时人称为扬一益二，言扬州第一，益州为次，可以想见当时家给人足景象。张祜生于唐中叶，故诗云：「人生只合扬州死，禅智山光好墓田。」云云。是不特生愿在扬，死亦不愿离扬，尤属可笑。至我朝扬州复盛，乾隆中叶，仪征李艾塘□□斗，撰《扬州画舫录》十八卷，记载甚详。繁华盛事，即属承平乐事。光绪末年，声木屡游扬州，往年盛迹，千不存壹，颇有憔悴堪怜之感，所谓瘦西湖者，适成其为瘦而已矣。

亢树滋论文

吴县亢铁卿□□树滋《荫堂文集序》云：「有才子之文，有儒者之文。选声必求其精，摘藻必极其丽，烦称博引，斑剥满纸，才子之文也。论道必宗经，论治必宗史，周规折矩而不为佞屈无益之言，儒者之文也。」又《偶闲录序》云：「余惟古人文辞有醇有驳，有醇有驳参，在学者善取之而已。」云云。见《市隐书屋文钞》。声木谨案：□□此数语甚为简明，真读书学文者要诀。所谓「才子之文」，即荣世之文，「儒者之文」，即传世之文也。其所著《市隐卮言》又云：「博大昌明，雄深肃括，盛世之文也。清修雅洁，平正通达，平世之文也。艰僻晦涩，委靡纤佻，衰世之文也。猖狂诡诞，蔓衍支离，乱世之文也。」云云。而南皮张文襄公之洞《抱冰堂弟子记》云：「一，最恶六朝文字。谓南北朝乃兵戈分裂，道丧文敝之世，效之何为。凡文章本无根柢，词华而号称六朝骈体，以纤仄拗涩字句强凑成篇者，必黜之。书法不谙笔势结字，而隶楷杂揉，假托包派者亦然。谓此辈诡异险怪，欺世败俗，习为愁苦之象，举世无宁字矣。果不数年而大乱迭起，士大夫始悟此论之识微见远。」云云。皆极论诗、文字流弊，关乎天下治乱，语虽似创，实为确切而不可易，文襄语尤为沈痛。然吾观光绪中叶以后，诚衰世之文，宣统以后，则乱世之文，与□□所言之文，若合符节。

二女弟子诗

钱塘袁简斋明府枚，编《随园女弟子诗》六卷，录贰拾捌人，刻入《随园

全集》中，当时颇为舆论所不容。诸城刘文清公墉，任江宁府知府时，颇欲逮治。后虽托人关说免究，明府始终不敢久居江宁，每以看山为名，恒出游于外，以避免他人指摘，予已录入《[随]笔》卷[七]矣。不谓竟有钱塘陈云伯明府文述踵其所为，亦编《碧城仙馆女弟子诗》二卷，录贰拾贰人，道光壬寅夏月，听香阁自刊本。随园生平，在我朝最不理于人口。姚姬传郎中鼐为之作墓志铭，当时人士，颇有规其不应作者，见《惜抱轩尺牍》。陈氏祖述随园，专取其短，真不善学柳下惠者。两明府皆籍隶钱塘，以文采风流自喜，岂轻薄儿郎专生于钱塘江上耶，嘻，异矣。

常州诗社地址

武进赵少芬□□震，编《毘陵诗录》八卷、《补遗》一卷，壬戌秋月排印本。其绪言中有云：「武、阳夙称诗国，清初六逸，洪北江先生以杨为首。邹吁士、董文友、陈賡明、龚介眉四先生称毘陵四家。其时有谷貽社、浣花社、峨眉社、碧山吟社，互张旗鼓，学子翕然从之。乾隆壬寅、癸卯间，家味辛先生偕蒋辛仲、程命三、庄勉余、蜚英、皋直五先生共举吟社，闻风入社，时有增加。数十年大略言之，若杨氏腾光馆、赵氏山茶厅、味辛斋、汤氏东坡遗馆、左氏念宛斋、洪氏卷菴阁、管氏读雪山房、陆氏崇百药斋、双白燕堂、汪氏采真轩，为诗人觴咏最盛之所。庚申后仅存山茶厅、读雪山房、东坡遗馆、采真轩，賡歌久歇。采真轩今且为握算之所矣。」云云。声木谨案：我朝常州文学之盛，堪与吾皖桐城相埒。自明潘蜀藻□□江编《龙眠风雅》□□卷后，王悔生学博灼复编《枞阳诗选》廿卷，徐六襄明府璈继编《桐旧集》四十二卷，马公实别驾树华更编《桐城马氏诗钞》七十卷，皆刊本流传，称为承平盛事。今日虽人往风微，足令后人追思欣慕，生无穷感慨，诚有如阳湖李申耆明府兆洛《旧言集》所云：「使人悠然以思，忽然以悲。」云云。有不知其然而然者。绪言中又云：「闻李养一先生之教人也，不劝之学诗，病其无实益。」云云。明府时当承平诗道极盛之时，不劝人学诗，诚为卓见。

明诗社名氏

贵阳陈□□□□田，自号野灵山樵，于光绪癸未至光绪己(巳)[丑]，十七阅寒暑，阅明诗几及肆千家，辑成《明诗纪事》，分为十签。甲签叁拾卷，己亥秋杪，听诗斋自刊《陈氏丛书》本。乙签贰拾贰卷，光绪甲辰孟冬刊本。丙签拾贰卷，光绪丙午孟冬刊本。丁签拾柒卷，光绪丁未仲冬刊本。戊签贰拾贰卷，光绪戊申仲夏刊本。己签贰拾卷，宣统己酉春仲刊本。声木谨案：明人学问疏漏，即偶有撰述，征引羣籍，灭没书名名氏。使后人读之，惆怅迷离，不

知谁何，最为盗窃恶陋习气。独喜以诗相标榜，别立社名，出奴入主，任意增损，不计诗之工拙，但凭一己之爱略。予于《[续]笔》卷[十]已略记明七子等之名氏，侯官陈□□孝廉衍《石遗室诗话》亦胪列未详，兹就《明诗纪事》中，钞录其名氏、官爵、撰述，条分缕悉，便于观览，庶足以见一代之风气焉。

高启、北郭十子。诸书所载非一，又称高杨张徐为四家。高启字季迪，长洲人。与修《元史》，授编修，官户部侍郎。撰《青邱集》十八卷，金檀注。杨基字孟载，嘉州人。官山西按察使，撰《眉菴集》十二卷。张羽字来仪，浔阳人。元举人，官太常寺丞。撰《静居集》六卷。徐蕲字幼文，吴人。官河南左布政使，撰《北郭集》六卷。余尧臣字唐卿，永嘉人。官新郑丞，撰《菜蕝集》□卷。王行字止仲，长洲人，撰《半轩》、《楮园》二集□卷。宋克字仲温，长洲人，官凤翔府同知。吕敏字志学，长洲人。元[进]士，官无锡教谕。撰《无碍居士集》□卷。陈则字大度，昆山人。诸生，官户部侍郎。王彝字常宗，嘉定人。预修《元史》，荐入翰林。撰《三近斋稿》□卷。释道衍即姚广孝，字斯道，长洲人。官太子少师，谥恭靖。撰《逃虚子集》十卷。黄观字澜伯，一字尚宾，贵池人，初从父赘姓许。洪武辛未，第一人及第，累官礼部右侍郎。建文初，改右侍中，掌尚宝司事。奉诏募兵，闻金川门师入，投罗刹矶死。或云有集，藏泰州储瓘尚书家。

会稽二肃唐肃字处敬，会稽人。元学正，官翰林院编修。撰《丹崖集》八卷。谢肃字原功，上虞人。举明经，官福建佥事。撰《密菴集》八卷。南园五子，亦称广中五先生。孙蕲字仲衍，南海人。洪武庚戌举人，官苏州经历。撰《西菴集》八卷。黄哲字庸之，番禺人。官东平通判，撰《雪篷集》□卷。王佐字彦举，河东人，移居南海。官给事中，撰《听雨轩》、《瀛洲》二集□卷。李德字仲修，番禺人。官义宁学官，撰《易菴集》□卷。赵介字伯贞，番禺人，撰《临清集》□卷。

闽十子。亦有去林鸿者。林鸿字子羽，福清人。官礼部员外郎，撰《鸣盛集》四卷。王恭字安中，号皆山樵者，闽县人。官翰林典籍。撰《白云樵唱》□卷、《凤台清啸》□卷、《草泽狂歌》□卷。王偁字孟扬，永福人。洪武庚午举人，官国史检讨。撰《虚舟集》五卷。高廷礼初名棟，字彦恢，长乐人。官翰林典籍。撰《啸台集》廿卷、《木天清气集》十四卷。陈亮字景明，长乐人，撰《储玉斋集》□卷。郑定字孟宣，闽县人。官国子助教，撰《澹斋集》□卷。王褒字中美，闽县人。洪武癸酉举人，官汉府纪善。撰《养静集》□卷。唐泰字亨仲，闽县人。洪武甲戌进士，官陕西副使。撰《善鸣集》□卷。周元字微之，闽县人，林鸿弟子。官礼部员外郎，撰《宜秋集》□卷。黄元字立之，侯官人，林鸿弟子，官泉州训导。

景泰十才子刘溥字原博，长洲人。官太医院吏目，撰《草窗集》二卷。汤胤绩字公让，濠梁人。官参将，战歿。撰《东谷集》十卷。苏平字秉衡，海宁人。举贤良方正，撰《雪溪渔唱》□卷。苏正字秉贞，平弟，撰《云壑集》□卷。沈愚字通理，号崆峒生，昆山人。撰《笈籟》、《吴歛》二集□卷。晏铎字振之，富顺人。永乐戊戌进士，官监察御史。撰《青云集》□卷。王淮字柏原，慈溪人，撰《大块稿》□卷。邹亮字克明，长洲人。官南监察御史，撰《鸣珂》、《漱芳》等集□卷。蒋主忠字存恕，仪真人。王贞庆字善甫，定远人，撰《茗芋集》□卷。

宏治十才子。李梦阳、何景明、徐祯卿、边贡、王廷相、康海、王九思又号七子。李梦阳字献吉，庆阳人。宏治癸丑进士，官江西提学副使，追谥景文。撰《空同集》六十卷。何景明字仲默，信阳人。宏治壬戌进士，官陕西提学副使。撰《大复集》三十八卷。徐祯卿字昌谷，常熟人。宏治乙丑进士，官大理寺左丞副。撰《迪功集》□卷。边贡字廷实，历城人。宏治丙辰进士，官户部尚书。撰《华泉集》十四卷。朱应登字升之，宝应人。宏治己未进士，官云南布政司右参议。撰《凌溪集》十七卷。顾璘字华玉，上元人。宏治丙辰进士，官刑部尚书。撰《浮湘》、《山中》、《凭几》、《归田》、《息园》、《缓恻》等集□卷。陈沂字鲁南，上元人。正德丁丑进士，官太仆寺卿。撰《遂初斋》、《拘墟馆》二集□卷。郑善夫字继之，闽县人。宏治乙丑进士，官吏部郎中。撰《少谷山人集》廿五卷。康海字德涵，武功人。宏治壬戌进士，官翰林院修撰。撰《对山集》四十四卷。王九思字敬夫，鄠县人。宏治丙辰进士，官吏部郎中。撰《渼陂集》十六卷、《续集》三卷。王廷相字子衡，仪封人。宏治壬戌进士，官兵部尚书、太子太保，谥肃敏。撰《家藏集》五十六卷、《内台集》七卷。

海岱诗社捌人，撰《海岱会集》十二卷。石存礼字敬夫，益都人。宏治庚戌进士，官绍兴府知府。蓝田冯裕字伯顺，临朐人。正德戊辰进士，官云南按察副使。刘澄甫字子静，寿光人。正德戊辰进士，官山西参议。撰《山泉集》□卷。陈经字伯常，益都人。正德甲戌进士，官兵部尚书。黄卿字时庸，益都人。正德戊辰进士，官江西布政使。撰《编苕集》□卷。刘渊甫字子宏，澄甫弟。正德庚午举人，官汉阳府知府。撰《海岱稿》□卷。杨应奎字文焕，益都人。正德辛未进士，官南阳府知府。撰《澠谷集》□卷。

金陵三俊顾璘已见前陈沂已见前王韦字钦佩，上元人。宏治乙丑进士，官南太仆寺少卿。撰《南原集》七卷。小瀛洲社拾人朱朴字元素，海盐人，布衣，撰《西村集》三卷。陈鉴字用明，海盐人，布衣，撰《句溪集》□卷。钱琦字公良，海盐人。正德戊辰进士，官思南府知府。撰《东畬集》十四卷。吴昂

字德翼，海盐人。宏治乙丑进士，官福建布政使。撰《南溪集》□卷。徐泰字子元，海盐人。宏治甲子举人，官光泽县知县。撰《玉池稿》□卷。徐咸字子正，泰弟。正德辛未进士，官襄阳府知府。撰《东滨三稿》□卷。锤梁字彦材，海盐人。正德甲戌进士，官南昌府知府。撰《西皋集》□卷。陈瀛字古崖，海盐人。监生，官龙岩县知县。刘锐字蓄之，□□人。官海宁指挥使，撰《海村集》□卷。释永瑛字石林。

嘉靖八才子李开先字伯华，章邱人。嘉靖己丑进士，官太常寺少卿。撰《中麓闲居集》十二卷。王慎中字道思，晋江人。嘉靖丙戌进士，官河南参议。撰《遵岩集》四十卷。唐顺之字应德，武进人。嘉靖己丑进士，官佾都御史，谥文襄。撰《荆川先生集》十二卷。陈束字约之，鄞县人。嘉靖己丑进士，官河南提学副使。撰《后冈集》二卷。赵时春字景仁，平凉人。嘉靖丙戌进士，官右佾都御史。撰《浚谷集》十七卷。任瀚字少海，南充人。嘉靖己丑进士，官春坊司直。撰《忠斋集》□卷。熊过字叔仁，富顺人。嘉靖己丑进士，官礼部郎中。撰《南沙集》八卷。吕高字山甫，丹徒人。嘉靖己丑进士，官太仆寺少卿。撰《江峯漫稿》□卷。

嘉靖后七子李攀龙字于鳞，历城人。嘉靖甲辰进士，官河南按察使。撰《沧溟集》三十卷。王世贞字符美，太仓人。嘉靖丁未进士，官刑部尚书。撰《弇州山人四部稿》一百七十四卷、《续稿》二百七卷。谢榛字茂秦，号四溟山人，一号脱屣老人，临清人。□□撰《四溟集》三十卷。梁有誉字公实，顺德人。嘉靖庚戌进士，官刑部主事。撰《兰汀存稿》八卷。宗臣字子相，兴化人。嘉靖癸丑进士，官福建提学副使。撰《子相集》十五卷。徐中行字子与，长兴人。嘉靖庚戌进士，官江西布政使。撰《天目先生集》廿卷。吴国伦字明卿，兴国人。嘉靖庚戌进士，官河南参政。撰《甌甌洞稿》五十四卷、《续稿》廿七卷。

嘉靖后五子张九一字助甫，新蔡人。嘉靖癸丑进士，官右佾都御史。撰《绿波楼文集》五卷、《诗集》十四卷。张佳胤字肖甫，铜梁人。嘉靖庚戌进士，官兵部尚书，谥襄敏。撰《岵岵山房集》六十五卷。汪道昆字伯玉，歙县人。官兵部侍郎，撰《太函集》一百廿卷。余曰德初名应举，字德甫，南昌人。嘉靖庚戌进士，官福建按察副使。撰《德甫集》十四卷。魏裳字顺甫，蒲圻人。嘉靖庚戌进士，官山西副使。撰《云山堂集》六卷。嘉靖广五子卢字少楨，一字次楨，又字子木，浚县人。监生，撰《蟻螻集》五卷。欧大任字桢伯，顺德人。诸生，官户部郎中。撰《虞部集》廿二卷。俞允文字仲蔚，昆山山人。诸生，撰《仲蔚集》廿四卷。李先芳字伯承，濮州人。嘉靖丁未进士，官尚宝少卿。撰《东岱山房稿》三十卷。吴维岳字峻伯，孝丰人。嘉靖戊戌进士

，官右佾都御史。撰《天目山斋岁编》廿四卷。

嘉靖续五子黎民表字维敬，从化人。嘉靖甲午举人，官河南参议。撰《瑶石山人稿》十六卷。王道行字明甫，阳曲人。嘉靖庚戌进士，官四川布政使。撰《桂子园稿》□卷。石星字拱辰，东明人。嘉靖乙未进士，官户部尚书。赵用贤字汝师，常熟人。隆庆辛未进士，官吏部侍郎，谥文毅。撰《松石斋文集》三十卷、《诗集》六卷。朱多燿字用晦，豫章人。嘉靖末五子。或有去魏允中、赵用贤，加吴旦、李时行者。赵用贤已见前。屠隆字长卿，鄞县人。万历丁丑进士，官礼部员外郎。撰《由拳集》廿三卷、《白榆集》廿卷、《栖真馆集》三十卷。胡应麟字符瑞，兰溪人。万历丙子举人，撰《少室山房类稿》一百二十卷。魏允中字懋权，南乐人。万历庚辰进士，官吏部主事。撰《仲子集》八卷。利瓦伊楨字本宁，京山人。隆庆戊辰进士，官礼部尚书。撰《大泌山房集》一百三十四卷。李时行字少偕，番禺人。嘉靖辛丑进士，官南兵部主事。撰《青霞》前后集□卷。吴旦字而待，南海人。嘉靖丁酉举人，官归州知州。撰《兰皋集》□卷。南园后五子梁有誉、黎民表、欧大任、李时行、吴旦，均已见前。

论香奁体诗

仁和谭仲修明府献《怀佩轩诗序》中有云：「献于朋好，独许百原为可以怨，世其以我为知言哉。或曰君诗每出风怀，类伤儂薄，是又不然。昔信陵君遭时放废，饮醇酒，近妇人，以遣壮怀。君既以不羁之才与世抵牾，身又贫贱，无所用其豪举，于是发愤。谓当世不足与庄语，姑托为男女赠答离别之作，以摅怨思，此亦美人香草，不得已之心也。」云云。语见《复堂文续》。声木谨案：常熟钱牧斋尚书谦益《有学集》中，有《读吴梅村艳体诗有感书后》四首并序云：「余观杨孟载论李义山《无题》，以为音韵清婉，虽极浓丽，皆托于臣不忘君之意，因以深悟风人之旨。若韩致光遭唐末造，流离闽越，纵浪香奁，盖亦起兴比物，申写托寄，非犹夫小夫浪子沈湎流连之云也。顷读梅村艳体诗，见其声律妍秀，风怀怆恻，于歌禾赋麦之时，为题柳看桃之作，旁皇吟赏，窃有义山、致光之遗憾焉。雨窗无聊，援笔属和。」云云。窃谓尚书与明府之言良允。香奁体之为诗，虽托志帷房，实则睠怀身世，抱地老天荒之恨，叙海枯石烂之情。近规温李，远法楚词，本皆始于独哀孤愤，别有怀抱，无可告诉，而一腔热血不能制止。其托于美人香草，务使回曲其词，迂折其旨，寓意深远，猝难索解，须于牝牡骊黄之外求之。若胶柱鼓瑟，刻舟求剑，指为确有是事，确有是人，则穿凿附会，何施而不可，殊失忠臣义士之用心矣。

国朝藏书宏富补录二家

国朝藏书最富者约得四家，余已录入《续笔》卷一矣，不谓仍有与之相埒者。声木谨案：同邑吴兰轩京卿廷香《吴征士遗集》二卷，其诗集中有《赠汪菊舫二尹》诗，前有小引云：「菊舫家杭州，承合肥抚军檄来庐江，日夕过从，询以扬州残破情状，菊舫为于邑者久之。菊舫家素封，藏书肆拾万卷，城陷后俱灰烬。其夫人何氏，难后卒于某所，母老子幼，萧然一官。投以诗，以菊舫爱我，非能为菊舫遣也。」云云。是二尹家中藏书，至肆拾万卷，亦藏书家所希有，且未见他人著录，予已录入《藏书纪事诗补遗》中。又闻乌程刘翰怡京卿承干嘉业堂藏书，亦多至叁拾伍万卷。我朝三百年藏书之富，无逾此数家矣。

太湖赵氏四世翰林

安徽太湖赵氏四世词林，闻者传为嘉话，未有知其详者，兹略述崖略于此。赵氏系出宋裔，世居太湖县北乡望天山村。传至赵文楷，以嘉庆丙辰一甲一名进士，授职修撰。庚申，充册封琉球国王正使，官至山西雁平道署按察使。生子昀，道光辛丑，二甲十七名进士，甲辰散馆，授编修，官至广东惠潮嘉道署按察使。次女莲儿，于归合肥李文忠鸿章为继配。生子继元，同治戊辰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辛未散馆，改知县，后官江苏候补道。长女喜官，于归文忠从子仲轩制府经羲为原配。生子曾重，光绪丙子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后官编修。以上均见赵芸谱观察昀撰《遂翁自撰年谱》中。声木谨案：太湖赵氏，以读书崛起，一脉相承，四代词馆，先后仅捌拾年，两女均为一品夫人，可谓极盛矣。

鲁晋连弑二君等事

春秋时，鲁之庆父连弑二君，晋之里克亦连弑二君。鲁之叔孙侨如通于鲁宣公夫人成公之母穆姜，又通于齐顷公夫人灵公之母声孟子，皆国君夫人，且为国君之母。似此元恶巨憝，亦千古罕有之事。

四笔卷十

琉球国赏贡等礼物

吴德旋论诗书

邓汉仪诗观
康刻古文辞类纂
王绍兰说文段注订补
西江诗话中悼亡诗
先文庄公论读九通
节录与汉侄书
杨钧论中国重女
石遗室诗话中笑语
陶元藻论学诗法
张其淦撰述
谭献论文治平天下之乱
吴征士遗集增补
明唐寅恼日歌
论诒炜集
陈于逵论服用布素
广唐贤三昧集
国朝贤媛类征初编
林天龄夏同善均卒于学院
毘陵前后七子
兄弟撰述同名
孙明复小集
补晋书艺文志四家

苕楚斋四笔卷十
庐江刘声木十枝撰
琉球国赏贡等礼物

同治五年，琉球国中山王世子尚立，特命詹事府右赞善赵新为册封正使，内阁中书舍人于光甲为副使、照例持节，赍捧诏[勅]币帛按临。赏品皆历来照旧如此，无稍增减。颁赐国王为蟒缎贰疋、妆缎贰疋，青缎贰疋，字缎陆疋，蓝缎叁疋，叁疋，纱肆疋，罗肆疋，纺丝肆疋。颁赐王妃为妆缎贰疋，字缎肆疋，蓝缎贰疋，青缎贰疋，绵贰疋，纱肆疋，罗肆疋。贡品为金鹤形壹对鹤踏银岩座各全盔甲壹领，护手护各全金靶鞘腰刀贰把，银靶鞘腰刀贰把，黑漆靶鞘镀金铜结束腰刀贰拾把，黑漆靶鞘镀金铜结束鎗壹拾把，黑漆靶鞘镀金铜结束袞刀壹拾把，黑漆洒金马鞍壹座，辔衔络头前后牵鞵屨脊障泥镫俱全金彩

画图屏贰对，精制折扇伍百把，土丝绵贰百束，练蕉布叁百疋，土苧布壹百疋，白刚锡伍百觔，红铜伍百觔。例赏正副使臣宴金贰封，共计壹百玖拾贰两。屡次却还，仍由琉球陪臣将却还宴金进呈，吁叩圣恩，勅赐使臣收受，云云。语见福州赵又铭观察新《续琉球国志略》。声木谨案：我朝定例：琉球国每贰年入贡壹次，册封自顺治十一年至同治五年，共计捌次，历见汪舍人揖□□□□徐□□葆光《中山传信录》、周侍读煌《琉球国志略》等书。观察复撰《续琉球国志略》二卷，编入《还砚斋全集》中，光绪八年八月，黄楼家刊本。历代颁赐之品及贡品，班班可考者，只此而已。我朝字小之道，诚卓越千古也。

吴德旋论诗书

永福吕月沧郡丞璜，哀集宜兴吴仲伦茂才德旋言论，成《古文绪论》一卷，有指海本、《常州先哲遗书》本、《花雨楼丛钞》本、宜兴周小棠京兆家楣排印《初月楼全集》本，近年复有□□□□□笺注本，几于家有其书矣。声木谨案：山阴孙滂伯明府思奋，复有《古文绪论》之辑，意在踵郡丞之后而扩充之，依《古文辞类纂》分目，采辑桐城文学家撰述增入，光绪丁未仲春，其弟徐幼云□□祖贡家刊袖珍本。据其弟跋，谓明府出嗣外家，故兄弟异姓。平日精研诂训，并肆力于诗、古文辞。以古文辞非明体别流派，无由引伸触类，而渐跻古作者之林，于是攬拾国朝桐城、阳湖诸名大家，成《古文绪论》三卷，云云。虽此编挂壹漏万，遗逸不可缕指，尚待赅续，究为论文一书，亦未可偏废。予少时亦欲编辑《桐城文学论文汇编》□卷，仅钞录建宁朱仕琇、桐城姚范等数家，已有贰叁万言。后以家贫出门谋食中止，此愿竟不能偿矣。

邓汉仪诗观

泰州邓孝威正字汉仪，编辑《天下名家诗观初集》八卷，康熙壬子季秋自刊本，《二集》十四卷、附《闺秀别集》一卷，康熙戊午孟秋自刊本，《三集》十三卷附《闺秀别集》一卷，康熙己巳春杪自刊本。三集卷端，均刊有「慎墨堂」三字，卷中并有圈点。卷端郡望，或题「东吴」，或「南阳」二字。平江李次青方伯元庆《国朝先正事略》，谓所选诗选凡四集，则未之见也。目录予已录入《再续补汇刻书目》中。

康刻古文辞类纂

兴县康铸南中丞绍镛学问文章，已见予《桐城文学渊源考》中，其所刊《古文辞类纂》甚为精审，俗谓之康刊本，以别于吴启昌刊本。原刊板片，旧存

京师某书坊，于光绪□年，售归从姊婿张藹卿阁学华奎。桐城吴挚甫京卿汝纶《吴先生尺牋》中，有致阁学书云：「自康刻板片归公家，坊间于康刻甚为居奇，请以川省厚绵纸惠印贰百部，以为子孙友徒诵习之用，则拜大德匪浅。」云云。时阁学任川东道，不知阁学践言与否。后其板片运回，存于合肥张靖达公树声专祠中。曾于光绪三十二三年间，在本籍刷印百部，自此以后，并未续印，板亦残失。予见康刻康印本，字迹如新发于硎，与后日复印者大异。且卷首衬贡，一面刻「古文辞类纂七十四卷」九篆字，每行三字，一面刻「道光元年三月合河康氏霞荫堂刊」行书十四字，每行七字，重印本无此一面之字，亦考核康刊印本先后者不可不知也。

王绍兰说文段注订补

萧山王南陔中丞绍兰学问淹通，殫心撰述，成书廿余种，惜多散佚。踵吴县钮匪石□□树玉《段氏说文注订》八卷之后，撰《说文段注订补》十四卷。光绪十四年八月，同里胡云楣侍郎燠棻求得中丞原稿，为之刊行。侍郎(自)序中有云：「光绪八年，吴县丞赵君得公所为《说文集注》，凡百壹拾玖册。时燠棻访平景荪师于山阴里第，师问公遗书，燠棻以所闻对。师力言公一生精力萃于是书，应取归谋梓，为乡先达表章。燠棻从赵君求得焉，复博求诸藏书家，得多五册，然脱佚尚多。其后复求诸公之孙子植明经，不得，乃得此书及经说若干种，挟以至吴会。今尚书吴县潘公之征遗书，燠棻以经说归，尚书雕诸《功顺堂丛书》中。而编修山阴陶君子箴亦为燠棻言：浙抚庐江刘公好小学，闻公《集注》将雕诸浙江官局，乃举故所得通百贰拾有肆册者归陶君，使校定。无何而陶君卒于京师，刘公迁督四川，事遂止。念公之为学勤而成书富，今终始百年，散亡几尽。燠棻求之甚难，然尚不能得其十之二三。其已刊而足以垂后世者，《许郑学庐存稿》及经说已耳。《说文集注》复在陶君家，索回，篇帙侈繁，自陶君卒后，脱佚靡所正，独此书文少易业。」云云。声木谨案：中丞生于干嘉之间，当时海宇升平，学问撰述极盛，中丞撰述等身，在当时人视之，未足为异，时阅百年，以致淹没，赖有中丞同里云楣侍郎为之搜辑刊行。惟《说文集注》百有余卷未刊，实为憾事。侍郎序文中言先文庄公好小学，诚然。抚浙时，曾礼延长洲朱仲我孝廉孔彰入幕，欲与之共为研究，后孝廉以母老辞归。先文庄公生平撰述遗稿二大麓，目录已见《[三]笔》卷[五]，悉为某甲遗弃，焚毁殆尽，言之痛心切齿，而无如之何也。

西江诗话中悼亡诗

南城曾芑屿□□廷枚《西江诗话》云：「傅若金汝砺，新喻人，官广州教

授。妻蕙兰名淑，能诗，归五月而卒。汝砺取其《绿窗遗稿》序之，并系以诗，如：『小窗开尽碧桃枝，忆得青鸾化去时。昨夜秋风妬幽怨，梦中吹断素琴丝。』『江上愁时复值春，带围宽尽不宜身。阶前旧种樱桃树，日暮飞花故着人。』缠绵凄恻，不减安仁堕泪时也。」云云。声木谨案：□□为宾谷都转燠从父，学问渊雅，撰述有《字原征古》四卷、《音义辨同》七卷、《乐府津逮》三卷、《楔帖绪余》四卷、《西江诗话》三卷、《游戏三昧》十二卷、《古谚闲谭》四卷。嘉庆十三年二月，自辑《芎屿裘书七种》，自刊圈点写字本，甚精。仍有《香墅漫钞》□□卷，亦写字自刊本，尚不在内。予已录入《再续补汇刻书目》中。《游戏三昧》及《古谚闲谭》，亦笔记小说体也。予生平屡赋悼亡，见此二诗，爱不忍释，因录而记之。

先文庄公论读九通

同治二年，先文庄公从军江苏，治军之暇，兼欲读史，研究政书类通制之属，因从前旧籍遭乱损失，曾托某某代觅《九通》。某某素与丰顺丁雨生中丞日昌素识，偶于燕闲时言之。中丞笑谓：「刘某甫留馆带勇，即欲做好督抚，预购是书，以供研究乎。」某某又以告先文庄公，亦笑谓：「即请尔拜上丁某，《九通》须于未入学以前读，俟欲做好督抚再看，已嫌迟矣。」云云。声木谨案：时在同治二年，先文庄公谓童生即应读《九通》，中丞亦谓欲做好督抚须读《九通》，是凡人心目中，尚知有《九通》在也。今世所尚，素不在此，即三代圣王历代相传之礼乐刑政，皆废弃不屑道，《九通》更属无用之书矣。

节录与汉侄书

己亥二月，有致汉生侄一书，似亦有愚者千虑之一得，因节录于下以志之。书云：「日前贤在沪，问桐城文家中应先读何种。当时匆匆，未及细谈，兹复略言之。言桐城文家者，自以方苞、姚鼐、梅曾亮、曾国藩、张裕钊、吴汝纶诸人为巨擘，然文境过于高古，于初学为不便，于贤尤不相宜。因贤失学已久，设一旦骤语以周秦人之文，岂能解说。譬如孔子之教，非不循循善诱，毕竟十哲诸人方能受教，余子不及。若以初生之儿付之教导，虽以孔子之圣，亦属力有不及。是贤师益友，必须因人而施，实以受教者为本，大小轻重，非可一例言之也。愚意贤之读文集，当以邓显鹤《南村草堂文钞》、郭嵩焘《养知书屋文集》、方宗诚《柏堂集》、王先谦《虚受堂文集》为最合宜。郭筠老当日以文章负盛名，今读其文，亦只条畅而已。四家文皆笔气条畅，说理透澈，贤如果能尽四家之长，已足名世，遑论他乎！当今之世，纲常名教已扫地无

余，贤以后必须于道德上极力用功，则所成就为尤大且远。晦弟尝许贤为非常聪明，谅能迁善改过，一日千里，是所望也。西文虽为当今投时利器，然如果有人立身端正，文笔条畅，办事精勤，可患无出人头地之一日，岂必非读西文，遂无立足地乎！家中以西文大学毕业者多矣，皆浮沉小事，仅足餬口，以后虽未可知，即能谓之光大门闾乎！贤不可自满，又何必自馁耶。窃谓先文庄公学问文章，以后子孙未必无企及之者，若先文庄公之待父母兄弟，亲戚朋友之心术，则恐我家亘万世而不能再有者也，甚愿贤以先文庄公心术为法。果能以先文庄公之心术为心术，则虽中西文皆不识，又何害其为善人乎，贤试思之。」云云。

杨钧论中国重女

夫妇一体，载在礼经，男女平权，国之常典也，然于实际言之，乃男轻而女重。自来刑法，女子独宽，夫之尊荣，妇可坐享。劳心劳力之苦，尽属于男，采苕澣衣之微，方期于女。昔时本为重女之国，今日反倡平等之言，事之离奇，无过是者。盖以生活日艰，供养匪易，冀女子之共谋，减男子之担负。其非善意，惟我知之，女子勿为所愚，乃此时之急务也。去年俄党最盛之时，乡间某处，妻忽晏起，属夫炊爨，谓我已尽力当年，夫可报于今日。夫不与抗，遵命而行。早餐之后，夫备两车，邀妇取谷，亦谓既然平等，劳逸均分。妇恧然而退，平等之议遂消。今之重女者，皆此意也，云云。语见湘潭杨重子□□钧《草堂之灵》。声木谨案：杨氏此语，极有远识，实获我心。中国本以重女之国，一语破的，尤属惬意贵当。中国女子事事优异，不特中人以上者养尊处优，颐指气使，多有凌驾其夫之势，男子以惧内闻者，以声木所知，实不一而足，即贫苦之家，在家烹饪补缀，与以汗血易衣食，其劳逸苦乐，自不待言。其所以不同者，仅有出门不出门之分。男子岂好终日出门乎，为谋衣食，不得已耳。中国夫妇，本以礼义为本，是以数千年相安无事，从无有敢言离异者。今弃礼义而专言情欲，礼义束缚，可以历数千年而无蔽，情欲相感，出于一时诱惑而有余，是以见在离异者日多。将来地方官终日所理者，无非此等案件，更有罄竹难书之势，婚姻之道苦，必有甚于旧礼教千百倍者。杨氏早言之于数十年以前，何其伟欤！

石遗室诗话中笑语

侯官陈□□孝廉衍《石遗室诗话》云：「久不与子培相见，今夏寓沪，访之。登楼，伯严先在。坐未定，子培与伯严大哗，责余近来诗话不甚誉其诗。余曰：『誉则喜，毁则怒，虽孔子，不外人情，但区区之言，果足为典要乎

？』伯严又谓余誉其子师曾诗过于乃父，余曰：『此正吾辈求之不得者，恐君词若有憾，实乃深喜之。向在都，尝与林宰平推究古今闻人，其子往往赶不上，此与家学濡染之说，岂不大相反。宰平曰此殆谚所谓近庙欺神之故也。相与大笑而罢。』」又云：「固始秦右衡树声，一字晦鸣，今之孙樵、刘蜕也。癸卯廷试经济特科首场列一等。覆试卷中用『』字，阅卷大臣不识。时广雅督部述职在都，特派为总裁，羣问焉。广雅曰『似见《逸周书》』，然仍抑置二等，由水曹郎出守云南曲靖，官至广东提学使。余始与相见于武昌，偶谈相扑故事，某君曰『即汉角抵』，余曰『似本《公羊》』，君曰『宋万搏闵公是也』，余心识之。再见都门，赠余以所著骈体文一册，余曰：『可方石笥山房。』君意未足，余曰：『然则唐四杰何如？』又云：『余生平论诗，稍存直道，然不过病痛所在，不敢以为勿药，宿瘤显然，不能谬加爱玩耳。至于是丹非素，知同体之善，忘异量之美，皆未尝出此也。孙师郑不厌其严，冒鹤亭则恶其刻，甚者丛怨成隙，十年之交，绝于一旦故诗话之作，迟之又久而不敢出也。』云云。声木谨案：据孝廉所云，实诗话中之笑话，故汇录于此。至谓甚者丛怨成隙，予撰笔记，亦同此感。虽喜谏恶直，人之恒情，然不能不为斯世惜矣。

陶元藻论学诗法

顾燊南青选尝问余：初学为诗，宜遵何法。余曰：昔夫子教人从政，尊五美，屏四恶。惟诗亦五美当尊，一曰意新而刻，二曰气旺而清，三曰烹练精工，四曰风神闲逸，五曰用典能化。有四恶宜屏，一曰油滑，二曰空疏，三曰无性灵，四曰时文气未除，云云。语见会稽陶篁邨□□元藻《皃亭诗话》。声木谨案：□□所举五美四恶，洵属诗家三昧，□□举以示人，最为精凿。设四恶未去尽，断难语以五美。勿谓诗为小道，可以任意吟风弄月，以诗家自诩，甚且有自刻其集者。

张其淦撰述

东莞陈子励方伯伯陶《松柏山房骈体文钞序》云：「张君豫泉，余同年友也。生同里，长同学，同膺秋荐，同第春官，复先后同入词馆。自弱冠迄强仕，二十年间，切劘至密。及君宰黎城，余官京邸，虽音问不绝，而踪迹稍疏。其后复同官大江南北。辛亥之变，余避官富场中，君亦窜身春申浦上，则又同居异域，同作寓公。忆君少从先君子游，同学为诗，余时有志于考据之学，而君则肆力于骈俪之文，其趋向稍有不同。今君出所为《骈体文钞》，索余序。余维学殖荒落，何足以序君文，然有不能已于言者。君之文，规橐国朝诸大家

，复由唐初四杰上追徐庾，扶质立干，灏瀚流转，不徒以鲸铿春丽见长。然徐庾之文所以工者，身值厄运，拘留宾馆，颠沛江关，哀怆之词，凄心怵目。君辛丑八月间与余书，纚纚贰千余言，身世之感，忠爱之忱，比孝穆在北齐《与杨仆射书》，同一悲愤而风骨过之。若他日者，以危苦之词，述危亡之运，复为《哀江南赋》一篇，吾知其必与子山有合也。倘所谓文以穷而益工者乎。然余序君文，历数余两人遭际相同者，盖又欲君之同保岁寒，而不欲如徐陵、庾信，古之夸人，为文中子《中说》所讥也。」云云。声木谨案：学使名其淦，后任安徽提学使，撰《松柏山房骈体文钞》四卷，庚午八月排印本，《明代千遗民诗咏初编》十卷、《二编》十卷、《三编》一卷，门人祁武垣□□正注，己巳二月排印本，《洪范微》二卷，庚午四月排印本，《老子约》六卷，己未十月，罗浮酥醪观浮山第一楼排印本。复撰有《邵村学易》廿卷、《左传礼说》十卷、《春秋持平》十卷、《春秋教旨》二卷、《读老随笔》十卷、《庄子旨归》十卷、《郭子翼庄偶释》一卷、《读列随笔》二卷、《梦痕仙馆诗钞》十五卷、《五代咏史诗钞》六卷、《邵村咏史诗钞》十八卷、《寓园文钞》二卷，虽已成书，未见传本。骈文前复有□□章一山太史稷序云：「宣统三年，以臣欺君，遂改国体，迄今十有六年，乱日以炽，而圣道因以日晦。当其时，巧辞诡说，无识者靡然从之。其明乎君臣大义者，率匿处四方，不问世事。上海，遗臣退士之所僦居也。故宫禾黍之思，荆棘铜驼之泣，人孰无之。」云云。可谓慨乎其言之。学使以「松柏」名斋，又撰《明代千遗民诗咏》三编以见志，深得方伯同保岁寒之旨。天地间正气，径锤于东莞一隅矣，异哉！

谭献论文治平天下之乱

仁和谭仲修明府献《吴竹如先生年谱书后》云：「咸丰间，兵事孔棘，几[于鱼]烂鼎沸。乃用兵十五六年，驱除羣丑，海内义安。中兴之期，谓非师武臣力不至此。然窃以危而后安，斡旋气运，实儒者之效，正学之昌，而后有此承平之一日。何以明之？曾文正、胡文忠，非元功与，非大儒与。倭文端之弼亮，罗忠节之百胜，何刚节之效命疆场，吕文节之慷慨遂志，其人皆学希圣天，言必仁义，粹然儒者。而整躬率物，因事纳忠，中外人望，如霍山吴司寇者，复左右之，不独功名相伯仲，而气谊亦实应求。朝廷任贤去邪，勿贰勿疑，拚天下既溺之人心，挽天下既穷之民力，礼义为甲冑，忠信为干櫓，凡事有本原。献束发读书，稍壮南北奔走，身丁丧乱二十载，复见太平，于师友间，与闻绪言，尝持此论。」云云。又《方柏堂辅仁录序》云：「方柏堂先生，以友朋为性命者也。桐城固多贤豪哉！方姚文儒接踵，流风未没，故海内以为问学林渊。先生生名喆之乡，少渐父兄之教，出门求友，声气相感，而植基

也固，趋向也正，非圣人之言不敢言，其时赠处之交必端人也者，而学以成。壮而知名，负海内物望，四方之端人论交恐后。当是时兵事起，人民流散，区寓云扰，亦可谓贞元之会矣。人以为靖难之略，在于师武臣力，而不知贤人君子，挽人心之沦丧，昌正学于绝续，则有道德之孚，讲习之益，衣冠之耆硕振袂于上，韦布之士修明于下，学术有本原，风俗因而归厚。所由廓清安定，父老以为复见太平者，贤人君子，与有力焉。」云云。声木谨案：明府此论，深得拨乱反正，治平天下之理。《左传》□□□[晋先谷]曰：「晋所以霸，师武臣[力]也。」若以言霸业则可，终亦必至于乱，齐桓、宋襄，前车可鉴。能已乱于已萌，固属不易，能已乱于未萌，非巨人长德，以礼义廉耻维繫之，固难治国平天下也。

吴征士遗集增补

同邑吴兰轩京卿廷香，为原配吴淑人之王父，其学术授受，予已录入《桐城文学渊源考》中。所撰《吴征士遗集》二卷，文仅陆篇，诗仅捌拾陆首，不足以尽其所长。予旧有跋语，已录入《花前老人文钞》中。惟是集为同治元年冬仲，外舅吴武壮公长庆刊本，前有合肥徐毅甫广文子苓序与墓志铭，后有武壮一跋，未为完备。予别录一本，搜辑桐城戴存庄孝廉钧衡《吴征君传》，方存之京卿宗诚《庐舒二义士传》、《庐江吴公祠碑记》，武昌张廉卿舍人裕钊《吴征君墓表》，及拙撰《桐城文学渊源考》等五篇，增入卷首。拟日后刊入自编《桐城文学丛刊》中，先记其大略于此。

明唐寅悯日歌

明代书画家文征明、沈周、唐寅、祝允明、董其昌等并工诗文，文撰《甫田集》三十五卷、《附录》一卷，沈撰《耕石斋石田集》九卷，唐撰《六如居士集六种》廿三卷，祝撰《怀星堂集》三十卷，董撰《容台文集》九卷、《诗集》四卷、《别集》四卷。五家刊本，坊间亦间有，盖为书画所掩久矣。予年少时，在晋昌唐伯虎解元寅集中，见有《悯日歌》七言古诗一首，最喜讽咏。非谓其诗佳，可供后人则效，正以未免俚俗，村妇樵子人人能解，俨若暮鼓晨钟，唤醒痴人不少，爰录之于此。诗云：「人生七十古来少，前除幼年后除老，中间光阴没多时，又有阴晴与烦恼。过了中秋月不明，过了清明花不好，花前月下得高歌，急欲满把金樽倒。世上钱多赚不尽，朝里官多做不了，官大钱多心转忧，落得自家头白早。请君细点眼前人，一年一换埋青草，草里高低多少坟，年年一半无人扫。」云云。声木谨案：此诗亦见明吴县俞子容□□弁《山樵暇语》中，丙辰十二月，《涵芬楼秘笈》本。惟俞氏称其诗多类白乐天

，善于模写，深得人情物态，悲欢穷达，恐未必然也。予平日专取清浅格言，易资讽咏者，无论诗歌联语，汇录一帙，名《老瓦盆斋杂钞》。每当怨尤之时，一经展视，如嚼冰雪。尝谓圣贤义理之书，与佛家清净之旨，原无二致。圣贤事事反躬自责，尽其在我，自无怨于人，此惟上智能之。佛家事事皆有解脱，别有取偿之处，亦可不追咎于人。凡中人以下者，皆作此等观念，此佛教之所以不能废也。

论诒炜集

奉新许文敏公振祎，因侧室梁淑人故后，辑录自作诗句及他人诗文，编《诒炜集》五卷、附《侍香集》一卷，光绪丁酉六月，广州节署自刊本。秦安□□侍御维峻，亦因侧室□□□故后，辑录诗文，成《嗣徽集》一卷，光绪甲辰五月石印本。声木谨案：梁淑人墓志铭，见于桐城吴挚甫京卿汝纶《吴先生文集》中，文中颇着微词。其子辟强司马闾生，有《与李右周进士□□论左传书》云：「先大夫铭许淑人曰：『一室失贤兮，吁其谓何。』言一室者，讥其志之不在天下也。铭袁文诚曰：『世其忠孝，以永不忘。』意若曰忠孝有懈，则覆亡可忧也。皆茹郁不尽其词，使人于言外见之。」云云。语见《左传文法读本》。又通州范无错茂才当世《书诒炜集后》中云：「而吾友刘葆真自都门来，赠之《诒炜集》，且为许仙屏先生征文及余。余既反复绎诵，则持以示吾妇曰：『子尚能笑余哉！夫许先生，乃天下巨公名人，而吾昔者语子，以曾文正之徒，仅有一二存者也。彼观于古人者必多，而为国家宣力四方，亦既老，犹不忍于一妇人，而繁复若此，子尚能笑余哉！』今之达官贵人，无虑其不昵近妇人也，时其色之盛衰而隆替已耳，当驩而逝而暂哀已耳。若许公所诵，吾未之或闻。彼不爱于其父母兄弟，何妾之足云，而迫近于其身者尚可负之，复何论于君国！吾见世变之未有涯也。」云云。语见《范伯子文集》，己巳四月，排印袖珍本。京卿志铭所著微词，其子已尝言之，实为文家秘诀确论。茂才书后语，亦近于滑稽。皆因梁淑人之卒，虽在光绪辛卯十二月，书刻于丁酉六月，首尾七年，念念不已，广征诗文，以志哀悼。且中经甲午，文敏时官东河总督，当国事螭蟾之时，中丞身任要职，责任綦重，宜忧国如焚，不遑启起，乃竟恋恋于故妾，宜京卿与茂才之不能已于言也。侍御以直言罢斥，正宜如古人所云闭门思过，乃祖述文敏所为，果何所取意乎，吾不得而知之矣。

陈于逵论服用布素

华亭陈茂才名于逵，号仇池，顺治时人。尝训其子曰：「汝曹服饰宜用布素，勿用绮缎。今乡绅家厮养俱衣文绣，文绣轻矣，我辈独服布素，使人知吾

儒有古朴气象。」旨哉斯言！云云。语见华亭章鸣鹤□□荀侔《谷水旧闻》。声木谨案：茂才此语，洵属至论。俗云腹有《诗》《书》气自华，岂在衣服。若空无所有，专以文绣章身，何异枕头、坑枕、椅垫等用物。此等用物，真金玉其外而败絮其中者。予自宣统辛亥国变后，无论居家出门，皆服布素，则别有说。因久有黄衣黄冠之志，虽未能如愿，姑以此布素代之耳。

广唐贤三昧集

新城王文简公士禎，编《唐贤三昧集》三卷，刻入《带经堂三十六种》中，复收入《四库》。厥后，南昌吴煊退菴、□□胡棠甘亭为之笺注，乾隆丁未□□听雨斋自刊本。□□黄香石□□培芳复加批评，于嘉庆十年三冬□□□□自刊套板圈点本。光绪廿四年，日本南州外史近藤元粹纯叔增评，嵩山堂排印，袖珍圈点本。是一书已有四本。寒斋均有是书，已录入《苕楚斋书目》中。后见康熙壬寅四月，文简门人、宗室紫幢主人文昭，复取文简所编五七言古诗、《唐贤三昧集十种唐诗选》、《唐人万首绝句选》等书，汇录成帙，编为《广唐贤三昧集》十卷。中分四编，录初唐为前编一卷，录盛唐为正编四卷，录中唐为续编三卷，录晚唐为后编二卷，茶声馆自刊本。惜当时印行不多，传本甚为罕见。宣统元年，荆州田□□□□吴照后博古堂，用日本七条愷氏所发明金属版法，重为印行袖珍写字本，后人始得见其书。声木谨案：紫幢主人此编，汇辑文简选本诸诗，编为一帙，较原书差为清整，便于诵读，未可以屋上架屋，床上支床讥之。原书卷首序文中，并言紫幢主人以天潢贵胄，博学好古，笃志于诗，受知于文简，年最少，即为高第弟子，复辑《诗管》数十卷。其笃志于诗，授受确有端绪，当必有诗集传后，惜未之见也。

国朝贤媛类征初编

湘阴李□□方伯桓，为李文恭公星沅之子，编辑《国朝耆献类征初编》七百廿卷、《总目》廿卷、《述意》一卷，光绪甲申自刊本。长沙省城内方伯家中，特于□□□设立国朝耆献类征局，专售此书。世人因其可资参考，插架者亦多备。余已录入《苕楚斋书目》中。声木谨案：方伯复编有《国朝贤媛类征初编》十二卷，以孝敬慈节烈义六德分别，卷一为孝，卷二卷三为敬，卷四为慈，卷五至卷七为节，卷八至卷十一为烈，卷十二为义，光绪辛卯家刊本。其例言云：「是编析类凡六，曰孝曰敬曰慈，昭三从也，曰节曰烈曰义，事穷乃见也。类虽专属，亦可参观。至父母舅姑异而孝同，已嫁未嫁异而贞节义烈同，均无俟区别。」云云。亦属通论。方今道德堕废，女教尤放恣，安得此书，家喻而户晓之也。

林天龄夏同善均卒于学院

长乐林文恭公天龄，官翰林院侍读学士、宏德殿行走，任江苏学政，卒于江阴使院，予已记于《[随]笔》卷[八]。顷阅《复堂文续》，中有仁和夏舜乐侍郎同善，于光绪四年，官吏部左侍郎、毓庆宫行走，再任江苏学政。六年七月，亦卒于江阴使院，年仅五十。侍郎于光绪元年十二月，奉孝钦显皇后懿旨，命偕常熟翁文恭公同龢，赴毓庆宫，授德宗景皇帝读，拜疏力辞不许。是以两代帝师，先后数年，均卒于江阴使院，亦历代所希有也。

毘陵前后七子

干嘉时，常州有毘陵七子之目，七子为洪亮吉、杨伦、孙星衍、黄景仁、赵怀玉、徐书受、吕星垣。惟徐吕二子，名氏稍晦。语见[镇洋]毕秋帆尚书沅编《吴会英才集》中。声木谨案：徐书受字尚之，监生，由四库馆议叙，撰《教经堂集》□卷。《蒲褐山房诗话》称其诗取法在孟东野、张文昌间，然才情谐畅，兼效元白云云。吕星垣字叔讷，诸生，官河间县知县，撰《白云草堂诗文钞》□卷。《墨林今话》称其工诗、古文词，高古简洁，自成一家。间作写意花卉，自娱而已云云。然则两人之厕名于七子之中，亦非偶然。江阴金淮生明府武祥《粟香五笔》云：「嘉道间，吾常知名之士推吴颉鸿嘉之、庄缙度眉叔、赵申嘉芸西、周仪颢叔、陆容新芙、徐廷华子麟、汪士进逸云，为毘陵后七子。」云云。后七子名氏不出于里巷，较之洪穉存太史亮吉诸人，相去天渊矣。

兄弟撰述同名

临川李巨来学士绂见闻博洽，学宗象山，于康雍间，颇负盛名。撰有《穆堂类稿》五十四卷、《续稿》五十卷、《别稿》五十卷，道光辛卯，奉国堂重刊本。其弟□□□□绂撰《穆堂诗文钞》十一卷，嘉庆戊寅首夏，孙友棣刊本。是学士兄弟，均以「穆堂」名集，奇矣。不谓后人仍有则效之者。兴县康仲耕制府基田，撰《霞荫堂诗集》二卷，其弟静溪太守基渊，撰《霞荫堂文集》二卷、《附录》一卷。壬戌九月，元孙奉璜等排印，《康氏家集》本。是制府兄弟，又皆以「霞荫堂」名集矣。声木谨案：制府撰《茂园自撰年谱》二卷，记载甚详。兴县旧名合河，故康氏喜以古地名著录。制府兄弟三人。长基命，字靖轩，候选按察司照磨。次即制府，乾隆丁丑进士，历官至河南总督。又次太守，乾隆壬申进士，历官至广信府知府。子搏南侍郎绍镛，嘉庆己未进士，历官至湖南巡抚，署礼部左侍郎。康氏以科第起家，骤贵至尚书、侍郎，侍

郎之后无闻焉。士食旧德，农服先畴，已为难矣，况贵至一品，宜其后人之不克自振也。

孙明复小集

北宋平阳孙明复中丞复，撰《孙明复小集》一卷，文仅拾玖篇、诗三篇，系后人从《圣宋文选》等书钞撮而成，十不存一。收入《四库》者，即是此本。然钞撮出自何人，迄无名氏。光绪十五年冬月，潍县孙佩南京卿葆田问经精舍重刊本，又以泰安聂剑光□□鉞、通州徐清惠公宗干两刻本，与宋刊《圣宋文选》、《宋文鉴》，文字间有异同，属其门人丁汝彪，别为考异一篇，附于卷末，较之以前聂徐诸刻，差为清整。《提要》称其文根柢经术，谨严峭洁，卓然为儒者之言。与欧、曾、苏、王千变万化，务极文章之能事，又别为一格，云云。是其文章，亦未可偏废。惟其生平于扬雄过为溢美，与□□穆参军修尊崇曹操，皆属蔑弃名教，崇奖奸贼，理之不可解者。岂以五代之时，篡贼相因，深入人心，胶固而不可拔，流毒及于北宋初年，此风犹未息欤。

补晋书艺文志四家

国朝补撰《晋书·艺文志》者，约有四家。一，常熟丁秉衡□□国钧，撰《补晋书艺文志》四卷、《附录》一卷，子辰注。复撰《晋书校文》五卷，光绪甲午余月，常熟《丁氏丛书》排印本。二，萍乡文艺阁学士廷式，撰《补晋书艺文志》八卷，宣统己酉，长沙排印本。三，钱塘吴垞斋侍读士鉴，撰《补晋书经籍志》四卷，光绪三十三年四月，含嘉室自刊本。四，嘉善黄木父□□逢元，撰《补晋书艺文志》四卷、《卷首》一卷，丙寅夏五，弟子东安席闾运悟庐排印本。声木谨案：丁氏又欲撰《晋书注》，仅有长编，未及成书，语见《晋书校文》。侍读亦欲撰《晋书斟注》□□卷，仿裴松之《三国志注》例，成书廿册，惜未刊行，语见侍读自撰《含嘉室年谱》中。